

策府統宗

卷十一

春秋上

春秋源流 班氏固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杜預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皇西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者於策小事頌讀而巳蓋于
 曰晉之楚楚之梅相魯之春秋一也雖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魯為周之舊典禮也周德既施官失其官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於世當揚所
 記注多違舊業孔子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志其典禮上遵周公之制下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當則利而正之以示勸而其餘則皆即而後德明
 曰諸侯亦有國史春秋即魯之史記也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與魯君子左印明觀書大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其意動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與
 言印明兄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鄭氏左氏之傳而氏無師史氏有經其書不願於也惟
 公羊穀梁左氏三傳至今猶存

春秋名義 春秋者魯史之名也古凡史官記事必先立年時月日而後書其書謂之紀年故每歲所書四時必備其稱名春秋者春可以該夏秋可以該冬杜預謂魯
 舉之以為所記之名是也若三統歷之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春秋說春為生物之始秋為成物之終故曰春秋及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
 獲麟故作春秋九月當成以其春作秋故名春秋或以為取春實秋殺之義或又以為一殺一養皆春秋之名也蓋春秋之名不始於夫子禮坊記云魯春秋始於
 曰殺其君之子也又經解曰此單屬詞春秋教也左傳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易象春秋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孔子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目至子以增
 之與楚之梅相與魯之春秋並列而管諸司馬侯為年古於曰習于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曰當教之以春秋性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魯魯楚之人其言皆云
 春秋不云取與梅相則春秋是其本名管楚私立別號管無別號故守春秋是列國皆有春秋不但不始於夫而並始於魯也惟魯之春秋經聖人筆削而百王之法
 昭焉逆以闡其名義齊履錄曰春秋古史記之通稱莊子曰春秋先王經世之志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皆非謂今史春秋也又嘗考之古史有夏商春秋又有晉春秋
 至復世史舉亦多以春秋名其書若虞仲春秋呂氏春秋陸賈春秋吳越春秋漢魏春秋唐春秋之類往往有之故知春秋者古史記之通稱而今之春秋一經聖人以同
 會異以一降萬之書始管終吳合二十國史記而為之者也

持亡春秋作 困學紀聞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為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蓋懷懼
 為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政之實猶未風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無後安則卷卷之憂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伯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嘗有頌
 而周益衰變風終於陳而詩遂亡夏商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無人矣春秋所為作與
 聖人作經之意 鄭樵曰或曰聖人作經之意何如曰聖人之意其有憂乎古者諸侯之國各自有史書成而獻於王王命內史掌之以別其同異考其虛實而知其美惡周
 自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風所窺畏而史官有虛美隱惡者善惡不足以懲勸聖人因魯史記以聞見其善者而為經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於一萬八千言之間
 使後世因列國之史斷以聖人之經則史不實者即經以傳其實經之所不載者即史以知其詳此則聖人之意而左氏取之以為傳也吁春秋一經造端乎魯及其至也
 為風道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為天下道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為萬世案鄭氏此論正孟子所謂事則齊桓晉文義則孔子而亂賊懼者其其發明聖人作經之
 意與經緯益天下萬世之義至矣

春秋正名分 莊子春秋以道名分鄒子曰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史氏翼謂如正月加王筆之也吳楚之君不書其削之也管侯召王而曰降以示防也
 寓祖出君曰 衛侯出奔以戒君也仲子曰惠公仲子成風曰倍公成風嚴嫡庶也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術繁而曰衛侯之兄繁明兄弟也陽虎陪臣而曰孟孫楚楚王
 而曰子討射也射不書殺而小曰書殺矣不書殺而思書鄭定長幼也晉書中生許當子止重父子也凡此類皆所以明分義也傳稱隱為協而書以公則非協矣傳稱
 止不書無而言以核則非不書無矣其之立未論年而書曰君正里克之眾也惠其之被歸獄於趙襄而書指究宥之情也齊無知陳佗陳年之君也而書其虐殺之名也

凡此類皆所以正名實也。

三綱 困學紀聞春秋以道名分其符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以宋督弗討而實路是取也曰宋英故以蔡姬弗討而細故是却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宗廟

之禮亂也曰大夫強以君弱臣強而威福之柄移也何其嚴乎

三體 春秋敘經之體大凡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者如即位崩葬卒葬朝聘會盟此常與所必說故志書之祭祀始祭卒故皆皆國之大要其合禮者夫子不錄公五年

二常事不書是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書之如瑞慶災其人君被殺被執奔故逃列歸入納而非常之事特筆書之所謂十者志書以志實略常以明禮者辭

以從隨變文以示義即此以見彼記是以著非示錄以存禮詳內以異禮略外因舊史撰益以成體又杜氏預左傳序三體者謂凡微顯聞幽成成義類者皆據舊列於

指行事以正褒貶此發傳之體一也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義發大義謂之變例美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善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

言凡由而暢之此發傳之體二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此發傳之體三也

三義 先儒謂所見異辭三語必有所本也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闕文一也諱惡二也言深三也

三世 三世之說有二鄭氏據左傳仲契隱元年蓋傳十八年爲一世傳十九年蓋傳十二年爲一世襄十三年蓋傳十四年爲一世鄭曰以九九八十一爲限何氏三世者

昭定哀爲所見之世文宣成襄爲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之世

三關 拾遺記何休作左氏春秋公羊廢疾殺梁墨守謂之三關

四繫 春秋有四繫以事繫日以日繫序以月繫時以時繫年

五例 杜預謂春秋有五例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義起於彼俱族尊君命含族尊夫人梁亡城綠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日及之類

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體諸所諱避假壁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直而不汙直書其事其文見意升溫刺補天王求鬼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

而懲惡而勸善求名之類是也

五始 何休文論例五始者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

五十凡 孔疏釋例疏篇云稱凡者五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按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

五經斷例 胡傳自序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譽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譽是經而處大義能不感者鮮矣

三科九旨 何休文論例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玉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

科九旨也朱氏注以張三世存三統其內外爲三科一時二月三日四王五天王六天子譏八貶九絕謂時與月日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疏之

旨也撰與經絕輕重之旨說與何氏爲異

七缺 何休文論例七缺者意公起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是爲婦之道缺也臣而官上爲臣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戮爲君之道缺也晉侯

殺其世子申宋公殺其世子應爲父之道缺也是世子首臣殺其君乾祭世子般殺其君固爲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蒸十四年八月乙亥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也

七等六輔二類 何休文論例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大夫輔大夫士師輔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

春秋無例 程子曰五經如法例春秋則斷例也五經如藥方春秋則用以治病也謂春秋爲易言則微辭與義有難明謂春秋爲難言則大義昭然原易見似有所謂例矣

未嘗泥乎爵位名字也

春秋無違例 春秋繁露易異述上下詳無違誌春秋無違例胡氏曰春秋有事同而辭同者後人因謂之例其事同而辭異者謂之變例

春秋家多以例名書。董子春秋繁露云易無遠上詩無遠詰春秋無遠例斯可謂要言不煩者矣。自世儒以例求經於所撰者多名之曰例。故有曰滕例者。鄭氏說劉氏說也。有曰論例者。何氏休也。有曰通例者。韓氏滂。陸氏希聲。胡氏安國。畢氏良史也。曰經例。則方氏範也。曰傳例。范氏寘也。曰說例。吳氏略。劉氏敏也。曰畧例。劉氏獻之也。曰統例。丁氏副。朱氏林也。曰纂例。陸氏淳。于氏應。中姜氏乾。嗣李氏應。龍威氏崇。僧也。曰總例。韋氏表。微成氏元。孫氏明。後周氏希。董氏夢。得吳氏澄也。曰凡例。李氏謙。曹氏元。生王氏楨也。曰類例。石氏公儒。胡氏維寅。周氏啟孫也。曰忘例。馮氏正符也。曰演例。劉氏熙也。曰義例。趙氏曠。陳氏知柔也。曰判例。張氏思伯也。曰明例。王氏哲。王氏日休也。曰新例。陳氏德。算也。曰名例。陳氏當也。曰門例。王氏立。王氏鏡也。曰地例。余氏嘉也。曰會例。胡氏箕也。曰斷例。范氏也。曰異同例。李氏也。曰序例。則家氏敏翁也。曰括例。林氏免。史也。曰本例。崔氏子方也。他如梁簡文帝及晉安王子。楳皆有例。范孫立節有例。論張大有例。宗。啖氏助有例。說黃氏澤有義例。考。東目紛紜。雖不無發明之處。而多指亂視學者。莫適所從。要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斯為得之。

春秋兼詩書禮樂易。胡安國曰。春秋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守常典則禮乎禮之經。本志。怨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案胡氏此論精粹之極。所以然者。聖人之心。純乎詩書禮樂之理。盡乎卦爻象之變。故一筆一削。皆自其中之蘊蓄而出也。

春秋天法王法。郝仲興曰。錫桓公命。葬成風。王不書天。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時。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宰。貶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鄧子謂盡性之書。胡定。謂存心之要典也。

春秋天子之事。胡安國曰。春秋孟氏發明宗旨。自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踵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備。已所當叙。五禮弗肅。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案典禮服刑天子主之。春秋亦非自主其要。然以天子之法。獲貶其人。則即是行天子之事耳。若說到託南面之權。便不是。

春秋百王不易大法。程子曰。天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夫子嘗周求聖人。不復作。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不諱。違不憚。質無疑。侯不感者。也。微辭。專義。時措從宜。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實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捨道之權。範也。案寬猛之宜。是非之公。即帝王刑賞所以當也。其理之安。文質之中。即盛世風俗所以美乎。訟所以平也。至於正父子君臣之綱。則人道所以立。詳春王正月之制。則天道所以成。備旱乾水溢之災。則地道所以飛。其為百王不易之大法。信矣。

春秋以王者賞罰。朱子曰。周殺王者之賞。符。不行於天下。諸侯。雖陵。殺。求。暴。案。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代。王。者。之。賞。罰。是。豈。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善。諫。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案。朱。子。此。論。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也。其。代。賞。處。若。齊。桓。伐。楚。書。辭。以。美。撰。夷。之。功。其。代。罰。處。若。楚。人。侵。鄭。齊。削。以。著。湯。夏。之。罪。

春秋以王法正是非。歐陽修曰。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是徐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生其末也。欲推明王道。以扶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也。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為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也。案歐陽氏此論。極得經曰。王正月。王人。王使。而尊王者意。遠王者意。皆是明王道以扶周意。

春秋公非有意。鄧子曰。春秋皆因事而獲。豈聖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功也。如因牛傷。則知魯僭。因初獻六羽。則知魯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魯僭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案鄧子此論。深得聖人之意。從來說者。皆謂深文刻意。以快人之陰私。厚誣聖人。矣。

春秋責被侵伐。程子曰。春秋諸侯不稟命天王。擅相侵伐。聖書其事。而常責夫被侵伐者。蓋兵加於已。則引咎自責。或辨論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

予下訴之方伯近起於鄰國必有所直去。易不勝其忿而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為主責已絕亂之道也。案忿而與戰固是罪然擅使後者其罪反輕耶。謂告天示訴方伯赴鄰國此尤近當是之時雖天子不能為方伯不能討鄰國不能聽是以彼伐則告之訴之赴之何益耶。

春秋孔子刑書。即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案周子云春秋之正王道明大法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亦此意信乎聖人一字之駢嚴於斧鉞矣。

春秋幾微獨斷。宋翼曰鄭伯使宛來歸柩而書曰入內不受之辭也。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明先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因伐而如京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於中邱董仲會齊人鄭人伐宋著會之擅也。凡此類皆所以著幾微而伸獨斷也。

春秋宅心忠恕。胡文定謂春秋宅心忠恕如應公死於仲瑩而書曰亮桓公死於彭生而書亮於壽昭公見逐於季孫意如而書曰孫於齊。文姜殺廢魯姜之淫惡亦書夫人書小君死亦書亮齊桓公殺姜是以亮歸魯書夫人亮喪至日亮凡此皆曲為魯諱其忠恕即可見矣。

謹嚴切近。困學紀聞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屬辭比事。程端學曰傳稱屬辭比事者春秋之大法。必孔門傳授之格言而漢儒記之耳。夫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如魯桓見殺於燕而莊公忘父之仇主王姬婚與齊人齊文姜之喪未除而如齊納幣書于同生於前至三十七年而始娶又如公如齊迎女先至而從夫人入其終卒有姜氏弑閔孫邾之亂凡春秋之聖無不皆然。

春秋從赴告策書。啖助曰列國至多若會盟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幾况他國之事不悉告命從何得書又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如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是直據史文書之耳。

災異必書。困學紀聞春秋災異不書詳瑞所以訓實畏防忌也。凡書日食者三十六山崩二地震五不雨七。兩雷三大雨雹三內外大水九無冰三星災四。大旱二凶年七蟲災十八他如隕石六鷦石言家人立之類不可悉數唯年年大有年各一。

有貶無褒之非。有謂春秋有貶無褒者因五無義戰之言而泥之也有謂無褒無貶者因竹書紀年載鄭棄其師齊人殲於遂之事而泥之也。不知春秋為名分而作如一於貶則謂之是書可耳褒貶皆無視為野史可耳不亦銀乎。

變文從質之非。公羊家舊說云季康之從夏之質趙匡非也。春秋因史制經其大要有二。凡郊廟長祀朝聘聘禮婚取遺禮者識之是與常禮也非常之與與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是者權制也。皆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明王道而為法後王何必從夏乎。

春秋穿鑿有二。治春秋者其穿鑿大端有二。一以日月為後擬一以稱名稱爵稱號為後擬也。呂大圭曰春秋有違例有特筆。如有日則書曰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此違例也。如天王狩於河陽陽虎判不書書蓋為王大夫此特筆也。

言重辭複無美惡。或謂春秋言重辭複必有大美惡焉非也。劉永之曰春秋紀載有五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言者如首止之與葵印也。皆夏之會而秋盟是離為二事。知故再書為踐土之會盟不異會同日也。平即會盟則異書異日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如將書其取鼎則始之以成宋鄭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如既書宋伯姬卒於澶淵之會又終之以宋史故有聞而言者如子朝之亂林缺自至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有承赴告之辭而言者如劉單以王猛居於弟則宋告兵敗王居復泉而尹氏立於朝則宋告兵敗紀實也非惡之大而詳其辭也。

春秋書法可疑。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以其筆削之嚴也。筆削之嚴應專過於春秋之事然春秋書法實有可疑者。趙盾之不討賊止之不嘗藥而皆書弑。以貴有父歸也。楚王麇之死捕左傅公子圍入問死繼而弑之則圍弑也。而禮書麇死而曰楚以疾赴故不書弑夫弑君而兩位誰弑以試赴告列國者以疾赴不嘗弑是轉開一規避法也。楚靈王之被弑也左傳謂王田於乾谿聞公子比自晉歸作亂遂自縊則與被弑者有聞而經則書是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於乾谿一則于弑者

也。楚王麇之死捕左傅公子圍入問死繼而弑之則圍弑也。而禮書麇死而曰楚以疾赴故不書弑夫弑君而兩位誰弑以試赴告列國者以疾赴不嘗弑是轉開一規避法也。楚靈王之被弑也左傳謂王田於乾谿聞公子比自晉歸作亂遂自縊則與被弑者有聞而經則書是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於乾谿一則于弑者

是三代以前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也試以經文考之如隱九年三月癸亥此正月也異之故書之若夏之三月則改夏矣實當何足異也桓九年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比冬也宜有水而無冰故異之若夏之春則水畔矣又如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若夏之秋豈復有麥苗耶桓八年冬十月雨雲蓋八月也末應雪而雪故書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亦八月而書冬若違亥之月則霜不為異而時亦無殺菽再驗之傳如僖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昭二年二月日南至寅月冬至已非天道至卯月則春將分矣而日始南至此皆事理所必無者且春秋一書原為扶持王道而作若於正朔大典先專擅改易何以責天下之無王者乎又孔子不嘗曰吾從周乎若果用夏正從周之義安在乎由是言之春秋之周時冠月以周正紀事可斷然無疑諸儒顧欲執行夏時之說以紊之殊未思孔子之告顏淵不違欲為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與作春秋之旨原無關係也

晉用夏正常用魯曆 左傳時月多與經相違異如隱六年宋人取長葛經以為冬諸書記謂祀用夏正蓋據魯微子之命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云云以為朝親會同則用周正朔於其本國則用先王正朔也然有不可解者魯姬姓國也乃僖四年十二月申生臨經書五年春九年十一月殺卓子經書十年正月十年冬晉殺不軌經書十一年春又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號公魏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為九月十月之之喪三十年路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歷推之為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以晉人而用夏正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左傳以為非禮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以為辰在甲寅十二年冬十二月魯仲尼曰火星西流司歷道也則較周正又先兩月諸書記謂經蓋據魯曆書之案漢書律歷志有黃帝歷顛頤歷夏歷殷歷周歷魯歷凡六歷而以左氏言失閏者為魯歷其說本於劉歆故諸書記云然然魯稱東禮之國而不用天子正朔尤不可解竊疑周自東遷以後頒朔之典不行諸侯司應之臣又不盡精於推步所以列國紀載多差舛歟商不改月祭不改時○○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胡傳以伊訓證商不改月然漢書三統歷以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為冬至是商之十二月乃夏之十一月商未嘗不改月也又以秦始建國書冬十月經祭不改時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顏氏注云凡月皆大初正歷後改當時十月為歲首即為十月謂正月又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劉氏欲曰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殷星於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祭之十月聚東井拜祭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魏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殷星也據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改遂以秦之十月為漢之十月耳是祭亦未嘗不改時也

雜取三正 諸書記春秋傳中雜取三正多有錯誤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正月而間有失於改定者文多繁縟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干支分注王年大書○○御纂春秋直解春秋為尊王而作而用魯記年者本魯史也後人因以干支與天王之年冠其上則意專矣然經所異而增之則混經且魯公之年大書而王年分注宜聖人尊王之意故今特立王年於魯君元年之前而大書之所以別經也抑以著尊王之義不失聖人之旨云爾魯隱元年為己未平王四十有九年桓元年為庚午桓王九年莊元年為戊子莊王四年閏元年為庚申惠王十有六年僖元年為壬戌惠王十有八年文元年為乙未襄王二十有六年宣元年為癸丑匡王五年成元年為辛未定王十有七年襄元年為己丑簡王十有四年昭元年為庚申景王四年定元年為壬辰敬王十有一年哀元年為丁未敬王二十有六年

魯失再閏 諸書記左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甲申思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魯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亦是魯歷春秋各國之歷亦自有不同經持據魯曆書之耳漢書律歷志六歷有黃帝顛頤夏殷周及魯歷其於左氏言失閏皆謂魯曆本劉歆之說東西二周 丹鉛總錄東周西周學者多未分析高誘戰國策注西周王城也今河南東周成周也故洛陽今之河南誤合為一城鮑彪戰國策注胡文定傳亦然尚書洛陽云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也澗水東下都也處殷頑民之地王城在澗水間下都在澗水外所謂下都即成周也則王城成周決非一處可見

春秋十二公邦交 黃氏曰春秋十二公之交於世者隱公初與宋伐鄭後因齊之求反受鄭賂而伐宋此反覆以據諸侯之始也桓又成宋督之弑亂助鄭突之篡奪又不自量六求宋以平鄭宋卒不許復轉而仇宋其所交於當世者顛倒溢甚矣莊公忘父事讐以求昏於齊致衰後踐文姜之惡身死國亂二子殲焉國無足道閔公八歲而為慶父所逐再感而為慶父所執真可閔而無議者也魯公適值齊桓晉文之霸會盟征伐一惟霸主從是文公吞息凡霸王之會鄰國之好皆委之大夫當於是始

而弊漢唐而致也。呂東萊曰：王者憂名，霸者善名，王者恐天下之有亂，霸者恐天下之無亂。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將隆其名，必張其功。將張其功，必養其能。郭仲輿曰：世儒說春秋，舍尊周，援義茫然，無據，故不得不稱頌五霸。稱五霸，故不得不稱齊魯。齊魯，故不得不稱魯。魯，故不得不以與楚爭功。為援義為尊周，以諸侯奔走服從為有禮，以盟會徵召為當，以因執諸侯辱王臣殺行人滅國併地為霸討一部春秋止為五霸。頌功德而已，嗚呼！聖人之情，他幾千載是誰之咎歟。

五霸考 五霸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霸，有春秋之五霸。而春秋之五霸，又有三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殺王命。杜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周伯周伯，齊桓晉文，詩正義引服虔，應劭作風俗，通均主此說。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壹卿注：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顏師古注：漢書於異姓諸侯，王夫則從杜氏於同姓諸侯。王夫則同趙氏而去楚，楚莊易以吳，夫差又或去宋襄而增吳，閻闕說不同。讀書記云：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平甫二年，不當遂例為五亦不當。此與伯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融能招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為夏伯，大彭為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執注：彭祖名龜，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載，所謂五伯亦商時也。是知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又吳若孟子所稱五霸止就東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載而五伯更起者也。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為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趙王句踐，逆報強吳，觀兵中國，號稱五伯子長在臺，卿前所聞異辭，然則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說言春秋之五霸當列句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閻闕句踐為五霸，斯得之矣。

五霸功過不相掩 邵子曰：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以言治春秋。又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春秋不貴五霸，郝敬曰：世儒以春秋為獎霸，謂春秋不即為七王者，五霸之力，謂五霸若在周室不滅，夫周之東遷，無異杞宋矣。有桓文不與無桓文亦不滅，何加損也。桓文上下五十餘年，五霸共二百四十餘年，而東周存者又二百年，此無霸不滅之明郊也。七國之從橫，五霸盟會，開之七王之兼并，五霸滅國，導之叔王藉首，獻地五霸，扶天子侮王室先之，有五霸自有七王。若春秋駭五霸則從橫之徒皆行春秋之志者矣。然則春秋不為蘇秦張儀作俑乎。荀仲尼之志行春秋之義，伸則自與五霸又安得有七王與蘇秦之禍，而世儒不思也。

先服鄭 齊楚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鄭。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魏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皋。魏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不在險信矣。

春秋尤惡晉 郝敬曰：五霸之亂莫甚於晉。楚春秋所惡，莫甚於晉。晉自重耳，以詐力與其于孫強梁驕志，惟楚為其所忌。故始託於魯，後引吳越自助，皆為楚也。世儒貴霸尊魯，遂欲楚為克而楚實非克也。謂晉擅楚不盟會楚自不會，非晉能擅也。齊國猶託尊王之名，晉則公侯自為也。故春秋之事，半晉春秋所惡，莫如晉。楚雖僻號未能得諸侯，而晉朝諸侯百有餘年，楚未有加於周，而晉召王微兵奔走其帥士，逼殺其大夫，楚未受諸侯之貢，而諸侯於晉有歲幣，有微發入朝，播種雖會，此使楚敢不諾晉之惡，什倍楚楚春秋所惡莫如晉。

鄭莊先強 徐揚貢曰：鄭雖小，嘗與晉史稱周室時，楚僻處江海間，未為中國志，而莊公以雄鷲之才，憑藉先電用制取會，騷駭乎有霸者之風焉。吳越後統 困學紀聞列國之變，極於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過越以掩吳者，楚也。春秋於是終焉。桓公九合 路史發揮：齊侯之高，會十有五，云九合者，在葵丘之會言之也。鹹淮之會，固出其後，而實殺之舉，又非其風者。衣裳言之會十一，而末始歃血兵車之會四，而未嘗大戰，是信厚而愛民。齊桓之風舉也，而夫子以為仲之力者，蓋以為齊桓者，正當上佐天子，下恢王綱，養舊服，乃區區合諸侯以勤王，是特小相一卿之事也。悼公三駕黃氏 日秋：黃魚之會，晉悼公因納斥堠禁侵掠，是舉也可謂春秋風德。比於召陵有光焉。自此鄭不肯晉者二十七年。按去年秋會，諸侯伐鄭者，晉悼公之初賀也。今伐鄭而盟於曼城，北者晉悼公之再駕也。伐鄭而會於黃魚者，晉悼公之三駕也。左氏曰：晉侯謀所以息民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者，此也。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霸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奔走，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沒矣，乃能忠厚而不

以為昧紀以為紀清以為師權以為林以為靈崇以為地鐵以為粟笙以為權部以為詩桃以為桃以粟林為雙林以陸澤為黃澤以辰陵為黃陵以羊戎為
買我以瑞澤為沙澤以彭邱為招邱以厥慈為屈鍾以舉馳為浩油以侵科為侵羊又如邦也而謂之邦實也而謂之黃澤沙也而謂之沙澤又如一成也或以為成或
以為盛一鄭也或以為麗或以為犁一孟也或以為霍或以為雲一號也或以為郭或以為渚一艾也或以為鄒或以為善理服謂之徑軫或曰登也紛泉謂之紛泉或
又曰責也鄒邱謂之犀邱或又曰苗邱又曰師邱也其在當時傳者已激同異若此而况乎百世之下壤地之雜合名號之聲實升降乃欲通習而考證之以刊落糞探不
甚難哉近世仁和趙氏作春秋異文箋一書以古今音讀求之竟十得六七其用心亦可謂勤已

元命包天 元命包全篇雖佚而其文之存于今者較他篇為多朱竹垞謂其言三才畧備如曰天不足西北陽極于九故周天九九八十一萬里天如雞子天大地小表裡
有水日左行周天二十三萬里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日尊故滿明故精在外常盛無虧也陽數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高太陰水精為月兩設以曜陰春陰
陽相屈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也陰陽聚而為雲和而為雨揚而為雪合而為雷激而為電交而為虹霓散而為雲霧凝而為霜怒而為風亂而為霧霧陰陽之氣也霜以故
木靈以潤草歲之為言遂也三年一閏以起紀也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陽氣極于三故時三月陽數極于九故三月一時
九十日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後天人同度正法相受日月出內道旋璣得常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早出為盈盈者為客晚出為縮縮者為主同合為合相
陵謂闕此言天者其曰地承氣而出載水而浮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所以右轉者氣濁精冷含陰而起通故石轉迎天佐其道也地出雲起雨以
合從天下動勞出于地功歸于天此言地者也其曰鼎畢間為天街散為冀州分為趙國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軫為荊州分為楚國虛危之精流為青州分為齊國天
氏流為徐州別為曹國五星流為兗州分為鄭國鈞鈞別為豫州并鬼散為雍州分為秦國營參流為益州箕星散為幽州分為燕國營堂流為并州分為衛國之鎮此兼
言乎星土也其曰五氣之精交聚相加陰陽之性以一起人副天道故生一子頭上圓象天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頰之言氣也陽立於五故顏博五
十天有攝提人有兩眉為人表侯陽立於二故眉長二寸舌之為言遠也陽立於三故舌在口中者長二寸象斗玉衡陰合有四故舌滄入溢內者長四寸唇者齒之垣也

肝者木之精目者肝之使也肝者金之精鼻者肺之使也心者火之精耳者心之使也火成於五故人心長五寸腎者水之精陰者腎之會也脾者土之精口者脾之門戶
也脾為胃之主胃者穀之委也脾脫者脾之府也髮精散為精腦髓之為言在也人精在腦膏者神之液也掌圖法天以運動指五者法五行行陽立於三故人脊三寸而給
陰極於八故人傍八幹長八寸腰者下流並會合為臍臍腰上者為太陽之狀也腰而下者為地陰之象也數合於四故腰周四尺髀之為言趾也陰二故人兩髀此言乎
人也至謂元者氣之始也春者四時之始也王者受命之始也正月者政教之始也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則又其書靈以春秋之名之義而為何休五始之說所由本也

春秋緯 春秋緯七錄云宋均注三十卷新唐志云三十八卷其目曰演孔圖曰孔錄法曰說題辭曰元命包曰文曜鉤曰運斗樞曰感精符曰合誠圖曰考異鄭曰保乾圖
曰佐助期曰漢含滋曰潛潭曰日命應序曰王版讖曰鈞命訣曰含文嘉曰括地象又有曰握誠圖說即合誠圖曰包命疑即元命包又有文義內事敘事錄圖災異少陽
撰命等篇是六經之緯無多於春秋者也今其書皆佚即命篇之義畧可考見者惟演孔圖孫氏說謂專為血書為圖而述說題辭謂撰書者統緒緯之義而釋其知元命
包謂元者大也命者理之隱深也包言乎其難格也萬象千名靡不括也文曜鉤謂大約闡星象而幽曲言之故曰鈞運斗樞者謂專述塔璣不及眾星故以斗名蓋感精
符謂此言一切災祥皆精神之感召而天物來符合誠圖謂主赤龍一團立名考異鄭謂為諸物應鄭尤通佐助期謂此主表漢佐命豫識其緣故蕭何之狀見於圖文潛
潭巴謂潛潭者水之沈深也巴又水之屈曲也蜀江學巴字而溢蓋其義也撰名如此中說之甚矣其餘各篇文或散見於諸書所引而名義則不可得而稽也

春秋緯語亦有足採 緯書之文多妄誕不經然亦間有足採者如說題辭云盛陽之氣溫暖為雨陰氣薄而膏之則合而為電盛陰之氣凝滯為雷陽氣薄而膏之則散而
為霞一歲三十六兩天地之氣當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大節二十四小節十二功德分也故一歲三十六兩者異鄭云陽物大惡水故雲食而不飲
陽立於三春故雲三變而後消死于三七二十一日故二十一日而龍漢合擊云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斗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
士法合象合為帝佐以匡綱紀又云穴藏之蟻先知雨陰體木集魚已噴鳴巢居之鳥先知風樹木未搖禽已剝羽考文曜云王者往也神所輔向人所樂歸括地象云河

策府統宗 卷十一 經部 春秋

策府統宗 卷十一 經部 春秋

記尚然况春秋若桓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周人用仲冬狩田此以春正月書之即建子之月書春也李氏云前漢律志周師初發以歲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及至庚申二月朔四月癸亥至牧豎此與武成泰誓日月時皆合亦足以見周自滅商之日即改月而更就書為春也
御纂春秋直解春者歲之首天道之始正者月之始人事之始謂有月為正正始也冠王於正者周正也夏正建寅周正建子子何以為春春者陽實者三元之備而子則一陽之生天開之始春秋之萌也干支之始甲子卦開之始震後律呂之始黃鐘應鐘之始日至皆天道也建子之月改朔改時本天道以授人周王之法也正月之上書春書王配王則以示後孔子之教也

公及邢儀父盟于蔑 邢公羊作邢襄後作邢襄者邢之餘聲蔑者昧之轉聲實一字也蔑杜註以為姑蔑在魯國沂縣南今兗州府泗水縣東有姑蔑故城是其地經單稱蔑者重氏左傳補註云隱公名息姑史官為之諱也儀父邢子克字左傳未命故不稱魯及與也謂公與邢儀父也投梁及者內為志胡傳我所欲曰及其實魯史記事必先魯君故何論本國為政他國為政皆書公及屬辭之體當然也曲禮約信曰誓泄牲曰盟言會諸侯卷劉牛耳取其血而飲之以盟也周禮王府職共盟會之物戎右職掌辟盟之役秋官司盟則更有典盟一官以掌盟載之法是盟會大典或世最重其事必請於天子諸侯不得禮焉今公私求於邢公亦私至於蔑而為此盟則行禮之中失禮甚矣春秋以是為私盟之始故諱而書之而是非自勉公羊殺梁泥于附庸稱名之例乃以父為美稱疏家遂謂其能慕新主考王制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元士以名字通附庸四命較元士又多一命則雖未受王命而已為附庸其通上國自在可名可字之間非必附庸例稱名而不名者遂為美之也泰山孫氏不云乎凡稱盟者皆惡之程子亦以諸侯自相盟誓為非盛世之事然則儀父之稱不過與稱諸侯者同例慕新主之說其尤為臆度而不足據也明矣

邢襄考 邢附庸國名世族譜云曹姓類項之後有陸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邢即安之裔也周武王時封侯為附庸居邢杜註謂即魯國鄆縣是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鄆縣今屬山東兗州府邢公羊稱邢襄與檀弓同戴侗六書故云鄆與邢同聲實一地春秋時邢用夷故謂之邢襄合邢襄之聲為鄆故鄆即邢唐韻正十八尤鄆古音則俱反公羊傳邢襄即鄆字以二字為一字也春秋異文爰列國方言有語聲在前者句吳于越是也有語聲在後者邢襄是也孟子題辭鄆國至五子時魯穆公改曰鄆此魯穆公當是鄆穆公之說其改為鄆亦當是知人自改之耳又淄州有鄆平縣說者以為亦鄆地江氏地理考實曰與地廣記淄州鄆平縣古鄆國兗州鄆縣鄆文公所建邑本是一國鄆平屬今濟南府水經源水逕鄆平縣故城北注云有鄆侯國齊後姚姓其非鄆國明矣且鄆平縣距鄆縣數百里豈能越遠而連都魯大公十三年鄆建于鄆蓋自鄆都遷於嶧山之下非必自鄆平來也此辨自為明劉鄆史記作鄆蓋古字也

鄭伯克段于鄆 段共叔段鄭莊公弟也左傳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讓失教也左氏之意蓋以段之叛逆固不容誅而鄭莊不能遏其惡於未萌亦不無可議蓋持平之論也胡傳則專罪莊公謂委氏當武公之時常欲立段及公即位委氏以國母主於內段以寵弟多才居於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將終軋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縱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委氏不致主而太叔負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春秋故不稱將不稱帥而專目鄭目以罪之在伯也陸氏濬蘇氏轅劉氏故諸家說與胡傳同近蕭山毛氏獨以為子鄭伯之善全其善謂以段之惡至于稱兵襲國已不啻無將之誅何難立為對絕如仲公子呂之所請者乃伐之而勝而故速之奔之此在鄭伯為失刑在叔段為倖免然而春秋反子之者以其于兄弟間尚能善全如此也當春秋誅叛討逆固無歸獄君父而惡惡轉從末滅之理然因伯異日有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云云遂信其無殺弟之心則不免為伯所欺夫以伯之雄猜警悍上敢于戰其君內忍于對其母初何有子一弟其後此之悻悻不忘者殆天理民彝不能盡泯因而骨從前所為為已甚耳觀左氏既而悔之一悔字可見未悔以前較謂其處心積慮成于殺原非苛論特叔出奔共後又奔齊奔莒鄭伯亦明有使餉其口于四方之言而公羊以為殺之殺梁以不將追遠賊為夫親親之過則皆不考嘗之過此說春秋者所為當事據左氏也鄭鄭地杜注云潁川鄆陵縣也今屬河南開封府

天王 讀書記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稱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一尊是也吳氏澂曰臣之所天者君也周王為眾侯國之君侯國以王為天也○○御纂春秋直解繫王於大明王者當欽若天道欲循名以盡其實又以見尊王即所以尊天不尊王則獲罪於天也案此則謂因僭王者

策府充宗 卷二十一 經部 春秋

多故加天以別之其說非矣

惠公仲子 仲子惠公妾桓公母也左氏以此時仲子未死而厚為致贈故讓之此蓋因二年夫人子氏薨誤認為仲子遂以仲子為尚在耳夫以天王而生贈人之母以國

之臣子而生誣其君夫人咳氏助所謂不辨殺務猶不當爾者杜氏預更以婦人無謚以氏配字釋之可謂深安之相承矣公羊子云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

此言為得其當而殺梁又以仲子為惠公之母考史記年表惠公即位于平王二年至隱公元年歷四十七年而其母始薨不應如此之遠且桓母為宋武公次女如總稱仲

子事有明徵自當以公羊為正○御纂春秋左傳解經仲子於惠公者惠公寵仲子若夫人兆禍端也然究未立之為夫人故止曰仲子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 天王孔疏云周平王也禮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明王者為天子之當奉若天道也贈者贈喪之物既夕禮公贈元纁束帛兩馬

是也宰官名咺人名宰咺公羊以為士申之者引小宰宰夫為禮謂咺下士例書名胡氏安國則以宰為軍帥謂六卿紀法之中也乃承命以贈諸侯之妾故與而名之以

見宰之非宰汪氏克寬張氏溥諸家皆主胡傳蕭山毛氏據周禮宰夫職凡邦之弔事掌其幣財用鄭注弔事天子弔諸侯之事幣者所用贈也謂既葬弔事自宜充弔

使如此說似下士舊訓義亦可以短存又宰咺之贈左氏公羊皆云贈惠公及仲子惟程子以為贈惠公之仲子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禮例之左氏公羊說恐

未可易也

及宋人盟于宿 杜注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今無鹽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二十里此參盟之始○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氏云公立而求成似謂公自盟趙氏匡劉

氏敵皆主焉胡傳謂內外皆微者以有宿國之君故志之亦通若殺梁以宿為邑則非矣又謂單者之盟不日凡盟皆不日不日開也

祭伯來 祭伯書來諸傳皆以為朝公羊獨以為祭伯書伯謂傳皆以為魯公羊獨以為字據咳氏助周大夫但不言出而無不言奔之文則謂來為奔者非矣據孔疏穆

王之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蓋本封絕滅食采于王畿也路史亦謂周圻內管城東北有古祭城今開封府東北五十里之祭伯城是也又釋例云王之公卿皆書爵祭

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李榮叔是也則謂伯為字者非矣不書來朝則祭謂不正其外交諸儒多因之程子謂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

輔正典刑而反與之交故不與其朝以正其非此論較精而義尚有不盡○御纂春秋左傳解經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祭周公之裔故與魯為好書來非事也故不稱

使非王命則私交也結內近以傾國狀外援以要君則亂之所由生謹私交杜朋黨之漸也

公子益師卒 何氏休曰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者成益師者名諸侯之子稱公子之子稱公孫趙氏匡曰外大夫卒春

秋不書書內大夫吾史也不書葬降於君也孫氏復曰益師孝公子內大夫內大夫主死皆曰公子公孫與氏不以大夫目之者惡世祿也朱子曰內大夫卒而魯外大夫

是別內外之辭家氏錢翁曰內大夫卒或日或不日載有詳焉而非葬賤惟公羊之說近之謂愈遠則不得其詳故有所見所聞所傳聞之異

春 范氏箕曰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以見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然春秋紀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繼

事和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當於月文表平始事莫之先所以致奉而不賤也惟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耳毛氏春秋傳春而不王何也例凡書月則

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以書月則其所書者皆一月而非春月故書王月此春王之月也此不特寅月為春即子月丑月而無非春也何也王故也若無月則何王也

公會戎于潛 公會戎于潛左傳云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據此則是先世舊盟有不得不修者殺梁乃以會者外為主謂知者慮義者仁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

出會會我危公也何氏休亦謂書會者憂其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齎幣景危公頭竟似皆非經意殺我即殺我費誓但強推我徐我並與注云徐戎在

魯東故書序謂徐戎並與不聞是戎本與魯接壤杜注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武城今山東兗州府曹縣是故戎城是也潛杜注亦以為魯邑則此會當是我來而公

會之未嘗嘗實何足為公危安國胡氏以公之外夷當之謂嚴內外之旨亦謂會戎之本在魯郊故耳然則公會我何以書諸侯非有天子之事出會諸侯猶為非禮况戎

狄乎顧魯方會戎于潛秋八月又及戎于盟盟雖舊好之修也而於禮亦值矣據事直書其是非得失自可於言外見之矣

管而歸故管人入向以姜氏還則向為姜姓國也世本管紀姓文八年傅穆伯奔莒從己氏己即紀字與耳諸云莒嬴姓少文之後未詳何據管人向書人諸家多以將年師少言管子則以為微者之稱二說可互相補備入以兵入也孫氏復曰管小國也而以兵入向見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大小皆專而行之也書入不書滅者公平謂得其國而不居家氏使翁以為管子入向志在於後其去妻未必遂滅其國也據此則汪氏克寬謂向為小國而管滅之雖沒有公伐言取向之文可證然恐非一時事當關其所疑也又向之在山東者有二宣四年杜注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于欽齊乘謂向城鎮在沂州西南一百里此一向也震宇記管州南七十里亦有向城此又一向以近管言之當管字記為是若龍元之向則去管甚遠非經之所指也

無駭師入極 極杜注附庸小國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當即其地無駭不書氏杜氏陳氏胡氏皆以為未賜駭公羊則以為疾始滅殺梁則以為駭同姓以左氏隱八年賜氏之說考之則公殺為無駭矣况春秋之卒不書氏者唯無駭與拔而巳若以卒而去氏為駭耶豈通春秋一十二公之絕皆無可駭者牙之謀勳遂之殺嫡意如之逐君猶官不去其族無駭與拔非有三人之罪何為駭此而怨彼然則二人之卒不書族蓋因未賜族而紀其實也以無駭之卒而推無駭之生不書其氏者實無氏之可書稱極之入木納趙氏謂管入向向近魯魯人疑管為東郭之僭故以此示威說雖無以見其必然以二事聯言觀之似亦近是夫極為附庸小國無王命而入之違其私意而天討不加焉先儒以為所以見諸侯之不臣與天王之不為非苛論也○○御葉春秋互解無駭魯卿也不氏未賜族也書帥隨志用眾也索無駭不書氏公羊以為疾始滅殺梁以為駭滅同姓夫滅郭滅郭書取而極不書取則非滅明矣且春秋滅國甚何以獨無駭不書氏乎若曰以其始則繼滅者將無罪乎至以極為同姓尤無據

庚辰公及莒盟于唐 杜注唐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武唐焉今在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又曰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孔氏預注曰杜勤檢經傳上下日月制為長慮此年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無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日有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月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此則上有秋下有九月則日月俱得有誤故云日月必有誤也

紀履緌來迎女 紀國名履緌紀之大夫也左傳作履緌春秋異文蓋謂作履緌者為正公殺製作履緌之辭履緌作繪古今字也來迎女者為君來迎女也得例云天子娶則稱迎后卿為君迎則稱逆女若卿大夫自為娶則稱所迎之字草率之別也其不稱紀使若以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者皆也為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其娶婦故卿為君昏必當受命于國母而婦人之命又不可適于他國故但書卿來而使在其中此例也公羊乃以為昏禮不稱主人當稱諸父師友毛大可非之曰昏禮記所云交于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此就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言之耳若國君則諸父兄弟皆其臣子豈可以臣子而反為國君所命命者故國君必無父無父而有母則當承母之命以御來迎苟並無國母則自命御逆之末公使公孫壽來納聘是也據此則殺梁以不言使為使之遺微其說亦非至胡傳以書逆女為不親迎其說尤非也禮之所謂親迎者謂迎之於所館非安宗廟社稷而遠迎之于他國也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莫不然者如謂一書逆女使有不親迎之讓存乎其間則凡書月朔者必議其不告朔書王正月者必議其不行夏時而春秋不齊成勞史乎然則經之書逆女者奈何陳氏傳良曰為吾女禮人倫之變者書也伯姬喪在殯紀侯失國齊人辭之魯閔不娶而獨其終故詳其始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傳作帛云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杜注于帛製繡字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稱帛嘉之也公羊傳紀子伯無聞殺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與之盟或曰年同尚同故紀子以伯也釋文伯如字謂長也程子主公羊意以為闕文謂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吳氏亦謂子伯二字當是儀子之誤案殺梁說儀氏助己謀其穿髮若左氏云云本于情事為近蓋向近魯而此年夏莒人入之莒魯之爭自此始紀魯婚姻也為魯和親各或有之故密雖言地而主盟在儀儀先紀殺莒亦據事直書之舊文也至于子帛為製繡字鄭康成注禮內則男登堂女登階云擊掌擊詩非帶如婦紀子帛名製繡字雖今異義同也言古製繡字通也又考工記弓人並栗不遠鄭注云栗讀如製繡之製疏謂左傳紀製繡來迎女彼者繡字子帛則為製破衣者據此則製繡之字于帛漢唐經師皆無異繡而古帛伯字多彼此假借古齊鐘鼎彝器款識周帛女高銘帛女即伯女史記伍子胥傳伯振論術作帛志帛子備城門一帛村注帛同伯以此證之伯莒魯之假

借宗春秋事據左內不得因公殺異文而疑左氏為附會也○御纂春秋直解紀侯爵子伯說也案左氏之說固非較梁兩說更潔宜以此說關之然紀盟則既見於經矣推所以盟之故向近也而此年夏言入之宮魯之爭自此始紀婚當以為魯盟莒谷或有之是在左氏所云魯故者殆亦信然

夫人子氏薨 子氏之薨三傳互異左氏以為桓母夫桓未君而其母已稱夫人是桓公之為太子久矣杜注何以云隱當嗣立建成父志以讓桓耶此可見杜誤解傳而傳又誤解經也公羊以為隱母夫妾謂不得稱夫人當此之時禮法尚在而隱公又豈肯違禮以私者其母者且既尊其母為夫人矣何以不葬以小君之禮而書于經故程子及胡傳皆主殺梁隱妻之說謂卒則書葬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蓋夫婦者人倫之本聖人故于入春秋之始書仲子不保夫人于氏保夫人而不志葬所以正嫡庶而謹匹配也後世顧猶有以妾媵為夫人者夫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慮其身為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尊貴其所生而不慮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賊其父則妄本皆未嘗聞教於聖人之過也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左傳云討公孫滑之亂也蓋元年叔段奔共其子公孫滑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至吾鄭伐衛討滑故也其稱人趙氏鵬飛以為駁辭謂鄭莊克其弟而不字其方使柄柄衛于衛而又加兵則不書若無不書陳序而人之駁鄭之辭者矣汪氏克寬亦謂滑共叔子鄭莊志欲殺叔又欲絕其嗣而夷之去平以王師號師伐衛南師又請師于鄭今再伐衛窮兵黷武德怨復怨此不待駁絕而罪自見者也惟毛氏春秋傳以為善鄭莊之能親親謂鄭伐衛已服鄭鄭伯不於此時乘服衛之威以取滑至十年之久會齊伐許猶憐于叔弟之在他也復叔段之孫公父定叔與難州之亂出奔復招而歸之曰不可使其叔無後于鄭伯之惡不可謂不學矣故前書曰克之也此書伐衛所伐者衛不在滑也此實魯史記名夫子修之以示為人君父而遇人倫之不幸皆當如鄭莊之于叔也案鄭有兄弟之隙衛因其餘孽加兵逐逐不真固在衛矣但鄭莊果有親親之心委不及己自責必一再伐衛待衛服而後已乎其不取滑而覽之者或衛之力尚足庇滑而春秋之始骨肉相殘殘未若後世之甚耳是則謂伯欲絕段之詞者屬魯深文謂所伐在衛不在滑亦未免曲為出脫恐非經旨也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隱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不書朔穀梁曰食晦也漢志引公羊傳則以為食在二日今傳無此文而何劭公注亦謂二日食如己巳日有食之是必漢世傳公羊學者舊有此說也然日無食晦及食二日之理杜氏以長厓推之明此是一月之朔漢魏歷家自太初以後凡三統乾象諸書無不以此二月己巳實係朔日者則魯史無朔天文闕耳近陳氏天文考謂至元辛巳上距魯隱公三年辛酉凡二千辛酉前年閏十月庚子朔子月庚子朔且月己巳朔至實月當得己巳朔徐發謂費用夏正而夫一閏故以夏月當正月二月寅月入正交食限也案費用夏歷杜預不經而寅月入食限則據唐法得之較善說差一月者其故在置閏不於庚申年置閏則與釋例諸書俱合矣夫春秋日食凡三十六天官家多能推而得之是有定數矣而每食必書以日者眾陽之宗示天下以過災而懼之意也董仲舒劉向以此食為後呂我執天子之使滅戴衛魯來成殺君之應向子歆又以為二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災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天道芒昧災變難必以某事當之然亦未有其兆而無其應者此恐懼後世所為當于過災時盡之也

尹氏卒 尹氏左傳作君氏謂登子也杜注不書姓禮避正夫人也隱見為君故謂之君氏若言是君之母也日知錄以定十五年叔氏卒例之謂從左為長君氏猶所謂君夫人氏也公羊穀梁則以為天子之大夫稱尹氏者讓世卿也孫氏復程乃胡傳皆從之齊氏復論亦謂尹氏當依公穀蓋武氏仍叔梁家父仍世卿也如晉稱趙孟之類故詩有仍叔春秋亦有仍叔詩有家父春秋亦有家父詩有尹氏春秋凡兩書尹氏汪氏克寬更引朱子節南山詩注尹氏益吉甫後春秋尹氏卒公羊以為讓世卿者即此之言為證則公穀說似較左氏之取義不倫而為可信矣然考之全經王朔公卿卒未赴會者卒少唯文二年書文子卒年以同盟于秋泉故也定四年書劉卷卒以同盟于召陵故也此年無王人下會事故說公穀者以為魯隱奔平王之魯尹氏為王受主故其年未赴而魯史書之但春秋一十二公之紀魯並未聞有奔王受會王葬况公出必書宜有奔受大事而反畧之之理是奔受主喪皆應說耳毛氏春秋傳又以尹氏為鄭大夫謂孤壞之戰鄭囚公于尹氏公賂孫而禱于尹所主之神曰鐘巫與尹偕奔歸立鐘巫而祀之後公以祭鐘巫出被執是此一尹氏也公之存亡患難保其必德而廟之內卿之列可知既廟內卿則其死也必以內卿之禮臨之亦可知此說雖合魯事而亦與編之說更未可據為信據也

借宗春秋事據左內不得因公殺異文而疑左氏為附會也○御纂春秋直解紀侯爵子伯說也案左氏之說固非較梁兩說更潔宜以此說關之然紀盟則既見於經矣推所以盟之故向近也而此年夏言入之宮魯之爭自此始紀婚當以為魯盟莒谷或有之是在左氏所云魯故者殆亦信然

夫人子氏薨 子氏之薨三傳互異左氏以為桓母夫桓未君而其母已稱夫人是桓公之為太子久矣杜注何以云隱當嗣立建成父志以讓桓耶此可見杜誤解傳而傳又誤解經也公羊以為隱母夫妾謂不得稱夫人當此之時禮法尚在而隱公又豈肯違禮以私者其母者且既尊其母為夫人矣何以不葬以小君之禮而書于經故程子及胡傳皆主殺梁隱妻之說謂卒則書葬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蓋夫婦者人倫之本聖人故于入春秋之始書仲子不保夫人于氏保夫人而不志葬所以正嫡庶而謹匹配也後世顧猶有以妾媵為夫人者夫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慮其身為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尊貴其所生而不慮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賊其父則妄本皆未嘗聞教於聖人之過也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左傳云討公孫滑之亂也蓋元年叔段奔共其子公孫滑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至吾鄭伐衛討滑故也其稱人趙氏鵬飛以為駁辭謂鄭莊克其弟而不字其方使柄柄衛于衛而又加兵則不書若無不書陳序而人之駁鄭之辭者矣汪氏克寬亦謂滑共叔子鄭莊志欲殺叔又欲絕其嗣而夷之去平以王師號師伐衛南師又請師于鄭今再伐衛窮兵黷武德怨復怨此不待駁絕而罪自見者也惟毛氏春秋傳以為善鄭莊之能親親謂鄭伐衛已服鄭鄭伯不於此時乘服衛之威以取滑至十年之久會齊伐許猶憐于叔弟之在他也復叔段之孫公父定叔與難州之亂出奔復招而歸之曰不可使其叔無後于鄭伯之惡不可謂不學矣故前書曰克之也此書伐衛所伐者衛不在滑也此實魯史記名夫子修之以示為人君父而遇人倫之不幸皆當如鄭莊之于叔也案鄭有兄弟之隙衛因其餘孽加兵逐逐不真固在衛矣但鄭莊果有親親之心委不及己自責必一再伐衛待衛服而後已乎其不取滑而覽之者或衛之力尚足庇滑而春秋之始骨肉相殘殘未若後世之甚耳是則謂伯欲絕段之詞者屬魯深文謂所伐在衛不在滑亦未免曲為出脫恐非經旨也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隱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不書朔穀梁曰食晦也漢志引公羊傳則以為食在二日今傳無此文而何劭公注亦謂二日食如己巳日有食之是必漢世傳公羊學者舊有此說也然日無食晦及食二日之理杜氏以長厓推之明此是一月之朔漢魏歷家自太初以後凡三統乾象諸書無不以此二月己巳實係朔日者則魯史無朔天文闕耳近陳氏天文考謂至元辛巳上距魯隱公三年辛酉凡二千辛酉前年閏十月庚子朔子月庚子朔且月己巳朔至實月當得己巳朔徐發謂費用夏正而夫一閏故以夏月當正月二月寅月入正交食限也案費用夏歷杜預不經而寅月入食限則據唐法得之較善說差一月者其故在置閏不於庚申年置閏則與釋例諸書俱合矣夫春秋日食凡三十六天官家多能推而得之是有定數矣而每食必書以日者眾陽之宗示天下以過災而懼之意也董仲舒劉向以此食為後呂我執天子之使滅戴衛魯來成殺君之應向子歆又以為二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災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天道芒昧災變難必以某事當之然亦未有其兆而無其應者此恐懼後世所為當于過災時盡之也

尹氏卒 尹氏左傳作君氏謂登子也杜注不書姓禮避正夫人也隱見為君故謂之君氏若言是君之母也日知錄以定十五年叔氏卒例之謂從左為長君氏猶所謂君夫人氏也公羊穀梁則以為天子之大夫稱尹氏者讓世卿也孫氏復程乃胡傳皆從之齊氏復論亦謂尹氏當依公穀蓋武氏仍叔梁家父仍世卿也如晉稱趙孟之類故詩有仍叔春秋亦有仍叔詩有家父春秋亦有家父詩有尹氏春秋凡兩書尹氏汪氏克寬更引朱子節南山詩注尹氏益吉甫後春秋尹氏卒公羊以為讓世卿者即此之言為證則公穀說似較左氏之取義不倫而為可信矣然考之全經王朔公卿卒未赴會者卒少唯文二年書文子卒年以同盟于秋泉故也定四年書劉卷卒以同盟于召陵故也此年無王人下會事故說公穀者以為魯隱奔平王之魯尹氏為王受主故其年未赴而魯史書之但春秋一十二公之紀魯並未聞有奔王受會王葬况公出必書宜有奔受大事而反畧之之理是奔受主喪皆應說耳毛氏春秋傳又以尹氏為鄭大夫謂孤壞之戰鄭囚公于尹氏公賂孫而禱于尹所主之神曰鐘巫與尹偕奔歸立鐘巫而祀之後公以祭鐘巫出被執是此一尹氏也公之存亡患難保其必德而廟之內卿之列可知既廟內卿則其死也必以內卿之禮臨之亦可知此說雖合魯事而亦與編之說更未可據為信據也

借宗春秋事據左內不得因公殺異文而疑左氏為附會也○御纂春秋直解紀侯爵子伯說也案左氏之說固非較梁兩說更潔宜以此說關之然紀盟則既見於經矣推所以盟之故向近也而此年夏言入之宮魯之爭自此始紀婚當以為魯盟莒谷或有之是在左氏所云魯故者殆亦信然

武氏子來求聘 殺梁歸死者曰歸生者曰歸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不求也孫氏豈曰春秋之法為上者無求求之夫上也為下者無見求見求天下也曰聘曰金因表而有求者也車無事而有求者也受事有禮無求而有求於下以是為空也車服上所賜下而有求於下以是為失制魯氏徒翁曰武氏子仍叔子銜命而出必皆有位於朝今乃以某氏子書公殺於仍叔之子曰父老子代從政於武氏子曰父卒子未命益以仍叔為尚存之人武氏為已卒之大夫也王朝公卿大夫甚至世祿世官之家何獨於此而書法異乎曰某氏子云者有久在焉故也毛氏春秋傳公殺謂武氏亦未葬夫王朝大夫豈盡乏人而必使居喪未葬之子使之將命世無此理况武氏未葬子可將命則平王未葬子何不可以出命而曰桓王無命故不稱使則此子彼唐此白彼黑亦甚周章而况仍叔之子猶武氏之子而在武氏曰父沒而未葬在仍叔曰父老而子幼抑何隨地跨駁了無準繩如是也

宋公和卒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穆以其兄宣公立己舍其子馮立宣公于與處是為殤公其後殤公忌馮在鄭也馮試殤公公平以宋禍罪宣公左氏極力贊之若紀不知有欲與美之事也此非疏也宣公立穆本不失為盛德事也終者其後人耳朱子曰左傳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譽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知公平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夫左氏意重宣公知人立弟子譽通然之事宜以為利耶朱子此論蓋過刻也稱謂公平傳可為召亂故謂者稱謂左氏傳可為知人用賢者勸萬斯大曰諸侯卒書名左氏謂同盟起以召陸文通非之以為臣子當利巨痛深之由安忍稱君名禮載赴詞云君不祿而已其言是也愚以為國君卒而此於後國古舊君之號兼亦稱嗣君之始隨七年左氏不喜終稱嗣是也說云稱嗣則嗣君之名即告於此時列國遂已讓之故於其卒也得書名於策固非由死時赴名亦非稱盟會乃知名也

齊侯郕盟于石門 內盟言會及外盟不言會及內外之辭也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也盧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二十里齊侯齊僖公郕伯鄭莊公也盟于石門先儒謂為諸侯始合據諸侯尊虛之盟云云則春秋前齊郕已有盟矣特見于春秋自此盟始耳盟石門何以書程子曰長亂也劉氏實曰志世變也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會不足恃而重之以盟人不負也而要之於神已非盛世之事况鄭莊之親齊也欲授齊以自強齊僖之親鄭也亦欲齊鄭以糾合齊鄭之黨而天下自此多故矣程曰長亂劉曰志世變皆遠見于未萌之論也說春秋之初宋鄭為仇而宋與衛為西黨鄭與齊為東黨魯則得伺于二黨之間初嘗比于宋及六年文之盟則從齊而附鄭矣書此者為盟文張本也以前後經文觀之于情事亦合當存之以備一美

莒人伐杞取平莒 杞杜注本都陳留置邱縣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是也後遷都濬于今青州府安邱縣有濬于故城年莒杞邑案此皆諸縣東北有婁鄉今婁鄉城在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境此伐國取邑之始也胡傳取者收奪之召范氏寘曰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御纂春秋直解年婁杞邑也伐者問罪之辭服則止耳從而取其邑是利之也故書伐以罪其竊王之權書取以惡其奪人之有黨趙匡云左氏云凡書取言易也殺取亦曰取易為辭也取者收奪之名何關難易假令取之難而得之欲如何書之乎又云凡克邑不用師使曰取今經文云伐何得云不用師使乎又有邑稱邑無邑稱田公平曰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田繁於邑若有邑則稱邑舉重也無邑自然稱田皆拒事實備

公及宋公過于清 此書過之始也及者內為七之辭清杜注云衛邑據水煙注京相璠以東河東北四十里有故清堯為即過于清之清今東河看山東泰安府當是齊地非衛地也清之過左傳謂公與宋將葬魯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能公遂及宋人過于清為衛謀也稱過者杜注云華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也公平則以不期而會曰過孫氏劉氏葉氏皆主公平謂過如詩邶邶相遇道伐顧兮之過宋與魯過相遇也趙氏程氏則從杜註以為公與宋公如果不期而遇則必有所往之處而道會於中從今傳不載所往而但曰過可知過者相期簡禮以見也胡氏傳亦主杜說王氏樞則謂宋魯會交將以謀鄭託于無為而過蓋以執其過也說與諸家又徵異以下文伐鄭之事觀之似尤得當日情實也

宋陳蔡衛伐鄭 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程子曰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皆伐之也據諸侯以伐諸侯固為罪矣而衛執其君天下所當誅也汪氏克寬曰邾風擊鼓詩序云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經書衛人于蔡人之下所以誅文仲黨惡而忘讎也

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合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御纂春秋直解輸納也平者前有不平今則釋憾而平之也胡安國曰鄭輸平於魯蓋以利相結
雖漢宋之黨也夫平可也以利平則不可如以義雖與師毒斃而聖人與焉謂是以殺止殺也如以利雖解怨釋至而聖人懼焉謂是以亂易亂也紫訓輸為納納是納利
則此平正有無限禍機在鄭莊陰狡不務大義而當年與魯情事如是若從公殺作隱其成則此時魯鄭未嘗惡若從左氏作更為成則後宋鄭魯未久平均有未允處矣
公會齊侯盟于文 杜注文泰山牟縣東南有文山今在山東青州府蒙陰縣西北此齊魯交好之始也陳氏傳良曰春秋之初宋魯衝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
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趙氏鵬飛曰父之盟鄭故也自石門之盟而和齊鄭為與國齊將救鄭則地隔於魯不求魯無以救鄭鄭失輸平齊為
之謀也故鄭使反命而齊為之盟

秋七月 何氏休曰過歷也春以正月為始夏以四月為始秋以七月為始冬以十月為始歷一時無事書其月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
正為杜氏預曰雖無事而書者月具四時成歲也劉氏實曰四時具然後成歲一時不具成功不成故無事而亦書時亦王者當奉若天運月日月也歷一時無事而書始
月示國君當謹守王度此春秋書時月之旨也

宋人取長葛 左氏秋宋人取長葛公羊投報皆以為久也杜氏預曰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孔氏預連曰經書冬傳言秋例不虛舉
經文獨以秋言此事明是以秋取冬乃告也冬告者告言冬始取耳故書之於冬若其使以冬至言言秋取亦當直書於秋八年傳曰齊侯使宋告成三國秋成冬告書
之於秋明此以冬取告故書於冬也劉氏說曰左傳作秋杜氏云秋取冬來告非也史之記事雖據赴告而書至其日月猶當依先後次序左傳日月與經不同者或邱
明作書雖取當時諸侯史冊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又左傳作秋杜氏預謂秋取冬告引八年齊侯告成為證其
義甚明劉氏說以為左傳雜取諸侯史冊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似亦有理

叔姬歸于紀 何氏休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平父母國也媵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後為齊所滅紀季以歸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竟全婦道故
重錄之程子曰伯姬為紀侯夫人叔姬其姊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婦歸不書憫其無終也篤斯大曰以叔姬為伯姬之媵左傳無文愚以為非也媵未有不與嫡偕行者宋
伯姬之歸衛來媵於前晉齊來媵於後春秋書之讓過制兼讓後期也叔姬之歸後伯姬六年其非媵可知即且媵者妾也魯侯之女豈作紀侯之妾乎然則叔姬安歸也
紀季何以知之於後歸鄭知之既歸季季入齊蓋即從曰五廟未定存亡未卜故反魯以待鄭定而後歸從一而終也春秋於其卒葬再書紀叔姬歸魯之弟贈有加亦
幸紀之猶存也若為伯姬媵則姬與季嫂叔也嫂叔不通問推而遠之又何可歸乎毛氏春秋傳叔姬歸紀為歸鄭張本若謂叔姬為賢而書之則春秋無書賢之法衛之
莊姜魯之敬姜豈伊不賢而春秋削之

滕侯卒 杜注滕在沛國公邱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即滕國也劉氏說曰左傳云不書名未同盟也非也當同盟者卒未必皆名未同盟者
卒未必皆不名家氏鉅翁曰不名不葬諱說不同愚謂不名史失其名也不葬魯不往會史失其諱是以失書不容諱為之說

城中邱 杜注中邱在琅邪臨沂縣東北今山東兗州府沂州東北三十里有中邱此書土功之始湛氏若水曰左氏曰書不時也公羊曰以重書也愚謂二說皆是也事孰
為重要良為重要民孰重以時為重○御纂春秋直解書不時也程子曰春秋凡用兵力必書不時書義國為罪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侯邦交歲相問版相聘周道也然聘卿大夫之事古者五十而後爵異姓以名氏見同姓以公子見雖母弟亦以公子見年不稱公子劉氏說所謂
未可對而辭之者也夫列國諸侯不朝聘天子齊魯乃因文之盟遣使于魯志君臣之太極植同列之私黨也非古成周股聘之制矣而又以母弟之愛使之交政於鄰國
施及其右猶與過秦卒成暴戾之禍故聖人于年之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使後世請總者知反秦之誼固不可滿而寵祿之過亦非所以利社稷而全親親也或疑

以兄寵弟而削弟氏以子篡逆而削父氏春秋無此連坐之法不稱公子史例如是非有所予失于其間也此論似是而非春秋一書借已往之善改為將來之勸懲者也
若僅據事直書而褒貶不與野美待聖人然後能修之乎是無知之載固在數十年之遠而杜漸防微正不得謂孔子必無此意也

若僅據事直書而褒貶不與野美待聖人然後能修之乎是無知之載固在數十年之遠而杜漸防微正不得謂孔子必無此意也

凡伯來聘 杜庄凡伯伯魯或與共魯東南有凡城今凡縣故城在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此玉聘之始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睦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禮也李氏廉曰春秋書王聘魯也始於此而終於宣十年凡伯南季仍子家父皆不過大夫猶可也軍周公以三公之重王季子以介弟之尊而下聘禮在清兵隱隱之得聘猶可也以宰制而聘桓以季子而聘宣龍蓋其然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凡伯周御士此非伐國也而以伐國之辭書之董氏仲舒謂伐天子之使與伐國同罪也以歸者易辭非執也據左傳戎朝于周魯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主使凡伯來聘遣戎伐于楚邱以歸是戎伐凡伯報怨之舉也然諸侯不朝天子天子反使臣來聘於其還也為戎逐而伐之魯為方伯不能修連帥之職以好其難罪已大矣况王使為我來聘而乃晏然已乎春秋書之著戎之橫憫周之弱實以責魯之不臣耳孫氏復胡氏安國以為罪衛不救者蓋以楚邱為衛邑也五氏地理考電據一統志楚邱城在曹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時戎州己氏之國明省入曹州及隱二年戎城亦在曹縣謂楚邱為戎邑凡伯聘其地戎逐伐之以歸因楚邱之名與濟縣衛文公所從之楚邱同故設某杜預皆云衛地而不知此楚邱去衛國甚相遠也案周在魯西王與往來衛與曹皆道所必經但一統志之曹縣楚邱隋時改名前此未之聞也考據之法當以先正從不當以復駁先一說楚邱魯邑宣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邱即此不知何時屬宋說於情事亦近然皆不若在衛者據尤的也惟設梁以戎為衛謂其後天子之使故敗而戎之夫衛果伐天子之使乃改之曰戎是為衛背恩也其何以示懲乎卓氏爾庸謂伐者一擊一刺一人用戈之義一國言伐鄭人伐衛之類是也一邑言伐伐於餘邱是也一家言伐伐單氏之宮是也一人亦言伐伐此楚邱是也夫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凡伯周御士豈有為天子使而踴躍獨行乎此說亦未可據

宋公衞侯遇于垂 垂杜注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今兗州府曹州北句陽店是其地也設梁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程子曰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平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高氏閏曰十年入鄭蓋垂之謀也謀人之國不以禮見而陽若相遇春秋因實書之而取焉陳氏傳良曰時相遇不書書宋衞將以為參盟也李氏本曰宋衞本與魯為黨以魯既許鄭平亦將與齊以絕鄭故為此過而及屋之盟謹在此矣然以遇禮見者恐混所謂欲密其連耳

鄭伯使宛歸柩更買我入防 宛鄭大夫不書杜注云木賜族也防鄭湯沐邑在琅琊魯魯東南今曹縣治防故城是也防公羊作邱春秋異文矣方內古字通防作邱亦假借也設梁巧殺穆天子傳成天子入于邱邱注注邱邑左傳作柩方丙同字也宛宋歸柩木柩也魯隱二說不同趙謂魯初墜于宋宋伐齊魯恐魯助宋故為鄭求魯魯不應反為宋伐鄭追鄭伯使宛宋歸柩魯使宋杜預以從此以為魯選鄭而得防也設謂初墜於魯許田於鄭鄭伯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於魯故先使人歸柩為異日取許田之計魯隱不悟其計受而有之此以為鄭詐魯而歸柩也黃東發雨是之謂木柩主前言墜隱主復言也李氏廉注氏克寬季氏本諸家多王戰氏以鄭莊小人之雄則詐魯尤其情事要之諸侯之地制之天子者也鄭不得以與魯魯亦不得以取于宋故宋歸柩鄭伯罪鄭也入防繫我罪魯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宿男不名諸傳皆以為史夫之是也胡傳謂趙不以名而經書其名是聖人筆之恐無可據

○御纂春秋直解祭宿同赴而不同葬宿男卒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宿男不名諸傳皆以為史夫之是也胡傳謂趙不以名而經書其名是聖人筆之恐無可據

○御纂春秋直解祭宿同赴而不同葬宿男卒

秋之旨矣 一說嘗有兩部者伯所城之說在魚臺縣東北此部則近郊之邑也

公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杜注在琅琊華縣東南今兗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有華城即華縣也魯防之役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遣使來告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如其言則此舉不可謂非王事也而春秋書之與凡會不殊何也宋之不王殆鄭莊為此語以莊齊魯而魯歸防之利齊背瓦屋之盟連兵而伐與國內備有愧故亦利其名之可假甘為鄭勉而若不悟其詐耳若使果奉王命何難堂堂正正剋期誓師發難致討願乃私為此會惟恐宋之知平左氏雜記所聞徇其名而不考其實從而書之曰不王夫宋殤之不王豈至如鄭莊之甚者乎然則經書會防正罪其非為王事而會也又况前乎此者唯兩君相會自瓦屋及中邱則諸侯來盟矣前乎此者唯兩國相攻自伐宋以後則多連諸侯以伐諸侯矣由來盟而主盟由連諸侯而權諸侯以伐諸侯皆魯為之聲靈春秋于會防盟中邱大書不一書所感于世連之升降者微矣

晉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孔氏穎達曰傳稱羽父光會齊侯鄭伯是不待公命也會二國之君自求其名疾其專逃故敗去公子索四年華固請而行故敗去其氏此無固請之文亦敗之者豈於四年傳稱固請明此先會亦固請也傳於四年其文已詳故於此而略耳
公敗宋師于管卒未取郟卒已取防 管宋地郟防皆宋邑杜注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郟城高平昌邑縣西有防地宋郟與防各有二城武之部南部也屬今兗州府昌邑之防而防也屬今金鄉縣以此推之管之高地當亦在金鄉縣武周縣公會齊師伐宋經不齊鄭杜注云齊鄭復期故公獨敗宋師孫氏復謂公與魯志力共疾于宋又決日而取二邑春秋君臣並錄蓋疾之也此言得其實矣左氏以不齊其土以勞玉爵謂鄭莊公于是乎正趙子曰諸侯專取他國之邑而以與人罪之大者而云合正何其妄乎公又謂取邑不日此日者一月再取之也夫取邑不在書日若無日則疑于同日取之此但紀實爾凡取邑皆有罪何論一月再取假如再取在異月將遠為無罪乎程子曰取二邑而有之也此可以破諸家紛紛碎碎之說矣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經書宋人蔡人衛人伐戴經書曰鄭伯伐取之不言所取為誰何據左氏則是取三師公羊殺渠則以為鄭因三國之力以取戴胡傳又以為四國已闕鄭乘其散而並取之三說不同程子及趙氏鴟飛李氏廉汪氏克寬皆主左氏蓋以是時鄭合齊魯之師伐宋于六月卒未取郟卒已取防宋人欲乘其空虛而襲之既而無得于鄭遂移師伐戴而召蔡人此與秦三帥之襲鄭不克去而滅滑者相似滑為晉之屬國戴亦鄭之附庸伐戴所以仇鄭也鄭伯聞魯師入郟三國之兵猶在戴于是因蔡人之不和使戴攻其前而已扼其後一舉而三師皆為所獲情事較屬可信第以左傳神觀之明書宋人衛人入郟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若果如程趙諸家云云傳應曰鄭伯救戴不應曰圍戴既曰圍戴則克之者亦即克戴耳克戴之後宋勝而並取三師鴟蚌相持漁人之利胡傳之說雖亦想當然之辭而于經傳皆可不肯或疑戴高鄭受兵及乘其落罪而下之石郟莊雖不仁未必若此其甚也不思寤生之殘忍母弟且不愛而何愛于戴是固未可以常情例之也然則經書宋人以宋高書鄭伯以伯自將不同于三國屬辭之體宜其初無所謂假善于此也戴公殺作範古戴數字通也

滕侯薛侯來朝 滕姬姓國文王子叔繡之僖薛任姓國黃帝裔姜仲子之後二國地皆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滕侯薛侯來朝殺渠以為得正胡傳則以為濊菴見張氏劉氏諸家多同胡氏以王者之制諸侯歲相聘世相朝世之云者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不叛見也故見非禮也又滕薛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以周之宗盟異姓為後高神異姓為後亦為朝天子者言之當不當引以自況引以自況亦非禮安在其得正也近惠氏士奇獨以故見之說為不謬謂故者早也三為早雨為難滕薛兩侯不得為故且同來而一先朝一後朝故爭長長滕侯者滕光而薛後云爾凡相朝賓執玉玉受玉兩賓一主焉可同行且有先後必非同日就春秋春因公羊以為兼言殺渠以為累數遂以故見當之誤也案得正之說諸儒取之者見之說惠氏又敗之以經觀之二者均非正言蓋滕薛來朝以去年秋諸侯伐戴冬又入郟二國皆懼故朝魯以求自託然大國不朝天去小國乃相率而大國之朝為大國春又既受其朝而不以為奉聖人機事直書而魯之失見並小國之奔走不暇亦見非不叛見而遂為得禮也

公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公羊作祁黎左文作祁杜注時來祁也蒙陽縣東有蒙城鄭地也在今河南開封府東四十里劉氏實曰凡稱會外為主時來鄭地則知伐許鄭之

志也蓋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故也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外盟內為主獨及此入許也其及者何杜注謂公之與謀乎入許也蓋鄭莊之欲得許地也久矣特以借齊魯兵力故入許而詳以讓二國焉及二國皆弗愛鄭遂受之而不辭則其會謀遠矣左氏乃因其服而舍之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則氏敢趙氏匡諸家皆非之誠以許太岳之裔也果若有罪鄭已破其國即當請于王而為之立君若其無罪鄭即不當妄破其國愛遠其君今許罪不可知而專為威福政不由玉而制于己私其邊鄙之困皆大罪也且既擅使大夫守之而又設為姦詞內防其患而外利其名王氏所謂判人而捫之以手者也以此為有禮是長亂也

桓公

桓公 魯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以桓王九年即位世本作執論法辟土服遠曰桓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弒君自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者何程子曰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桓實與聞平叔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傳文等同辭乃所以深責之此兼采公羊殺梁義也朱子則以為是桓自正其即位之禮二說文異而意實相承蓋桓雖篡位歸罪為氏非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遺長繼位者亦既行即位禮而國史書之矣夫子於魯之尤為不容直正其罪故彼自正其即位亦即如其意以即位書之何氏休所謂直而不顯諱而不隱者是也至桓在位十八年經書王者四年不書王者十有四帝家氏錄約曰元年書王謂王孫即當知也二年書王慎魯諱之未及而未亂又作也至三年王朝不聞有諱隨之命而享祭伯糾又下聘焉王法於是乎掃地天下無王矣自是不書王卷七年至十年正月書王則以天道一則十八年桓見殺於齊乃復書正月見王孫雖不知而天理未嘗泯其死於齊是亦討也由此觀之書王明王法也不書王者桓之無王與王之不能以王法正天下諱魯也亦責王也而或以不書王為簡編脫誤春秋無深意不亦鹵乎

公會鄭伯于垂 垂衛地即隱八年宋公俯侯所過處也垂之會或以為魯之求鄭或以為鄭之要魯或又以為一國所欲皆於情事為近蓋桓以暴自立懼諸侯之討已因鄭伯害歸枋以易許田而未遂故為是會實結鄭以自固其位則謂魯求鄭者是也鄭桓之知暴立中不自安乘其機以求許田必從所請則謂鄭安魯者是也又桓為仲子所生於宋為魏采與鄭向以公子馮故互相構怨鄭不結為成魯必助宋以相難魯固鄭所欲善也而桓公身抱大惡又為宋親不交鄭鄭必仗大義以難魯鄭又魯所急欲善也則謂是會為一國所欲者亦是也顧亂賊之所畏者天子與諸國諸侯耳天子不能討而諸國諸侯復與為會尚何忌憚之有昔春秋於會垂之下書鄭伯以壁段許田復書夏四月公及鄭伯盟於越不待駭而桓之罪著鄭莊重惡之罪亦著矣

鄭伯以壁假許田 左傳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杞田周公卒易枋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壁假許田為周公枋故也假與則以非假而曰假為難易地以杜注書不宜脫之胡氏曰利者人欲之私故於利必至攫奪而後厭義者天地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君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索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為國是而隱之也其加望者孔穎達及蘇軾諸家皆以為枋薄於許陳氏傳良獨申公羊為養之義以為春秋之初諸侯為惡必有辭以自文鄭伯以壁假許田齊侯鄭伯如紀單伯追王姬築王姬之館於外皆善辭也夫子隱周之敵曰利而巧文而不懲於春秋著其事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說於情事亦合可並存也○柳纂春秋直解會鄭求定位也鄭方雄於諸侯且與隱睦故相權討而宋會書之是鄭伯也不能討而首會之復因以為利而求許田違前此以枋來易之謀也無以為名曰吾姑假之且加壁焉當即如其意以予之賄彭吳茶許田近許之因魯先君所受於天子者鄭伯諱其易而稱假春秋書其假正以著其實也

公及鄭伯盟于越 越杜注近垂地名當在山東兗州府曹州附近○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越之盟左氏謂結枋成循其迹也穀梁謂內為志謀其心也鄭借易田之理以行要求之心桓請求盟之心而附結成之迹二傳似相異而意實相足也○御纂春秋直解垂會前閏月而復為此盟蓋許田已歸得路而潘相結也到地以還討賄利以庇罪世遠微欲得志聖人揭之也

秋大水 秋大水何以書公羊云紀災也不書月家氏鉉翁謂概一秋而言也程子及胡傳皆以為桓行逆德所致蓋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委倫叙則休徵應之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是也五事廢而委倫叙則咎徵應之曰狂恒雨若得恒暘若是也桓以逆德于位除沚之政固其宜也或以是為文姜之兆以水者陰也陰之盛至于大水為災則陽不勝陰而陰制陽矣是時桓雖未昏於齊然其謀必發於會鄭之先而其計必定於鄭成之日一念之動請見於秋聖人謹而書之見天人感應之理之可畏也宋莊二十四年八月庚辰入是月大水其明年又大水何休休張氏洽皆以哀姜之事當之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而萬年宮夜大水說者亦以為武氏亂唐之桓之文姜其禍也同於武姜而烈於哀姜則大水之沚桓致之亦未始非文姜之固不得以姜高未入而疑或說為無據也

孔父○○○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殺祭以孔父為宋趙匡臣駁之是矣左氏以父高名杜氏預因為罪孔父之說亦非也惟劉敞君前臣名之說最為精當故程子及蘇氏稱胡氏安國皆用之吹氏助則云孔氏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故有弟父金父若孔為氏豈世世改乎又春秋時名場者多字孔是其證也此說其詳核然名君而字臣於義終未安識者所不取也

滕子來朝 此條當與後祀于宋朝除參看 滕降稱子趙氏匡以為當喪未忌程子以為後屬於楚胡氏安國以為貶其朝桓朱子皆駁之獨取程翅自貶以省責賦之說似於情事為近然按諸春秋之條例亦有不可通者五等之列周有定制春秋不聽諸侯之自尊而肯聽其自貶耶似不若杜氏預楊氏士勛時王所貶之言為得其實而或猶以胡傳時王能黜諸侯則春秋不作之言為疑○○○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周之皆也齊魯之伯實王命之儀父黎來實王爵之即其威不能行於姜楚之遠且大若滕薛小國以為時王所黜夫豈不可春秋之後又將百年周鼎早矣三晉為侯猶請命焉况平王之世東遷之初乎讀此則胡氏說不足疑矣

公會齊侯陳侯鄆伯于稷以成宋亂 稷之會經書以成宋亂左氏曰為賂故立華氏也其稱以者何穀梁云內為志焉爾謂公為志成乎是亂也胡傳華者狀君凡民間不怒者也桓與諸侯會而立之甚矣故特書其所為而曰以成宋亂成鄆氏實卓氏爾康諸家皆訓為成祝之成惟西河毛氏主杜征南成者平也之訓謂宋桓執君則宋亂矣公會諸侯以平之未為不是無如其始以平往而既以利運故直書其事以候義之自見半農愚氏則據周官詩士職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之文謂成者聽也小宰八成謂之八聽又大司寇職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鄭司農注邦成若令時法事比弊之斷其獄訟也是會諸侯于稷本欲以聽華氏之狀而乃取賂而還是以亂濟高在其為成也說與舊解為異以事考之晉雖執君而為之位未定自公與三國為此會受其賂而賞之而馮始安於其位是成宋亂者三國也而所以使三國成此亂者魯也胡傳及諸家說似乎確不可易但聖人之于先君不應如此直斥毛注杜注於義較安而惠據周官成字尤有明證合下文取部大鼎云云觀之以義舉而以相終不

不待駁絕而黨亂自見諸家之論殆為穀梁所誤耳 夏四月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鼎取諸宋而曰部大鼎者劉氏敞謂部所守之大鼎也武王克商封諸侯頒宗彝以為子孫藏部以不義失之宋以不義得之雖久非其有也故謂之部大鼎一說部鼎部地所鑄鼎也似于事較近太廟魯公廟穀梁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魯公稱宮故知太廟為周公廟也夫廟之有器所以薦德以成亂之所獲而真之於周公之廟周公其卒之乎弗卒而強致之徒以瀆其祖而已矣故經于三月書公會齊侯衛侯鄭伯於櫟攝兼菲四國此取部大鼎于宋納于太廟書取部則專舉魯矣鄭杜注云濟陰城武縣有北部城春秋地理考部有三杜所稱北部為部國其南二里曰南部城則宋邑隱十年取部是也有二者俱在兗州城武縣富辰言部為文之昭則在魯成十三年傳楚我箕部是也然南部為宋邑去北部僅二里恐仍是一地杜以北部為部國或因富辰之言而云然不然豈有兩國而均以部名者則三部之說未的也

杞侯來朝 公穀並作紀侯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為杞杞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夫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李氏康曰杞稱侯公羊注以隱二年考之紀本非侯也此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故封之百里後桓稱侯而殺注亦以為蓋時王所遣是皆不紀于伯高闕文之故爾

蔡侯鄭伯會于鄆 蔡鄭會鄆左傳云始懼楚也蓋楚自熊繆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諸子為王又八世至熊渠為若故又二世至熊通是為武王桓二年正釁通之二十一年也時楚氛益熾蔡鄭皆在楚北境故會于鄆以謀之鄆釋例以為蔡地孔氏穎達從之公羊傳以為國名謂離不言會此其言會蓋鄆與于會也以隱元盟宿之例例之

年也時楚氛益熾 蔡鄭皆在楚北境故會于鄆以謀之鄆釋例以為蔡地孔氏穎達從之公羊傳以為國名謂離不言會此其言會蓋鄆與于會也以隱元盟宿之例例之

經部 春秋 十四

公會祀侯于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俱作祀公羊獨作祀程子以為祀稱侯皆為祀當以公羊為是蓋齊魯方誌祀與影皆畏故會而求死也高氏闕之說得之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公羊訓盡何休云元波盡也孔疏日月異道有時而交文則相犯故日月過食交在望朔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望則月食後月朔

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食也食有高下者行有

高下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起於高故異差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泰元篇日食之論惟此為詳而尚有所未

盡新法日月有平行實行有規行故有平朔有實朔而其食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文會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會甚復國之行度也蓋地

有南北東西之差人不皆在地中而在地面假令日行通當地中而食人或在南北或在東西則各因其道近而食分之淺深食時之早晚亦各隨之而異古朔惟知求實

行莫如求視行惟知求平朔莫如求食朔故凡食有在極或在二日者皆不得定期之誤也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金錢食者每日日月小月不能盡掩日

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故既非盡也夫日食分秒皆可推步而得本是數之當然而以高火變者鄭雲云迅雷風烈必變雷風之恒而退則猶高

况日高泉陽之宗其有濟食可不為之恐懼而修省乎初春秋日食必書匪直記災已也歷家蓋因易定朔難春秋時天子不班朔諸侯不視朔故往往失聞失聞失易

者且失難者而不失乎天子修春秋特書日食以正之意欲使千百世而下嗜人專家得錄食之所在以考定期之所在也

公于齊如齊送女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祀版給來送女程子謂親迎於其所館豈有遠適他國以迎婦者張氏治主其說洵為有理故此年公于齊如齊送女凡以不

親迎為後者皆則之 ○御纂春秋左傳解詁於桓之世位以卿而送夫人尊而親之也及齊公于馬其與桓可知也與桓者而專而親之是實賦也實賦者志於賦以是

知桓之果首賦也奈送夫人必以卿曰送女其為卿可知故曰尊之又曰公于則尊且親矣即書法可想見桓公之意春秋殆諱其意耶

齊侯送 氏于誰公會齊侯于誰 誰魯地杜注濟北此邱縣西有下灘亭今海南府肥城縣西南有故城越境送女左公穀並以非禮譏之程子曰齊侯出驪送女公遠會

之皆非義也張氏治曰聖人制禮不可過不可不及齊魯愛其女之過至於越境而送之遂使齊侯之出不為親迎而為齊侯在護特往會之魯公之送桓公之會皆非所

以重火昏而正人倫之始春秋所必書之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于齊如齊送女而齊女之入經但書夫人姜氏至自齊穀梁云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後世說經家多從胡謔以不親迎並不書卿以至為不能防閑文

姜啟敵而之兆西河七氏非之謂春秋有二例一書卿以至宣元年公于遠如齊送女三月遂以夫人婦甚至自齊是也一日書女至隱元年紀履緌來送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是也書十二公惟桓莊為親迎桓迎于境雖為齊侯然受之其父已親御輪矣不隨卿至已親導婦入殿門矣敵而之兆或別有在非親迎卿至二禮所得而防閑

公狩于郎 郎之狩 左氏以為禮公羊以為獵杜注申左謂之善狩胡傳則從公羊以為獵遠以事考之二者最可互足據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之文則周之
正月于夏為十一月正仲冬之時是禮得狩也據禮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郭注云高平方與魯東北有郭郎亭魯方與今魚臺縣地去魯都約二百里其遠可知也半農毛
大可乃謂即在魯郊不得為遠此蓋因桓十一年齊衛鄭來戰于郎公羊云郎者何音近邑也及莊十年齊師來師次于郎公啟末師于東郭括地志乘邱在瑕邱西北為
兗州滋陽縣與曲阜相近而云然說亦不為無據顧是年狩與來戰之郎無論果否兩地即魯果有二郎四年之狩果在曲阜左右則既得禮又得時當從常事不書之
例既狩書之是必其非常者也毛又謂四時田獵並無常所以孔疏胡傳非其地故書地之訓為非不知古者地狹民多唯山澤之閒不殖之地乃可以供田獵孔疏所引
鄭之原圖秦之具圖本其的證若無常所而隨地以獵其異于唐莊宗之所為者幾何先王之時恐未必若此其無制也惟胡謂書春狩為貶桓之賦遂則屬深文蓋賦送
之罪不以禮狩而減罪在賦遂亦不以非禮狩而又加重則誠有如毛氏所詆者歟

天子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舊說以為魯宰渠氏伯糾其姓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宗士士書台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乃從上士而書名者何貶也高為
貶貶氏安國曰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有賊弑其親則正之故弑其君則殺之桓公之行當此二在舍曰不諱而又聘焉夫職職矣操刑賞之柄以御下者王也論刑
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太宰所掌而獨謂之
憲以此與太宰之所定也乃為亂者承命以聘執君之賦故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早也元明以來諸家多同此論以左氏父在故名殺渠以伯為老稱義皆迂曲不足從
故也近西河毛氏獨以宰為宰夫本下大夫與上士皆則應稱名謂渠者其氏伯糾者名也與胡傳為其然以為不宜聘而使來聘見王綱之不振亦不異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陳侯之卒左氏以為再赴公羊殺渠皆云以甲戌日己丑日得故舉二日以包之案史記云陳桓公鮑卒其弟佗之母蔡女也蔡人為
佗殺五父乃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方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再赴之說似乎不誣然六年蔡人殺陳佗立桓公之子躍為厲公則厲公非佗蔡人殺佗則佗
母非蔡女且五父即佗之 亦非二人使已見殺于是在年不應遲至明年而始書是史記說為不足據矣又甲戌己丑相距十六日後儒以長歷推之一在桓四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一在五年正月六日經並以正月言之亦不知所據至公殺謂陳侯病狂甲戌日己丑日始得之不知其死在何日故舉二日以包大以諸侯之尊陳
國之臨死至十六日而後得其屍之所在已不近情况病狂出走別無遠隨一如鬼使之獨行而踪跡無所誰其信之故陸氏濬諸家或第以為闕文或第以為脫
簡惟黃氏炎謂孔子作春秋以筆削自命若書史有二日始存之事不應仍而不刪遺無故之疑此必筆削後傳錄者誤耳此論近而亦未嘗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
傳疑隱桓之間傳聞異辭舊史有誤聖人亦何從知其就是孰非而削之也哉○御纂春秋直解於甲戌下云春秋記事必有始蔡人殺陳佗事之終也左傳云陳
佗殺太子免則事之始也總無見焉蓋在此字故趙匡曰當記陳佗作亂之事是也於陳侯鮑卒下云甲戌之後不逾月而卒以憂卒也此可破公殺之說亦可釋孔氏之
疑

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疾之也曷疾乎齊侯鄭伯劉氏啟曰齊侯鄭伯將襲紀以朝往馬紀人知之然後以朝反如者朝辭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強
不朝乎弱不其為詐以圖入之國使若誠朝然疾之也公羊以為離不言言會故言如夫春秋之紀會盟因事為禮聚逐善而離會逐不善也離會為善為不可書
而必改言如以亂事實乎殺渠又以為過我而書然遇我與否他無左驗始亦禮禮惟胡傳紀人主魯來告其事又因備善于策斯為近之夫子修經所以存而不削者以
小國恃大國之安靜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乎與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與紀侯所以去國之由也西河毛氏則據爾雅如往也之
訓謂齊欲謀紀故邀鄭伯借住以現其動靜此以為據事直書似較以如為朝辭者為據當存以備一義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氏以為預公殺以為父老子子代從政程子則云父受命使子代行焉今案非有天子之命則亦不敢使子代聘也
其子何以稱天王使耶汪氏克寬取之是矣案汪克寬云公殺皆云父老子子代從政程子則云父受命使子代行焉今案非有天子之命則亦不敢使子代聘也
城祝上 祝邱杜注魯地漢即邱縣今沂州東南五十里有即邱城高氏閔曰莊二十年夫人會齊侯于祝邱是齊魯兩境上邑也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之來討故非

時城此以備之

蔡人來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稱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之師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繆葛王師敗績祝射王中肩而經不書王以者孫氏復曰不使天子首兵

也不書會及侯氏助曰臣從君之辭也不書王師敗績于鄭胡氏復曰王者無敵于天下書戰則王者可敵書敗則諸侯得禦故曰言伐而不言敗也蔡宋陳三國稱人將

卑師少也王不天胡氏女國曰非天討也其非天討也奈何謂是時魯桓執君而自立宋督執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者而王反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

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故以是為非天討也汪氏克寬亦以文定此言為端本澄源之論惟西河毛氏非之謂王朝卿士跋扈不臣尚不能聲罪一戰而敗而

追責其不討當為之君魯不亦難乎夫魯當重而不受魯君臣相執彼此同責已為難堪况復舍其臣而專治其君可乎此取甚正但文定云云非以鄭莊為可從不

成也謂王親帥三國之師伐之而敢拒而戰戰而天其王躬躬生之罪不容誅有不待戰而自見者故特發明王不攝天之義以示王者不可以憤怒而輕于親征耳毛

又謂陳蔡與衛之君不親往以無何有之人帥寡少之師勉強從王以致覆轍而魯則袖手旁觀皆不能無罪亦屬旁觀者不必泥其說也

大考 此書考之始當早祭也秋大考左傳以為高著不時胡傳以為高著禮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考帝用威樂注云正書在四月為五月不雨修

書故記之於五月則建巳月乃其常祀且經書考者二十有一皆非龍見之時是左氏說是也然大考考上帝也禮惟天子得考上帝諸侯則考山川百神嘗諸侯也而

大考胡氏謂因事以書以見其義其說亦是也後儒或從左或從胡義皆可通而李氏廉以為記况允足補諸家之所未備至考字之解殺祭訓吁杜注則曰萬物待雨又

曰建為百穀折膏雨似以兩釋考字非其所立義而孔疏竟以建釋之恐屬誤會○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爾雅謂考為號祭則殺祭吁義近之古人釋文或以類

或據考義從雨而聲近吁若追則無取焉據此可以見孔氏之誤矣○御纂春秋直解解見而考歲之常祀故經無書六月嘗考過則書早祭也志災也天子嘗

於上考諸侯嘗於境內山川嘗大嘗嘗於上帝因災以著階也

蝨 公羊作螺何氏休曰螺者煩擾之所生杜氏預曰蛤蟻之屬為災孔氏稱連曰釋義云蝨蟻蝨蟻楊雄方言云春春謂之蝨蟻陸璣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蝨其即

春春蝨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狀如蟻蟻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丈爾雅又有蝨蝨上蝨蝨光云皆蝨蟻之屬然則蝨之種類多故言

屬以包之程子曰蝗也既早又蝗微不待著也鄭氏然曰古曰蝨今曰蝗汪氏克寬曰春秋書蝨者十檀傳文襄之世各一見惟宣哀之世各三見

冬州公如曹 州公左傳謂瀋于公杜注城陽瀋于縣州國所都今貴州府安邱縣東北三十里有瀋于故城即其地也據世本州姜姓國而左氏以為瀋于或州為瀋于所

并故瀋于得案州稱張氏洽疑州公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趙氏鵬飛遂謂河內州縣其初蓋蘇忿生采地至是為州公食邑若瀋于公則祀公耳

瀋于縣今密州祀後遂于瀋于世或以地稱之如東樓公之類左氏不知乃以瀋于為州公此二說皆與舊解為異以天子三公稱公例之謂為王臣似亦不為無據但趙

氏既以瀋于為祀公文又言外諸侯非二王後不得稱公則祀立夏後其說未免自相矛盾況河內蘇忿生之邑隱十一年桓王棄以與鄭此時尚安得公而稱之是不若仍

主左氏之為得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六年來書也蓋州公棄來書而中道如曹故先書州公如曹繼書棄來胡氏謂將有其未故先錄其本是也趙氏匡謂誤其

外交恐非此度程旨○御纂春秋直解以爵書公者求是也以官書公者則三公也州襄內邑州公蓋食采於州而為王之三公者也伐鄭之役師敗王傷懼而謀自

託焉故如曹乎何以書過曹也懼周惡鄭而曹州公之無具也

寔來○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傳皆以寔來為州公來程子及胡傳亦同惟三傳以寔來為承上文而程胡以實為州公之名蓋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也張氏洽治王三

傳之說引證寔來甚高梓棟則二說當並存○御纂春秋直解或以寔為州公名詳其文義與蔡伯來相類葉某得曰王之上士三命以名氏見中士再命宜以名見

則實者王之中士也似為近之不書使非王命也書來非事也王師喪敗王臣四出天子不能庇其官王臣不能守其職蓋參謀之案張洽云記曰伯父寔來左傳曰單伯

寔來書州公曰實來以其不復而聚之也

公會紀侯于郟 郟左公作成社注魯地泰山鉅平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臨陽縣東北九十里有故城社即古城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孫氏復曰此與二年書采朝三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簡車馬也據左傳此戊戌齊諸侯之大夫戌之齊人饋之餼使嘗為其班後鄭鄭太子忽怒故後有郎之師是公覺其將有事也而簡車馬備鄭也乃殺梁以為非正徐氏漢胡氏安國以為非時且非禮何也周禮大司馬之職中秋教振旅中夏教受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皆因以行田獵而大閱之禮比三時為盛以中冬之月農事已畢又禽獸皆長可取而無擇故也周八月夏之六月也盛夏六月之時苗稼居野植乃于此行大閱之禮簡車徒選士馬以妨農事夫政甚矣况王所建始曰太廟大學之類是也王所舉始曰大蒐大閱之類是也嘗嘗而可以行之乎據事實直善先儒所謂因事見義者是也不稱公以非游戲也或曰此但簡車馬而不田獵故不地不地者明其在城內也于義亦通惟殺梁所謂非正蓋以大閱為類婦人則經無異文不知其異據也

蔡人殺陳佗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其為討賊之辭者何陳桓公卒佗殺太子而自立是佗者篡殺之賊也篡殺之賊人人得而謀之故佗雖立踰年而蔡人殺之猶不失為討賊也但此事始末惟雜見於莊二十二年傳中公殺梁則以佗之見殺為濫殺乎蔡世逐引史記世家文以為佐證西河毛氏辨之曰史世家于陳桓卒時謂桓之弟佗母蔡也蔡人為佗殺五父及太子免而立佗是位厲公厲公娶蔡女蔡人亂厲公如蔡淫蔡人乃以奸女誘殺佗而立羅是為利公夫春秋陳桓公後即厲公厲公者羅也厲公之後為莊公莊公者羅弟也並無所謂利公周禮法亦但有厲而無利且經止云蔡人殺陳佗而史又增蔡人為佗殺五父于殺太子之前不知五父即佗之字也傳曰蔡人殺五父而立厲公即此殺佗殺文也乃由濫殺一語以致一事分為兩事一殺分為兩殺一佗分為兩佗一厲公分為兩厲公一蔡女更為分三蔡文此史文之誤實由公殺而反引以為公殺據其可乎此勝甚明足徵史記說不足據夫佗之殺與州吁正同經于州吁稱衛人殺而于佗不曰陳人殺者衛能討賊陳不能討賊故不以討賊之義于陳人也胡傳謂善蔡亦以善陳非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生公羊以為善有正胡傳以為與子之法蓋隱桓之禍生子無正而傳子以適天下達理與之者所以防奉正之事也故趙氏亦云禮備于適是重宋廟殺梁乃曰殺之故志之聖人豈至是乎聖人疑之難復不疑之手且詩明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賢者信莊公為齊侯之甥何有孔子反疑其先君為齊侯之子乎就今當時有疑之者是國惡莫大于此也聖人曷為明明揭之手此劉氏啟之所為歎也朱子曰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十八年公乃與姜氏如齊則莊公非齊侯之子明甚志疑之說誠曲說也毛氏春秋傳史則太子生必善于者桓公于即莊公也同者名也傳曰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言與公同日故名同史世家云禮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是也特禮三月始命名于卯者初生之日也而稱名補書之也其不稱世子太子祇稱子者春秋凡適子與支庶而為諸子者皆祇稱子曰我子耳此與後子卒子殺卒于野卒稱例並同杜氏謂十二公惟子同是適夫人長子故書於策則文公子焉亦適夫人長子所出亦是長子不止子同也然而不書生何耶

紀侯來朝 左傳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吉不能杜氏預曰紀微猶不能自通於天子故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吉不能卓氏爾康曰杜謂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然明年王使主祀婚矣何言不能自通也當錄齊欲滅紀嘗與齊好不敢顯言之為紀求成耳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 公羊殺梁謂咸邱相妻也邑焚之者憐之也不言相成邱者其以火攻也杜氏預孔氏穎達胡氏安國以下諸儒皆以咸邱為魯地以焚之為讎火田蓋凡不仁之甚者春秋必明書之不使文亂實若滅火攻人君恩書曰伐成邱焚之與邾人執鄆子用之求入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例相得矣今但曰焚咸邱而無兵戈之意則火田之說是在矣或曰禮王制是未焚不以火田是已豈得火田也又爾雅釋天火田為狩以法得火田也此何以讎孔氏穎達曰說爾雅者李延孫夫皆云放火燒守其下風周禮羅氏端則作羅羅云羅細密之羅此時整者已畢可以羅取禽獸也今俗放火張羅其道教也其則彼火田者真其其一叢一聚羅子下風非謂焚其一澤也禮天子不合國諸侯不於葦尚不盡取一葦豈容並焚一澤乎書焚咸邱讎盡物也

殺伯般來朝鄭侯吾離來朝 殺杜杜殺國在南鄉筑陽縣北今湖廣襄陽府穀城縣縣為故筑陽城古穀城在縣北鄭釋例曰鄭國襄陽縣今湖廣襄陽府東北二十里有鄭城殺伯般名吾離鄭侯名禮禮侯不生名惟失地名滅同姓名公羊殺梁故以殺鄭書名為夫國葉氏嘗得趙氏鵬飛皆從之而趙謂殺鄭皆在南陽距魯千四百里

其國稱文。此稱王后何王命之斯后矣。尊王命也。

紀李美歸于京師。李字也。美紀姓京師天子之所居也。京平訓大。師訓眾。謂天子之居必以最大之辭言之。歸教吳云。為之中者歸之也。危法中請開與守事也。佳逆則稱王后既歸則稱李美者。胡氏安國曰。自違者言則當尊其區內主六宮之政。使紀妻不得以上階。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稱臣。連下使夫人嬪媵皆得進御于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李美。凡天下以婦道也。其辭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止始之道。王化之基也。此與劉氏故自往者言之。王者無外。王命之斯后之矣。自來者言之。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不敢處也。之說相表裏。蓋春秋為正名定分之書。故于稱謂之間。毫釐不可假借。如此。然襄十五年劉夏道王后于齊。與此正同。乃此書歸而彼不書。齊先氏。蓋例凡書退后皆由過齊也。書王后而過我則言歸。書不主昏而過我則但言送。據此則殺梁為中之云。正以魯為主。故也不書。以車氏國康曰。李美非祭公所得以也。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聘。殺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案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士。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嘗則以皮第。繼于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義矣。而殺梁以為非正。何哉。蓋攝其君。繼于男者。謂諸侯朝于天子。有時而不散。故老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逐職也。諸侯聞于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于朝。桓而使世子攝乎。胡氏安國曰。大位衰之禮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世子出。啓視伺之心。危道也。家氏說亦以終身疲革而射姑朝于鄭國。見其不以親疾為憂。由二家之說觀之。則春秋執事直書。蓋文譏之也。或曰。世子迫于父母。奈何不事。非安危存亡所係。父命可視。辭也。

春王正月。何氏休曰。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孫氏復曰。此年書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則人道滅矣。王氏元曰。十者盈數也。桓極而天討不加。王道亦隳。子絕矣。故經不書王。至十年而書王。者存天道王法也。十八年復書王。者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終也。

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杜注謂衛侯與公為期。會中許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遇也。趙氏匡。蘇氏轍。胡氏安國。諸家固皆以為岳失信。是遇在衛也。李氏本獨謂衛與齊寬。而齊以紀故。與魯為讐。桃邱之會。必嘗聞衛適齊期。戰故往會之。以問齊者。而衛適由也。道遇兵。故曰弗遇。若期而背約。則當曰弗至。安得以此弗遇言哉。此與諸家說異。而按之情實。以尤近。而可從。桃邱杜注云。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東阿今屬山東泰安府。春秋地理考實。謂漢東阿縣。本齊之阿邑。故城在今兗州府陽穀東北。後漢分東阿置穀城縣。今為東阿縣。治與晉時東阿異地。桃城在東阿陽穀之間。蓋東阿為齊之阿。而陽穀亦為齊邑。則桃邱宜屬之。廢去衛顛。遠杜以為衛地。非也。秦古今地名。遠改不著。本難據後定前。但杜謂桃邱即東阿之桃城。則是齊非衛。當如者異說也。○御纂春秋直解。期而弗信也。衛中變而公獨至。故弗遇。齊鄭急于國紀。魯欲存之。伐鄭之役。衛夏從王。是與鄭有隙矣。故魯桓求會。馬將以為後也。然蒲之會。命衛與齊有善。好美街初與鄭故約。會終以齊故中變于。是有即之戰。書弗遇。恐無信也。

齊侯衛侯伯來戰于郎。左傳。初北戎為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馬齊人。雖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人怒。請帥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尤善齊。

衛王賈也。李本曰。齊欲吞紀。與鄭衛合。魯則專意覆紀者也。三國來戰。蓋為此。願改魯以援紀之故。與齊不親。自齊鄭如紀之儀。與魯不相通。已六年矣。何由至齊。為班耶。王賈曰。齊魯鄭杜皆善亂之人也。又濟之以衛。宣是時。齊方圍紀。其味言必以紀故。執卓爾。故曰齊魯鄭。魯為紀謀。難則主兵者齊也。鄭固與齊同。如紀者。衛又與齊。命于。論者故三國來戰。○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李氏本據經。駁傳。謂直以謀紀之故。不為無見。然經無明文。則事據左氏。故仍主左傳。而李氏本。王氏根。卓氏爾康之說。附焉。○御纂春秋直解。據左氏以鄭之戰。為鄭請帥于齊。是鄭主兵乃首齊何也。曰。鄭忽怒而請帥于齊。事在五年之前。桓欲存紀。為齊所惡。而存齊。固養舉不可執。以高解。姑借鄭為名。結衛。借來耳。春秋不備其述。而誅其心。故首齊也。案如此。則左傳云云。亦不為無因。但于經旨不合耳。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岳。魯杜注地闕。○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國稱人。以為微者。固非矣。或以為大夫。亦無確據。觀孫氏覺比事之法。斷以經文。則信乎為三國之君。故獨主胡傳。○御纂春秋直解。三國之君。方為鄭之戰。邇月即為此盟。則其為三國之君。審矣。何以不書。對而稱人。呂大圭曰。春秋書法。凡一役再見者。則人之隳十年。公會齊侯伯于中邱。夏。管仲帥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其例也。人之者。略之也。以為不足再書其爵。則人之而已。矣。據解也。非筆。對以示貶也。三國來戰。又為此盟。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岳。魯杜注地闕。○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國稱人。以為微者。固非矣。或以為大夫。亦無確據。觀孫氏覺比事之法。斷以經文。則信乎為三國之君。故獨主胡傳。○御纂春秋直解。三國之君。方為鄭之戰。邇月即為此盟。則其為三國之君。審矣。何以不書。對而稱人。呂大圭曰。春秋書法。凡一役再見者。則人之隳十年。公會齊侯伯于中邱。夏。管仲帥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其例也。人之者。略之也。以為不足再書其爵。則人之而已。矣。據解也。非筆。對以示貶也。三國來戰。又為此盟。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岳。魯杜注地闕。○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國稱人。以為微者。固非矣。或以為大夫。亦無確據。觀孫氏覺比事之法。斷以經文。則信乎為三國之君。故獨主胡傳。○御纂春秋直解。三國之君。方為鄭之戰。邇月即為此盟。則其為三國之君。審矣。何以不書。對而稱人。呂大圭曰。春秋書法。凡一役再見者。則人之隳十年。公會齊侯伯于中邱。夏。管仲帥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其例也。人之者。略之也。以為不足再書其爵。則人之而已。矣。據解也。非筆。對以示貶也。三國來戰。又為此盟。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岳。魯杜注地闕。○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國稱人。以為微者。固非矣。或以為大夫。亦無確據。觀孫氏覺比事之法。斷以經文。則信乎為三國之君。故獨主胡傳。○御纂春秋直解。三國之君。方為鄭之戰。邇月即為此盟。則其為三國之君。審矣。何以不書。對而稱人。呂大圭曰。春秋書法。凡一役再見者。則人之隳十年。公會齊侯伯于中邱。夏。管仲帥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其例也。人之者。略之也。以為不足再書其爵。則人之而已。矣。據解也。非筆。對以示貶也。三國來戰。又為此盟。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岳。魯杜注地闕。○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國稱人。以為微者。固非矣。或以為大夫。亦無確據。觀孫氏覺比事之法。斷以經文。則信乎為三國之君。故獨主胡傳。○御纂春秋直解。三國之君。方為鄭之戰。邇月即為此盟。則其為三國之君。審矣。何以不書。對而稱人。呂大圭曰。春秋書法。凡一役再見者。則人之隳十年。公會齊侯伯于中邱。夏。管仲帥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其例也。人之者。略之也。以為不足再書其爵。則人之而已。矣。據解也。非筆。對以示貶也。三國來戰。又為此盟。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岳。魯杜注地闕。○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國稱人。以為微者。固非矣。或以為大夫。亦無確據。觀孫氏覺比事之法。斷以經文。則信乎為三國之君。故獨主胡傳。○御纂春秋直解。三國之君。方為鄭之戰。邇月即為此盟。則其為三國之君。審矣。何以不書。對而稱人。呂大圭曰。春秋書法。凡一役再見者。則人之隳十年。公會齊侯伯于中邱。夏。管仲帥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其例也。人之者。略之也。以為不足再書其爵。則人之而已。矣。據解也。非筆。對以示貶也。三國來戰。又為此盟。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岳。魯杜注地闕。○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國稱人。以為微者。固非矣。或以為大夫。亦無確據。觀孫氏覺比事之法。斷以經文。則信乎為三國之君。故獨主胡傳。○御纂春秋直解。三國之君。方為鄭之戰。邇月即為此盟。則其為三國之君。審矣。何以不書。對而稱人。呂大圭曰。春秋書法。凡一役再見者。則人之隳十年。公會齊侯伯于中邱。夏。管仲帥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其例也。人之者。略之也。以為不足再書其爵。則人之而已。矣。據解也。非筆。對以示貶也。三國來戰。又為此盟。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岳。魯杜注地闕。○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國稱人。以為微者。固非矣。或以為大夫。亦無確據。觀孫氏覺比事之法。斷以經文。則信乎為三國之君。故獨主胡傳。○御纂春秋直解。三國之君。方為鄭之戰。邇月即為此盟。則其為三國之君。審矣。何以不書。對而稱人。呂大圭曰。春秋書法。凡一役再見者。則人之隳十年。公會齊侯伯于中邱。夏。管仲帥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其例也。人之者。略之也。以為不足再書其爵。則人之而已。矣。據解也。非筆。對以示貶也。三國來戰。又為此盟。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岳。魯杜注地闕。○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國稱人。以為微者。固非矣。或以為大夫。亦無確據。觀孫氏覺比事之法。斷以經文。則信乎為三國之君。故獨主胡傳。○御纂春秋直解。三國之君。方為鄭之戰。邇月即為此盟。則其為三國之君。審矣。何以不書。對而稱人。呂大圭曰。春秋書法。凡一役再見者。則人之隳十年。公會齊侯伯于中邱。夏。管仲帥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其例也。人之者。略之也。以為不足再書其爵。則人之而已。矣。據解也。非筆。對以示貶也。三國來戰。又為此盟。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岳。魯杜注地闕。○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國稱人。以為微者。固非矣。或以為大夫。亦無確據。觀孫氏覺比事之法。斷以經文。則信乎為三國之君。故獨主胡傳。○御纂春秋直解。三國之君。方為鄭之戰。邇月即為此盟。則其為三國之君。審矣。何以不書。對而稱人。呂大圭曰。春秋書法。凡一役再見者。則人之隳十年。公會齊侯伯于中邱。夏。管仲帥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其例也。人之者。略之也。以為不足再書其爵。則人之而已。矣。據解也。非筆。對以示貶也。三國來戰。又為此盟。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岳。魯杜注地闕。○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國稱人。以為微者。固非矣。或以為大夫。亦無確據。觀孫氏覺比事之法。斷以經文。則信乎為三國之君。故獨主胡傳。○御纂春秋直解。三國之君。方為鄭之戰。邇月即為此盟。則其為三國之君。審矣。何以不書。對而稱人。呂大圭曰。春秋書法。凡一役再見者。則人之隳十年。公會齊侯伯于中邱。夏。管仲帥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其例也。人之者。略之也。以為不足再書其爵。則人之而已。矣。據解也。非筆。對以示貶也。三國來戰。又為此盟。

同說當也當存紀義也而盟以絕之是皆不為表也此其可略之實也歟

鄭伯寤生卒 隱元年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社公寤生為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杜預曰寤生而在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昔姜嫄先生如連亦不至生于寤寐中且生如此其易則如天之福也又何以驚而惡乎林氏史曰文記云生之難此當是難生故武姜困而後寤因而後寤又何以言驚且生如此其難則莊公亦是死而復蘇不問則亦已矣又姜有子惡乎案補正引應劭風俗通云兗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此則得驚字之意于惡字且有者

執鄭祭仲 沈書執之始何氏休曰宋不稱公者背鄭之篡首惡當既非伯討也劉氏敬曰何為或稱人以執或稱侯以執稱侯以執者伯討也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公羊以為知權非也若祭仲知權宜效勿聽何故聽正而不正以為行權乎蘇氏敬曰書宋人執鄭祭仲而繼以哭之入與忽之出仲以出君易死罪之也公羊謂賢其知權夫以出君為知權亂之道也家氏註翁曰宋非方伯連帥鄭之執政非其臣屬受其執而不怒蓋其為奸道外雖執而中則同也春秋先書宋人執鄭祭仲繼書突入忽出

著仲為首惡也 突歸于鄭 胡傳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以小白擊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擊之鄭者正屬公不當立也劉氏敬曰鄭非突之所可背歸非突之所可名曰突歸于鄭者見突之學于祭仲也歸者順辭也有易辭焉非所順而書歸易也公羊曰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非也若仲之為者春秋之亂臣如何順之乎

家氏註翁曰鄭有君而突自外歸篡也則其公子不擊之鄭所以討也 鄭忽出奔衛 鄭忽即位已數月矣為權臣所逐而出奔似非其過春秋乃不稱君不稱鄭伯而與突同書名公羊以為從竄較梁以為罪失國陸氏澹則以為責其不能嗣先君蘇氏敬曰胡氏安國則以為惡其辭奪而夫強後毛氏春秋傳管非之謂忽鄭曼于也原非正嫡其所以得名世于位以長嗣實未嘗命于天子如周禮所稱受誓者觀隱三年傳稱鄭公子忽為質于周七年傳稱鄭公子在王所故陳侯請是皆稱公子而不稱世子可歎也禮諸侯五月而葬未葬不稱君公羊伯以及五月祭秋七月即書葬討其時才三月三月不當葬則不得稱君而已葬則又不得稱子君與子兩不得稱則但書其名一如諸公子出入稱名之例故忽與突同書名並非斥削亦非美惡同辭之謂也案世子受誓見周官典命職但春秋列國家嗣未必一一皆請誓于王况忽實王所有年其為世子安見其必無王命兼鄭莊之娶歸受雍結執先執後時不可知以經文證之突不稱鄭是突不當有鄭也稱鄭忽是當有鄭者忽也十五年復歸書世子亦明明以忽世嫡當嗣也則不得因傳稱公子而據為忽非正嫡之證惟未葬不得稱君而已葬又不得稱子二語與華氏等得不言爵未踰年也未踰年何以不稱子未周子長也之言合當為定論至忽為祭仲所逐經不曰鄭祭足出其君出君之名不可以誣故以自奔為文見君故非權臣之所待而擅其廢置也

徐出忽可徐反是不然夫權者道之準也不守節死義而從人廢立停道矣是乎權突出忽反亦偶然耳設雍糾之計行則仲之骨已朽而突焉得出而忽焉得反君子之處事計可至不計利害其觀人也論是非不論成敗祭仲一執而突歸忽出其力足以濟而不能守蓋其見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此大夫與諸侯盟之始也柔不氏公羊以為未命杜注以為未賜族以族與無駁則之二說皆是惟祭叔殺梁杜預管云祭大夫名而不氏亦未命也孫氏陸氏則謂叔者祭侯之弟也春秋一經凡諸侯兄弟率以國連弟如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莊三年記季以駘入于齊皆諸侯之弟字而不名則此以叔侯祭亦字非名也當以孫陸之訓為長至折之會季氏本謂為宋蓋宋莊桓立本倚鄭莊而得國以來為鄭所抑諸侯盟會皆不得與其積忿久矣故鄭莊南卒即被突以亂鄭意立必期已也無如鄭之厚臣猶能拒宋突為不讓所迫即能宋交宋不得志于鄭于是合三國以為盟將為國鄭之計又是時鄭與齊黨宋不得嘗使欲伐鄭齊兵必援其後故五與魯會春凡以堅誓之志也據此則主盟者宋也而春秋若重有惡于魯何也大夫盟諸侯自折之會始以內大夫盟外諸侯自柔之會折始據事書之可見大夫之張列侯為之而實自魯桓誓之也折杜注闕今不知其地所在

公會宋公子夫鍾及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闕 鍾公羊作重杜注鄭地今在山東兗州府臨陽縣鄆城春秋鄭國其北有夫鍾里闕魯地東平頂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中高氏閔曰公儀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張氏濟曰是書之盟齊衛鄭為即之

公會宋公子夫鍾及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闕 鍾公羊作重杜注鄭地今在山東兗州府臨陽縣鄆城春秋鄭國其北有夫鍾里闕魯地東平頂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中高氏閔曰公儀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張氏濟曰是書之盟齊衛鄭為即之

公會宋公子夫鍾及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闕 鍾公羊作重杜注鄭地今在山東兗州府臨陽縣鄆城春秋鄭國其北有夫鍾里闕魯地東平頂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中高氏閔曰公儀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張氏濟曰是書之盟齊衛鄭為即之

公會宋公子夫鍾及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闕 鍾公羊作重杜注鄭地今在山東兗州府臨陽縣鄆城春秋鄭國其北有夫鍾里闕魯地東平頂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中高氏閔曰公儀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張氏濟曰是書之盟齊衛鄭為即之

公會宋公子夫鍾及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闕 鍾公羊作重杜注鄭地今在山東兗州府臨陽縣鄆城春秋鄭國其北有夫鍾里闕魯地東平頂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中高氏閔曰公儀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張氏濟曰是書之盟齊衛鄭為即之

公會宋公子夫鍾及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闕 鍾公羊作重杜注鄭地今在山東兗州府臨陽縣鄆城春秋鄭國其北有夫鍾里闕魯地東平頂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中高氏閔曰公儀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張氏濟曰是書之盟齊衛鄭為即之

公會宋公子夫鍾及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闕 鍾公羊作重杜注鄭地今在山東兗州府臨陽縣鄆城春秋鄭國其北有夫鍾里闕魯地東平頂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中高氏閔曰公儀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張氏濟曰是書之盟齊衛鄭為即之

公會宋公子夫鍾及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闕 鍾公羊作重杜注鄭地今在山東兗州府臨陽縣鄆城春秋鄭國其北有夫鍾里闕魯地東平頂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中高氏閔曰公儀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張氏濟曰是書之盟齊衛鄭為即之

公會宋公子夫鍾及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闕 鍾公羊作重杜注鄭地今在山東兗州府臨陽縣鄆城春秋鄭國其北有夫鍾里闕魯地東平頂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中高氏閔曰公儀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張氏濟曰是書之盟齊衛鄭為即之

公會宋公子夫鍾及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闕 鍾公羊作重杜注鄭地今在山東兗州府臨陽縣鄆城春秋鄭國其北有夫鍾里闕魯地東平頂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中高氏閔曰公儀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張氏濟曰是書之盟齊衛鄭為即之

公會宋公子夫鍾及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闕 鍾公羊作重杜注鄭地今在山東兗州府臨陽縣鄆城春秋鄭國其北有夫鍾里闕魯地東平頂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中高氏閔曰公儀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張氏濟曰是書之盟齊衛鄭為即之

公會宋公子夫鍾及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闕 鍾公羊作重杜注鄭地今在山東兗州府臨陽縣鄆城春秋鄭國其北有夫鍾里闕魯地東平頂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中高氏閔曰公儀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張氏濟曰是書之盟齊衛鄭為即之

公會宋公子夫鍾及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闕 鍾公羊作重杜注鄭地今在山東兗州府臨陽縣鄆城春秋鄭國其北有夫鍾里闕魯地東平頂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中高氏閔曰公儀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張氏濟曰是書之盟齊衛鄭為即之

公會宋公子夫鍾及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闕 鍾公羊作重杜注鄭地今在山東兗州府臨陽縣鄆城春秋鄭國其北有夫鍾里闕魯地東平頂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中高氏閔曰公儀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張氏濟曰是書之盟齊衛鄭為即之

公會宋公子夫鍾及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闕 鍾公羊作重杜注鄭地今在山東兗州府臨陽縣鄆城春秋鄭國其北有夫鍾里闕魯地東平頂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中高氏閔曰公儀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張氏濟曰是書之盟齊衛鄭為即之

公會宋公子夫鍾及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闕 鍾公羊作重杜注鄭地今在山東兗州府臨陽縣鄆城春秋鄭國其北有夫鍾里闕魯地東平頂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中高氏閔曰公儀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張氏濟曰是書之盟齊衛鄭為即之

公會宋公子夫鍾及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闕 鍾公羊作重杜注鄭地今在山東兗州府臨陽縣鄆城春秋鄭國其北有夫鍾里闕魯地東平頂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中高氏閔曰公儀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張氏濟曰是書之盟齊衛鄭為即之

公會宋公子夫鍾及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闕 鍾公羊作重杜注鄭地今在山東兗州府臨陽縣鄆城春秋鄭國其北有夫鍾里闕魯地東平頂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中高氏閔曰公儀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張氏濟曰是書之盟齊衛鄭為即之

戰謀嘗而困索也未亦與焉不書左云關也及觀未盟于折公會于夫鍾于觀嘗臣子未獨稱然則吾之盟宋果不與未可知也宋盟其甚于惡惡處盟其甚于魯未盟並無善焉

公會紀侯于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設蛇杜注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今在曲阜縣東北四十里源出石門山程子曰杞侯嘗嘗作紀隨二年紀莒盟于宮是時紀謀齊難故魯桓與之盟以授之耳俞氏集曰書會而紀先序紀為主也

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穀邱宋地杜注今在山東兗州府曹州北三十里左傳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邱即穀邱也漢濟陰郡有句陽縣應劭曰即句瀆之邱本其地名句陽唐燕人南燕大夫孫氏覺曰春秋來燕未書見于經惟此與十三年始見而稱燕人昭三年書北燕伯款出奔齊言北燕則亦有南燕也北燕限於山戎自莊二十八年齊桓伐山戎之後始為燕國得通中國是於此穀邱之盟北燕猶為山戎所隔柱預解之曰南燕大夫是也吳氏澂曰左氏以為魯欲平宋亂然此盟必是魯宋燕三國別有他事相要約非為鄆鄆之事盟也因是盟於宋公相見而為鄆鄆請焉耳

公會宋公於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於龜 虛公羊作鄆杜注虛龜並宋地俱疑在睢州境萊氏考得曰始以宋會宋未幾復自會於天鏡於關於穀邱夫鏡顧地關魯地穀邱宋地也及是復會於龜皆宋地而公即之蓋自隱公以來我之相與為厚薄者惟宋與鄆鄆則伐宋未宋則伐鄆孰有立國如是而可久者乎

公會鄆伯盟于武父 武父鄆地杜注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今在大明府之東明縣西南與河南開儀縣界武父之盟左傳云宋公解平故公與鄆伯盟於武父左所謂于謂魯欲平宋鄆也蓋宋為宋立而及背宋宋之所以會魯者將以實賂於鄆也而魯之所以會宋者將以為鄆免賂也宋既不能降心相從魯宋之文陳矣魯宋文陳矣故得宋其隙而為此盟陽以求後而陰實藉以自定其位矣之計亦狡矣哉然而經稱鄆伯亦若以成乎為君之辭書之何也與乎盟會故也春秋凡列國諸侯與盟會則書楚商臣祭般之類是也初不以其能君而滅其篡弒之罪也不與盟會則不書于盟之類是也亦非以其不能君而削其有國之名也蘇氏輔呂氏大圭乃以為諸侯雖篡得國內外君之則亦書與宋兩盟四會口血未乾而復從鄆而謀伐之執有反覆如是而長久者乎華矣則無親夫道則無援君子以是知桓公之不終也

及鄆師伐宋不戰於宋 宋之戰左傳以宋為無信蓋以宋為首路無厭鄆可登罪而致討也西河毛氏則以魯將伐齊而先借鄆伐宋以剪其羽翼以後文戰四國觀之說於情事亦近然春秋之義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魯九郭突皆暴戾之賊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赦者有修方伯連帥之職者起則方自束身司敗之不暇是職稱兵以擅伐人國乎胡氏曰來戰者罪在彼戰於鄆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於宋是也蓋誠見夫有諸己者之不可以非諸人也故內沒公而稱及外鄆不稱而稱師公羊乃以戰於宋為魯鄆之不和自戰於宋此殆因經未言與宋戰遂望文為說不知魯與鄆不和不而戰明年春又何以復會而鄆敗四國之師乎毛氏以魯理稱不顧前後既之雖遲也而不得謂其虛矣

○御纂春秋直解與公及鄆伯也內不言公而書及外不書鄆而稱師陣傳良謂一役再見而略之者是也宋蹟略無厭故魯鄆伐之然實其力以篡國者鄆也魯為要求平不從則亦已矣皆盟不顧助求者民何為哉書戰於宋責魯也

公會紀侯鄆伯己已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燕師敗績 是戰之說三傳互異左氏以為鄆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氏匡棟經文內兵以紀為主而先於鄆外兵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胡氏安國孫氏贊吳氏澂諸家皆因之入成定論矣近毛氏春秋傳則又以此為魯所以報鄆之役謂三國餘然為宋所牽也而我與鄆又餘紀者紀魯平昏姻之國齊欲併紀紀故思而宋助之戰不書地連前文言之在宋地耳若穀梁謂魯在紀不惟無據且即以經文推之十二司方戰宋至二月而又戰紀一月之間何能由宋衛及齊楚齊南以其戰此千里之紀乎此皆必不得已之數也案此說近是第餘燕餘紀未免在經以就己見甚亦未矣

若考其師以此戰為在魯之龍門鄭康成謂魯龍門有己滅紀為己年之說范氏竄述以戰殺梁不思己之為侯不見春秋句但為魯地經應書戰於己或書來戰於己與鄆之戰同不應中款紀侯二字以此觀之穀梁之說恐未易破除也顧魯所以為紀謀者既無以為國紀之道而徒扶鄆以得齊不知魯以大國之感而當必報之怨則所以促紀之亡者正此役為之耳故書魯善及聖人罪魯之意可想見矣

○御纂春秋直解齊魯戰也自戰師以來齊不忘紀魯不忘魯二年之間三盟四會懼齊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傳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楚渠門入及大途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棧歸為虛門之棧杜注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大宮鄭祖廟虛門宋城門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孫氏復曰十二年及鄭師伐宋宋人怨宋之背已也故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之以者謂四國本不出師宋以力弱不足乞四國之師而代鄭爾僖三十六年公以華師伐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皆此義也棠入而曰伐是以鄭為有可伐之道也其人宋及四國者師取也曷為取棠氏者得曰德不足以服人而以人義不可服於人而為人所服是謂以私濟私皆失政矣故聚之一說四國稱人微者也蓋是時齊侯孫父卒未葬則齊非君齊非君知三國亦必非君也然殺渠不云于民者國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由是觀之四國以其民狗人報怨之舉是賦其民者也賦民尤春秋所深惡也故書宋公以兵首而罪四國以靈惡至或謂以者四國雖以師住自不交鋒不知自不交鋒則非能左右之曰以今焚而入而以大宮之棧歸豈不文鋒而能取人宗廟之棧乎則式之說殆臆說矣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汪氏克寬曰家父乃周之世臣特紀家父刺幽王之昏亂與尹氏之不平而不悍激怒於君相蓋竭忠於王室者也桓公之變兩書家父亦家氏之子若孫爾一則聘所不當聘一則求所不當求皆猶於王命而依阿苟且以從於非義其視節南山之頌能無愧乎此事以觀不待駭絕而惡自見矣吳氏澂曰車重器也天子可以之錫下諸侯不可以之貢上也使當貢之物諸侯不供而天子之用猶不當遣使以私求諸侯不當貢之物而可求乎哉張氏澂曰武氏子來求聘不得當費未君非王命也家父猶使則王命矣天子五路不出列國諸侯九乘不供王車求之何為至文公九年頃王使伯求金以彌降則求彌下想訖鄭伯突出奔蔡 胡傳陸渚曰近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也是也孔氏穎達曰衛獻公出奔不名鄭伯突及北燕伯款蔡侯未等皆書名者從彼告詞張氏洽曰突以庶孽奪嫡固不可以有國又為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也蓋王法之所當誅故特書其名以絕之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之四 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杜氏預曰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孫氏覺曰春秋之法易者曰歸難者曰入復其位曰復歸復其位曰復入鄭突因祭仲之撓遂世子忽出奔而復歸焉蓋易也故書曰突歸於鄭鄭突有鄭伯之位突見逐而出奔忽歸無難而位又復也故書曰鄭世子忽復歸於鄭齊小白外有糾之舉立內無大臣為撓遂以兵歸而奪國歸之難也故書曰齊小白入於齊宋魚石既奔於楚楚是而入於彭城明年宋嘗會數國之師而圍之出奔實有惡矣入又據其邑以叛復其惡而不赦也故曰宋魚石復入於彭城春秋以一字定其難易之通故有書歸復歸書入復入四者之異然其事之善惡述之順逆則皆隨其所書而可見矣程子曰稱世乎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稱爵陳氏傳良曰忽嘗不稱世乎此其加世于何從其恒稱也以其夫國不稱世乎以其歸國也稱世乎春秋無加損爵正其名實而已矣汪氏克寬曰前充書突歸而繼書忽奔者以忽之出由突之入也此先書突奔而繼書忽歸者明忽之歸由突之出也忽與突之強弱見矣突之歸不繫國而忽稱世乎嫡庶之名分辨矣

許叔入於許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許叔有與復之美故書乎來人之亂無王命而復國故書入或以為不必侯王命而疑胡傳為遠非春秋尋王之意也 ○御纂春秋直解三國入許許君奔衛許已滅矣至此十五年而鄭內亂許叔來之復國故繫以國而書叔者兄弟之行次也趙巨曰言與君一體是也何以書入無王命也業書許叔是明其正書入是又正其無王之罪春秋權衡之審如此春秋多未能言之

公會齊侯於艾 桓十五年夏書公會齊侯於艾孫覺曰艾之盟左氏以為謀定許也若二國實謀定許當見其定許之迹雖無其事此亦未可知也鄭王曰隱十一年入許之後齊魯鄭也今許叔來鄭之亂以復其國齊魯不與師以問之則亦已矣安得反為之會以立其位乎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會文之後魯再伐鄭而齊不與鄭安見其為謀定許耶孫氏覺鄭氏至所以駁左氏也高氏閔以為魯與齊復通好據諸當日情事似為近之故定許之說皆不錄 ○御纂春秋直解齊侯即世居住會莊復與齊過齊居莊出會是復也桓專於釋怨而狎之其禍逆光於此

郭人年人萬人來朝 年杜法年國奉山年縣今山東濟南府東二十里有年城萬梁國曾改縣東北今河南歸德府甯陵縣有萬城在汴河之高管氏仲舒曰為天王廟而相朝故馳劉氏敵曰藤薛之款見也與郭年萬無異藤薛之敗輒而郭年萬之敗重何也古之諸侯朝春因曰問於天子之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焉郭年萬是也今天王廟魯與三國未嘗拜問吊贈修臣子之職而方沛然以朝禮自處其義上德是以責之也杜氏曰曰三國班見所以人之也杜元凱以為附庸世平安有三國同時連世子耶又毛氏春秋傳報年滕皆附庸也諸侯之卿攝各大夫降稱人若附庸之君可乎可名則附庸之卿當稱人矣今稱人必卿等年杜氏謂三國皆世下不惟無漆豈有相約齊一能如是者若公叔胡氏謂人者夷狄之則諸侯朝桓不一紀侯杞侯鄒侯伯曾伯皆朝桓矣曾不夷狄之而此獨夷狄之乎

鄭伯突入於櫟 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遷居櫟杜注櫟鄭別都在河南陽翟縣是突未嘗入國也公羊誤以入櫟為入鄭謂曷為不言之出外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行則祭仲七則亡矣胡傳亦謂厲公入櫟則不害此皆不考實之過也毛氏春秋傳突忽爭國其始不全見於經然其事有可按者桓十二年鄭莊卒祭仲立突而逐忽此一節也十五年祭仲殺糾逆突而入忽此一節也是年突自祭入居櫟此一節也至十七年高梁彌弑忽而立公子慶十七年齊襄公殺于齊并獲高梁彌祭仲迎公子儀而立之至莊十四年突始自櫟入鄭殺于儀而有其國經不詳忽之見弑者以忽與魯爭彼不來告故此亦不書也公羊不解忽不見經之故因疑此時必祭仲已亡忽必又出奔不知忽之見弑祭仲與高梁彌共為之而于儀之立又祭仲迎之莊十三年祭仲乃死此時固未嘗亡也胡氏承其誤曰經於厲公復國則而不書夫已復國矣於後文伐鄭又兼左氏說謂將納厲公不克而還不自相矛盾乎此辨至為詳盡若張氏洽謂春秋正書入櫟而忽登儀之事皆不書者所以見大都攝國既入於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入其國都蓋無以異云云殆亦見入國之說之不可通而為是兩解之詞歸突何以各疾之何以對之程子曰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斯人將取之矣

公會宋公衛侯侯於夏伐鄭 夏杜注宋地沛國相縣西南有夏亭今在江南鳳陽府宿州○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公會諸侯兩伐鄭左氏以為納厲公是也注公年者謂善諸侯侵突不知忽方在鄭突尚居櫟安得以伐鄭為征突乎殺暴曰殺暴也夫會而後伐則謀已定矣尚何疑乎胡傳雖引用殺暴而亦主納突之說與左傳同○○柳墓春秋直解突仇家而有功於魯故宋欲伐突魯欲伐忽會而謀之卒從魯而伐忽也何為從魯突又許賂也謀者詢私從者計利順逆之理嚴不復問此天下所以亂也案此年一伐鄭十六年又會宋公衛侯侯於夏伐鄭故曰公會諸侯兩伐鄭

公會宋公蔡侯侯於會 杜氏預曰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孫氏覺曰曾之會二傳無說惟左氏以為謀伐鄭案左氏事遠凡此二年之間會豈復伐皆為納厲公突蓋突猶居櫟忽未出奔故諸侯謀伐忽而納之爾張氏洽曰於此又進蔡與同謀益張矣

公會宋公衛侯侯於會 十六年公會諸侯伐鄭左傳以為謀納突也不克而連故是年四月之伐說者亦以納突當之其事相承也然伐鄭納突經何以不曰納鄭伯於鄭劉氏敵曰不與納也何為不與納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納突非正也劉所謂非正以突不宜有鄭者也非鄭而諸侯何為必欲納之此蓋魯與宋皆與忽仇欲假之以沒其忿非真以突為當納而伐鄭也若衛若蔡則所謂因人或事者也夫自去年冬及今夏才數月耳而三國會再書伐不問以他事魯宋藉基於正之罪不待駭而見其成民以還之罪亦不待駭而見其見矣又曾之會蔡先於衛今序蔡在陳下杜氏云蔡後至也夫諸侯許蔡事卑自有等處非可傳越者也乃以所至之先後為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其何以定民志乎故自是而後宋觀之會則皆楚爭先矣黃池之會則吳且爭長矣春秋於蔡序陳下據事實之防微杜漸之意矣

冬城向 杜預曰傳曰嘗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謂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實各隨本而書之耳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而節水事守守在十一月而正也孔穎達曰十一月水事皆猶未正故後推校歷數此年月却節水事守守在十一月而正又方者未至之辭故以定之方中為方欲向中而實未正中十一月可以與土功書時非傳誤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劉氏炫歷引周語之文謂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中必無土功之理故張氏洽皆以為不勝其說也杜氏預謂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節水事守守在十一月而正也孔穎達曰十一月水事皆猶未正故後推校歷數此年月却節水事守守在十一月而正又方者未至之辭故以定之方中為方欲向中而實未正中十一月可以與土功書時非傳誤也

街侯朔出奔齊 街朔之奔左傳以為一公子所逐公羊穀梁以為得罪於天子說經家多據左氏蓋謂想其兄因以有國故宏公子洩若公子職因眾怒逐之而立魯年

春秋不書所逆之人以朔之罪固當逆也狄氏治則兼取公孫謂朔立已五年二公子豈能獨逆之必因其陵其天子周室欲討而後三子得以行其志也景朔陵其天子他無所犯然以莊六年諸侯伐衛而王子突故街親之則公殺之說其必有所傳矣夫朔上得罪於天子內不見容於國人是其出奔雖若與忍之奔街突之奔蔡同而罪之重輕正有不可同年而語者委不去街侯非予之也以朔立有年而後仍復有其國不容不以有國之例書之也○御纂春秋真解街立公子於魯而朔始奔其止書朔奔何有罪也名之者別於駘年也朔構殺二兄而奪其位又陵其天子周室欲討二公子因之立駘年而逆朔則駘年之立必有王命矣朔奔立也故奔蔡左傳初街宣公孫於姜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孫為之娶於齊而姜公娶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孫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監侍諸弟將殺之壽子告之使之行不可載其推以先盜殺之夏子至又殺之二公子故惡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池右公子騰立公子於駘年惠公奔齊

公會齊侯紀盟於黃黃齊地杜預路克登之黃縣東南有古黃城本紀也後入齊案登州府皆歸齊東也去魯殊遠疑非會盟處高氏閔曰紀懼齊之見圍每為之傷而齊人多推故為此盟示之以不狃憚之地意而不執慮是以辱盟既逃遂於齊戰於鄆二齊齊逆紀之三邑足以見盟之無益而攻伐隨之矣汪氏克寬曰紀魯之姻國而衛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魯欲早紀也然一年之後齊遂連紀三邑六年之後魯子會齊納朔則非特紀之削弱不足恃而齊魯之強弱亦具見矣公會紀魯盟於趙趙杜預魯邑當在今兗州府泗水縣縣之南公羊穀梁會並作及孫氏覺曰及內為志會外為志後知附庸之若非敢盟公欲與之盟則此當以公投及字為志汪氏克寬曰下言伐都則趙盟不恃卑而惡自見矣隱杜預盟而背盟皆以宋桓以國君之誓而其心無所適也尚足貴乎及齊師戰於黃吳杜注魯地今兗州府滕縣南吳公山下有吳水經注是吳正吳仲之國也山上有吳仲吳穀梁作杜氏預曰齊背盟而魯公以信傳故不書使使皆陳曰戰高氏閔曰不言敗蓋魯敗也

蔡季自陳歸於蔡蔡季春蔡侯弟也何氏休謂蔡侯封人吳于季次當立封人欲立厥母而疾害季季避之陳封人死歸反奔蔡思其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季之然則蔡季之去入道去也其歸以禮歸者也故劉氏敵謂其智足以與權而不聽力足以得國而不辱遂而不拂適而不迫也或謂季即獻非非有一人家氏鉉翁取之曰獻每失國之若蔡季謀國之賢否具見書法謂為一人惡竊感焉○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蔡季非獻歸杜氏預誤合為一人歸左氏止曰召蔡季於陳蔡季自陳歸於蔡而己未嘗謂立以為君也觀此則先儒之主何氏確乎有見近毛氏大可頗猶力申季即獻母之說抑又何也○御纂春秋真解蔡季叔父立者也今又書季蓋叔先蔡侯卒而次立又在季也季之歸介於蔡侯卒葬之隔其為詞位明矣歸順辭蔡侯无子而季次立非爭國之志歸不忘出奔也之也左云蔡人召之說云陳有車馬內得眾外得助歸立莫善於季惟經書自稱則其不出王命乎

其蔡桓侯春秋諸侯之節未有不稱公者惟蔡桓獨以侯書蓋其助諸蔡季之勢請益於王也或以稱侯為傳寫失誤謂臣子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胡氏安國非之曰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劉氏敵亦謂稱爵者於天子者曰稱公者非其之於天子者曰蔡侯之節未聞於春秋而蔡季能請於天子而益以本爵是愛其君以禮此賢者之所以異於眾人也胡氏鉉汪氏克寬皆謂蔡季受氏惟毛氏春秋傳尚申失誤之論而以請益為妄案公之怒自虛有實列國臣子於其君之生也必以公稱之此為虛位禮之文也其沒也係諸於此乃定名禮之實也晉侯仇卒於平王之世而諡曰文侯以諡加葬時蓋於天子也日周室益衰五等諸侯皆不請諡於王而沒逆無有不公者矣聖人欲書其傷而憐不勝書故於其得禮者書之使人參觀而自得之也即隱六年書初獻六羽之旨也毛乃以闕文為是春秋一經第依禮史成文料所謂深者安在也

十月朔日有食之○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朔不書日趙氏匡陳氏傳惠氏若水皆以為闕蓋雖朔甲乙或書或不書舊史有詳略而夫子因之也劉氏鉉謂氏時於隱三年朔之精矣再考歷家論朔有平朔有定朔以日平月平推算其日某時合朔是為平朔日有盈虧月有盈虧取均度或如或減於平行為某日某時某刻某日某月相會是為定朔自劉洪乾象歷始用定朔於是平朔不食漢初以前皆用平朔故有食於朔之前後者公羊所謂失之辭失之復假其所謂食晦日食既朔也臣朔前朔後聖人何與據實以書之而必各立其例予日食於朔二日則不得為朔矣而可仍以朔言之乎故當以闕文為正

卷五十一 春秋 莊公 魯世家莊公名同之公之子以莊王四年即位諡法勝敵克壯曰桓
春王正月 孔氏穎達曰此月無事而空書月者莊非不即君位而亦改元廟與民更始史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又弑母也

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逆如齊 濼齊地杜注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今約突泉即濼水之源也逆者繼事之辭左傳公將與姜如齊申總諱不聽逆如齊是
至齊者公與姜氏之本詁書會者因於濼與齊侯行會禮既會而相隨至齊故先書會濼也倍十一平公及夫人會齊侯於陽穀彼言及而此不言及者先儒謂夫人不
婦而後欲公為會強公以適齊公不夫而後不能制夫夫與之如齊以成其意故不言及言與若曰公不得已而與姜氏如齊云爾大馬有之矣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今
桓不能制義而從婦以往雖欲免於凶然其可得乎春秋於此不憚書之詳詞之複貶其垂戒之速矣

莊公 魯世家莊公名同之公之子以莊王四年即位諡法勝敵克壯曰桓
春王正月 孔氏穎達曰此月無事而空書月者莊非不即君位而亦改元廟與民更始史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又弑母也

夫人孫子齊 夫人文姜也孫者何諱奔也不書氏姓賤之也蓋桓公之弑姜氏與驕魯之臣于義所不共戴天者雖嗣君夫人所出亦不得屈法伸恩湮千古之大防故斷
以大義而去姜氏以絕之所以專社稷而正倫紀也杜氏預誤會左傳絕不為親之意以為姜氏齊媵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齊齊故姜氏以示義不知左所謂絕謂
以天道王法絕之不為親謂桓不得以之為妻莊不得以之為母國人不得以之為小君而援議親之條以侍兒非姜氏宜與齊絕之謂也觀傳引孔子斷梁人繼母
殺心而其子殺之之獄釋絕不為親即凡人云云杜氏之不可從蓋昭然矣至公年以孫齊為念母殺梁以為接練時錄母之變此皆因經無夫入至之文疑此時姜氏尚
在齊歸夫內諱齊謂之孫公羊既明言之矣若姜氏果尚在齊則本無所為齊安所庸其諱且喪服四制云十三月而練自桓十八年夏四月公薨至此歲十二月於禮亦
未當練祭又何接練之有二氏說宜受氏助之力闢其謬也

單伯逆王姬 逆左傳作送單伯謂周大夫公羊殺梁則以單伯為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兩說不同劉氏故據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謂攝單伯會諸侯
猶曰叔孫豹晉趙武楚屈建備若單伯為周大夫則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鄆不得屬會于單伯也鄭氏玉又據文十五年經書單伯至自齊謂若單伯為王臣安得告至于
魯觀此則左氏周大夫之說非也經書叔孫王姬之館于外張氏洽謂單伯若果以天子之命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于魯豈得預言之則左氏之作送者亦非也然
王姬下嫁于齊魯高伯以單為逆禮天子嫁女子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送王蓋使魯主昏故單伯逆王姬單不言如京師孫氏復曰不與公使單伯如京師逆王姬
也其不與奈何魯桓見試于齊而天子命魯王曾莊公之所當辭者也當辭而不辭君子以莊公為不于矣故譏之○○御暴春秋直解單伯魯之命大夫也姬繫王而
不書魯其王也下嫁于齊命魯王也故逆之也齊侯之罪大矣王不致諄魯先君躬受戕於齊嗣君方新為居喪而命主嘉禮何哉王命之王之失也魯不力辭魯之罪也

祭王姬館于小 祭王姬之館于小公羊以為非禮左氏殺梁以為合禮夫以于外為非禮徒知魯王王姬之常其說固不是即以于外為合禮亦有所未安也何也三年
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玉有不共戴天之舉莊公於義不可為之玉與其祭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上之為正也或曰王命為乎可辭不知人臣之所守者法紀耶不
順王命罪之至順王命而亂法紀其罪為尤重也且以經考之今年會伐衛明年同狩又明年復會伐衛其舉齊之意略無見于舉動然則公非畏王命而不敢辭也汪氏
克寬謂畏齊而不肯辭者是也此事觀之莊公忘親之罪不可捨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叔周大夫榮氏叔榮錫賜也錫命杜註以為高若今之策命何氏公羊註范氏殺梁皆以為九錫之命胡氏於文元年又分長終入躬歲時來躬
敵愾獻功三等之錫案九錫之說見禮緯及白虎通為本漢儒以漢法而附會增益者與大宗伯職所稱九命不同胡氏雖披毛傳但持人之詞亦隨事鋪張非必定制如
是考古錫命有命辭有命物亦或有命辭而無命物命辭如茶仲之命文侯之命之類命物如賜齊侯以大龍龍旗九旒梁門亦折賜晉侯以彤弓鈇鉞拒宅虎賁之類
然賜齊賜晉皆有明文而此不言所以意杜氏策命之訓為近故張氏洽亦謂是莊公主王姬之昏王寵嘉其父而遣使來賜之策命若昭七年王使成簡公逆命衛侯之

策命若昭七年王使成簡公逆命衛侯之

策命若昭七年王使成簡公逆命衛侯之

策命若昭七年王使成簡公逆命衛侯之

策命若昭七年王使成簡公逆命衛侯之

策命若昭七年王使成簡公逆命衛侯之

策命若昭七年王使成簡公逆命衛侯之

策命若昭七年王使成簡公逆命衛侯之

策命若昭七年王使成簡公逆命衛侯之

策命若昭七年王使成簡公逆命衛侯之

比也王不攝天者... 王姬歸於齊...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母弟殊失孝... 惟本國有伐我... 國之近魯者... 師以伐人之圖... 夫人姜氏會齊侯於... 字惟本國有... 喪而往會其... 歸在家從父... 道者亦是... 必無一人... 潤會齊師伐... 譽而或父... 與師而魯... 餘師三年... 有此師與... 秋紀季以... 春秋書以... 為叛者以... 請後立廟... 云紀已存...

公紀已存齊國...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公紀已存齊國...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公紀已存齊國...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公紀已存齊國...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公紀已存齊國...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公紀已存齊國...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公紀已存齊國...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公紀已存齊國...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公紀已存齊國...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齊師違紀... 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部城... 公紀已存齊國...

以為閭紀而罪齊其義甚正公羊謂齊襄復讎故諱之而不書滅非春秋之旨也齊襄志在併絕肆行侵逼雖以王命臨之悍然不顧此王法之所必誅者而何以為之諱乎索陳齊之謂聖人蓋生名之大名也若漢樂大是也以大為紀侯名本劉賈夫說

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人殺以下諸侯皆以為齊侯稱人者謂諸與舉狎卑公之敬即所以卑公也為卑公不復讎怨不得到公之釋怨也其到釋怨也奈何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則無時焉可與通也不可通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且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主于已者也於本國而非其所猶不能無讎乃越境而與齊狩於彼國之中乎况禚之為地即二年姜氏與齊侯所會之地也君子以莊公於是子無羞惡之心矣故不沒公而書及卑齊侯實所以卑公諸侯之說是也毛氏春秋傳獨以齊人為齊之大夫謂齊侯以甥禮輕公故使其大夫與公狩春秋當公及齊人以公之狼狽為已甚矣此殆據狩時詩展我甥今為言然就詩辭考之亦未見公與齊大夫狩之的據不若從舊解之為安也

夫人姜氏如齊師 殺梁謂師而曰如眾也胡傳師者眾多之地孔氏穎達曰於時齊無征伐之事不知師在何處蓋齊侯釋理紀地有師在紀杜云書姦姦發夫人當向紀地從之不言會者住其軍內執齊侯耶不行會禮高氏閔曰不言地者師之次止無常也

鄭黎來朝 鄭公羊作僖謂小郭妻也杜氏左傳註以為附庸國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郭城今昌慮城在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郭城在縣東六里郭左傳作黎黎來朝君名也黎來何以名三傳以為未詳命是也孔疏郭之上世出於郭國諸云小郭郭扶之也夷父頹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而居于郭曾孫黎黎始見春秋

數從齊桓周室王命之為小郭子劉氏敬謂未成國則謂之郭既成國則謂之小郭也宋朝者以其能修朝禮故以朝書之黎黎來書名應宋以求諸侯皆從三傳以附庸之君稱名經例也惟安定胡氏別自立義比于介葛盧之宋朝然小郭非夷狄以宋仲幾郭吾屬也之言觀之胡氏說始曉說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於人伐衛 此伐衛納朔也不言納朔者孫氏復劉氏說諸家皆從公殺以為不與諸侯之納也蓋衛朔殺二兄而自立逆王召而不往罪大惡極其此為甚天子廢之正也朔奔國人立其群公子黔牟亦正也齊人以朔之在齊也乃遣王命約五國以納之果何義耶故晉敗而稱人魯獨稱公者全氏賢以為巨子之辭是也然人諸侯亦所以人公也或以為非諸侯自行實是人者故人之○○○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齊襄志在納朔桓六年為黃之會莊三年又與魯會伐今則與師大舉糾集五國以抗拒王命必欲納朔而後已也安見其不自行乎讀此則或人之說未足據矣

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王人之字也高為字貴之也高為者之諸侯亂命納衛朔君子曰子突見正焉故以其任之重而貴之也或疑子突之救衛也討則不能服救則不能定春秋高為貴之不知天下無道踐辱貴少陵長天子不能禁者凡以紀綱夫而實罰不明耶幸而怒發于所當討而討施于所當加張氏洽謂春秋一經王旅之始惟此合于大司馬九伐之法者是也成敗利鈍思得而論之哉故胡傳力開以子突為王之字子突謂用兵大事而委諸于弟使無成功故聖人書以譏之○○○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氏以子突為字徐乾本較梁以子突為名名字雖殊其以為發救衛則一也孔氏穎達謂二字而子在上者皆是平於理為近先儒多從之故

當主左氏而較梁及徐乾之說亦附見焉或以名字非褒貶所在則恐非經意程子固亦以書字為褒也○○○御纂春秋直解王人下士于突字也五國實朔以伐衛王不能令乃使子突救衛下士例不書字特稱字而擊以王人以明正也不言師師少也將微而師少以當五國之眾庸有濟乎又王人褒其救而惜其不善救蓋雖望其勇於為義而又欲其慎於成謀也自救衛無功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

衛侯朔入衛 孔氏穎達曰凡諸侯外納有三一者以言語告請得入蔡季歸於蔡是也二者與師送入其國楚人圍城納頓于於頓是也三者所納之君別有他國而諸侯師伐彼國令其得入今公及諸侯伐衛是也李氏康曰春秋書奔君復國皆稱復歸鄭世子忽衛侯鄭衛侯皆與其復也衛初入夷儀不稱歸未得國也獨衛侯朔之入衛與鄭伯突入櫟同文故較梁曰襄辭也然春秋於諸侯繼世有父命則得書即位晉景公逐陽生而立孺子荼與衛宣之殺叔孫而立朔一也陳乞之迎陽生與齊立暨卒一也春秋以陳乞君余而陽生書入說者謂余有父命則朔獨無父命乎由是觀之則雖有父命而亂倫夫正亦當以君命為重矣

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羊較梁皆作竊春秋莫其父爰以左氏經文停字乃保字之誤謂古保與實通引易繫辭聖人之大寶曰德五善本作大保書全勝無字天之降寶命史

春秋而齊詩及魯事者不剛夫二南之風后妃不待聞而德足以化天下後世間有象家道廢而亡國敗家之禍同一軌轍詩春秋之旨蓋相表裏也

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止也俟待也次于郎陳氏度杜氏預何氏休皆以為與陳蔡期共伐鄭故次于郎以待之魯遠及說殺蔡若則以為陳蔡欲伐魯故使之於郎

正義云陳蔡于魯竟絕路逸春秋以來未嘗逼恐因伐魯且兵來而救禦之但得將防不可言俟俟者相須同行之辭非防寇拒敵之辭也據此則當以服杜諸家

共欲伐鄭之說為與下治兵及圍鄭之文相貫注也照魯于鄭為同姓國鄭可伐之單狀未聞莊公乃不念親親之惠率諸侯以伐之春秋書次又書俟其責之也深矣至

或以為陳蔡將逸我侯而遠之及或以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鄭國而陳蔡不至故于郎以俟之此皆不全會經文而違節作解毛氏所謂有人臨焉進步認路者也不足辨

甲午治兵 治兵者習戰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不戰也何以不戰也左氏乃以治兵于廟為禮考周官中春教振旅以蒐中夏教養合道

以蒐中秋教治兵道以振中冬教大閱道以狩是治兵于秋禮也今魯以春治兵故說經家皆以為非勝夫非時者而謂為禮可乎况因久次于外所俟者不至眾心不一

故申明約束以整齊之春秋豈從而美之乎治兵公羊作祠兵許氏五經異義云祠者祠五兵及祠靈尤之造兵者不知公羊作祠或祠治音迎為傳錄者所誤取求其說

而不得又從而為之辭皆附會之過也

夏師及齊師圍鄭師降於齊師 鄭武王母弟成叔之後也魯同姓國也圍成之役張氏洽謂魯欲取鄭而結陳蔡陳蔡不至復要齊以圍之所以鄭不服魯而降於齊吳氏

激則謂魯弱于齊齊豈肯為魯用魯亦何敢役之蓋齊欲圍鄭而假兵于魯與陳蔡齊師畏齊而不畏魯故兩國同圍而鄭獨降齊也兩說不同以經考之正月次郎以侯

陳蔡謀鄭也甲午治兵以久次于外而所俟者不至懼眾心不一故申明約束以整齊之也及齊師至遂與之圍鄭鄭降齊而後還師是欲取鄭者公之志張氏說是也煙故

從內為主之師而書及沒公者罪其志憚而反與伐同姓也鄭公羊作成謂成者或也諱滅同姓也劉氏啟非之謂實共圍或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

謂之降實降于魯改謂之齊是變白為黑已為人豈獨非道亦不可傳世矣 索隱謂之成春秋繁露亦同此說公羊古義云成木風國穆天子傳風姬風伯之子郭瑛

云風國名文十二年風伯來祭二傳皆作鄭蓋古風與成通也成春秋繁露亦同此說公羊古義云成木風國穆天子傳風姬風伯之子郭瑛

策王使成橋守于歸史記春申君傳作風橋封禪書曰主祠成山郭祀志作風山諸文觀之古風成二字多假借用故今兗州府甯陽北之風嶺說者以為即杜註所謂

鄭嶺也惟經書降齊而公羊以為降魯則當如劉氏所說爾

師還 叔梁紇謂還者事未畢也過心胡傳書師還後役久也孫氏復曰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言師還者思其與強雖復同姓時還也薛氏季宣曰師還何事之也

公欲取鄭而力不足請力於齊而取之以夏降鄭反秋而反公謀擊齊而逆不棄故過也莊公忘國之大 滅同姓親離敵墨師之名書之危辭也季氏原曰春秋書還

例四歸入還自魯公還自魯士句侵齊聞喪乃還皆善詞也獨此年師還則異乎是郭氏實曰君將不稱帥師正也三稱帥而不及君變于正矣

公及齊大夫盟于統 公假作豔統魯地杜註鄭地統北有統亭今在山東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故鄆城劉敞曰杜氏曰大夫非一故不稱名非也大夫雖魯國處名其

貴者一人而已經曰及諸侯魯大夫盟豈魯國大夫皆在耶案此盟謀納糾也齊大夫糾之實也書公及病公也志仇而納其于降尊而盟其臣倖最且失禮也大夫不召

豔繫于齊不在其名也

夏公伐齊納糾糾小白入於齊 左氏及公羊殺梁皆以糾為兄小白為弟杜註相沿並無異說至伊川程子錄經文糾不稱于始直以小白為兄且云小白言齊明小白

為有齊也于糾止言糾不言齊明糾之不當有齊也於是說經家愈然宗之案前如云桓公殺兄以反國莊子云桓公小白殺兄及嫂而管仲為臣越統嘗管仲臣於桓公

兄公子糾即管于書大匡篇亦云齊信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鮑叔傳鮑叔傳小白糾疾不出以小白幼而鮑不致為傅故也故史記齊世家序糾在小白上

云夏公伐齊糾奔魯次弟小白奔魯惟薄與淮南王書有桓公殺弟之文而韋昭註云于糾兄也言弟者據也趙氏汙曰時漢文子淮南為兄故過兄而言弟是則薄昭

所言乃一時違統之辭非不易之論也說者頗捕以書法為疑不知道有經有權也及以為禮者經也選賢與能天下為公者權也春秋以經制正天下之備始以權制示

後世之適變不視乎義之所安而已矣小白者齊人所欲立者糾非齊人所欲立者於何徵之亦即于經之書法徵之春書盟統謀納糾也而夏書伐齊見齊人不從統

之盟也納者內受之辭納者納見公之不順齊人而強納之也入者易辭齊小白入于齊不言自魯見國人奉之並無假於魯之兵力也程子糾不當有齊小白當有齊云本極得經意獨其據薄貼一語蓋謂前人成案使兄弟倫次從而顛倒自是一時不檢之說乃承其誤者尚謂必桓兄糾弟故管仲可以相桓召忽可以不死亦未忘夫子之仁管仲原就事功言之初不以長幼為是非也若謂事兄者當死事弟者不當死亂臣賊子幾何而不接踵于天下矣

左氏納于糾糾公伐齊納糾糾三傳並同今左氏經文作納于糾經義難詭謂于字衍文治唐定本而誤者也孔氏正義於此引費道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後齊人取于糾殺之下引費道云攝于者惡之也可證費景伯本于此無于字正義本亦作納糾故引公羊傳糾者何公子糾也又云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費謂次正不攝公子其

事亦無所出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于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唯楚公子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略故為文不同按此則正義雖不從公羊及賈氏說而云間有稱公子者以告辭有詳略則此無于字甚明至引定本有于字以難義此則孔之疏也又取于糾向下列公羊云其稱于糾何者及何休實道說又云定本上納糾已稱子則此言于非惡之心沈云齊人稱于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于糾者傳云于糾親也請君討之此豈復惡之子劉與賈同沈文何取費劉焯從費其意雖異然則此可抑至是始稱于糾前但稱糾而已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于糾既云亦作納于糾便知本作納糾矣案費沈劉孔與公羊釋文知自漢至六朝以及隋唐皆作納糾若公羊疏云無于者與左氏經異義據釋文云伐魯納糾左氏作納于糾此皆為唐定本所誤耳雜記說考最精故備錄之

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乾時齊地杜註時水在樂安縣界夫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今樂安故城在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北時水在縣而趙氏匡曰內敗不當此書者納糾喪師以惡內也程子曰凡言敗績大敗也汪氏克寬曰書齊師我師則非師少矣上文書公及齊大夫盟公伐齊則此戰乃公及之戰不待考傳而知之也然不言公而以微者之辭及戰者所以著公志在於納糾而不在于於敵陣也經書內戰者三書敗外師者八言敗者勝彼言戰者為彼所勝也內諱敗言戰乃敗矣故姜升陞皆不言敗績升陞諱公不書為公諱敗也獨此書敗績

齊人取于糾殺之胡德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攝于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攝于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劉氏敬曰此魯人殺也則其曰齊人取之何甚齊侯也內私人之國而齊國外敗人之師而齊侯是取其于糾殺之而已矣案氏炫竊曰此桓公殺之而書齊人殺于糾以路人絕之絕之於天倫所以大誅斥之也魯不能納糾又使受而甘心焉魯亦有罪矣季氏本曰殺糾不于地殺之於魯也

洙沫公羊謂洙之者何深之也張氏洽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于糾猶有異齊之心故洙而洙以備齊師之至言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困民於無益也

公敗齊師於長勺長勺杜註魯地路氏曰成王以商民六族賜魯公有長勺氏凡勺氏比商民所居也長勺之戰用曹劌謀也劌以忠為戰本而驗其氣盈氣竭觀其轍孔旗靡于用奇之中不失用正之義聖人有取焉故不書伐我我不與其伐也言敗善其能敗彼也自文定胡氏引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而以戰陣為非正事抑之于是說經家皆主責魯立論不思齊魯離也九年八月戰於乾時公喪戎路來他車以逐戎石與御被獲辱國甚矣至是又加以齊桓管仲之方將魯之勢日強魯之勢日弱使非此戰有以稍挫其鋒魯其可以圖存乎且以孔子之事觀之其射于雙相之圃也丘原軍之將與亡國之大夫並列而會於文谷必先具左右司馬而後行是聖人未嘗言言與亦未嘗一日忘戰也倘必以文告卻敵為王事恐強顏要境不至如靖康之屈膝請和不止復世迂儒顛賴以胡傳為得經意而經之意果如彼云云否也所惜者與魯齊戰未嘗盡出其下句莊公能移乾時之師于魯桓逼試之子移長勺之師于齊襄未死之時則勝亦榮也願不用之以復離而反用之以納糾也是則君子之所不滿志者已○御奉春執直解凡魯勝則曰敗某師蓋早解也而為之說者曰病公謂納糾以來齊師已實有必又慎而與戰費已也夫長勺之敗魯不出齊下乃不移此於齊襄未死之前復仇自強猶有責歸則聖人之責宗相終無已焉矣治經者易失之聖人因時以制義未可以迂儒眇見窺之也或又謂魏長勺公侵宋此書侵之始公羊粗者曰侵稍者曰伐劉氏敬曰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侵淺事也伐稍事也黃氏仲炎曰稱罪而討其國曰伐不稱罪而掠其境曰侵即書所

謂侵于之種是也春秋書侵伐雖有其師均之披拉道忿為無王命而專兵馬其注氏克寬曰趙氏暴則三傳後代之謗而謂餐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無容桓侵
禁別文公侵楚豈可謂無名行師乎又定改之曰潛師掠境曰侵其義當矣

宋人遺宿 此遺國之始宿國各見隱元年杜註云在東平無鹽縣地理考宿魯魯魯風姓太昧之後司有濟之記者也東平州今屬泰安府遺宿梁亡亡辭也不地宿不復
見也范註為人所遺則無復國家故曰亡縣閏二年齊人遺陽亦是也宋所以遺宿者高氏閏謂宿在于宋魯之間屬于宋而親魯宋人以為或于魯故遺之也不言滅者
蘇氏報謂猶以為附庸是也然非義兵胡氏安國曰懷土常人之大情遺國之重事也雖遺宿就利去危即安猶思或沈于泉不旨革從而况迫于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
之田里則新從之道焉道路之勤營某之勞起怨怒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于野行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遺不待貶而惡已見矣案春秋遺國者凡十宋遺
宿齊遺紀邯鄲鄆遺陽皆不欲違而強違之者也邢遺夷儀街連帝邱許遺葉白羽客城蔡連州宋皆有所迫而自遺者也中惟邢遺如歸以齊桓能與滅絕為遺之
最善傳文以後則有滅國無遺國矣霸者之功春秋雖不欲與之其可得也

齊師師次于郎公敗宋師於蒙丘 蒙丘杜註魯地西漢泰山郡有蒙丘縣顏師古曰陽春秋蒙丘也杜地志蒙丘在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西有
古瑕丘城陳氏傳良曰其言次何以桓公之圖伯而未集也外師未有言次者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拙魯而北否之會不至
郵會不至則猶未得志于魯也於是書次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師師次于郎以志齊伯之難書是于蔡侯次于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於此高可以知人
心矣不荀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荀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歸往之矣季氏廉曰齊之忿魯始于子糾之納宋之忿魯始于公之侵而其實則齊桓
挾宋以圖伯也故胡氏發明於次敗之昏而陳氏深察于齊宋之心二說兼用乃備

荆敗蔡師於羊以蔡侯獻舞歸 楚掩荆公羊殺梁皆云以州舉杜氏預謂荆亦本魏後改為楚考楚之封國在黃荊荆州之域故獵弓稱夫子將之荆晉語叔向謂荆敗我
是荆為楚之故掩然商頌殷武篇已以荆定連之稱楚由宋已入孔疏謂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理或然也羊之敗蔡侯書名胡傳用公羊說以為
絕之據左傳蔡侯侯于陳息侯亦娶焉息侯過蔡蔡侯曰吾媿也止而見之弗齊息侯怒乞楚伐蔡楚從之貶蔡師于羊以蔡侯歸是蔡侯之敗而見執以輕他國禍
非不幸然是時齊桓方謀魯以圖伯於魯而荆即伐蔡以爭強於南桓不能修方伯連師之職讓而援之以致楚氣日熾橫行江淮嗣是而後書荆者浸而齊荆人當楚人
矣又浸而書其大夫矣至魯三十一年則直以楚子書見猶夏之幾其長有而皆由無逼其始于方張者有以致之也僅以絕蔡例春秋治猶未足乎聖人書荆敗蔡之
微旨也獻舞教舞作獻武士舞式乎過如詩序維清奏象舞也琴瑟獨斷作樂論語集解馬融論射有五善五曰與武武無舞同是其證也

齊師滅譚譚子奔告 此滅國之始譚杜註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東南七十里有譚城胡傳滅而書齊者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何以書齊
已無取滅之譚為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中焉齊其義未絕也范氏宿曰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凡書齊責不死社稷

公敗宋師于鄆 鄆魯地杜註當在今兗州府境與元年在都昌縣西者乃二地張氏洽曰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殺及其君魯雖再勝其國亦困於兵矣注氏克寬曰傳言侵
掩經不書侵與長句義同

宋大水 秋宋大水三傳之說不同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馬杜註公使弔之故魯公羊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此也何註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災不見兩舉則文煩
不啻故說例書外以見內也穀梁傳則以為為王者之後善漢五行志載董仲舒語以為時魯宋比年為梁邱鄆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亦同公羊案春秋之
例告則書不告則不書此宋大水災書連使弔之蓋諸侯於四鄰有郵病救急之義不可不弔弔為得禮得禮故書以示勸左氏說是也若水災及魯自應先書魯災何反
詳外而略內至謂為王者之後則犯亦王者之德何獨不記其災乎且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宋災亦當不止一事何佳於是年之水而書之公穀說經多舉災而不書事皆
類如此比春秋所以當筆據左氏也故大水不月一秋皆水也

王姬歸于齊 王姬共姬也歸于齊歸齊桓也書之者為魯主昏耳公羊投梁乃皆云志其過我公桓于他處云為之中者歸之高之中即為之主也此處亦正是一缺而獨

以為志其過我不自相誇疾予不書齊侯逃杜社云不見公也劉氏敬駁之曰魯為王主魯若齊侯來逆如而公報不見何謂主魯乎乃常事自不書者也張氏洽亦謂齊子魯雖仇然已為世故齊侯之來逆不書此皆持平之論若張氏復趙氏震飛以魯之為王主魯不止一二事而惟杜之世兩書王姬歸于齊所以見杜之無父也則深文矣至黃氏震謂二王姬皆莊王女其一既歸齊襄其一又歸齊桓姊妹為姊妹非順也云云則由誤以齊桓為襄公之子而不知桓乃襄之弟也管子書史記齊世家紀載甚明可接也

紀叔姬歸于鄭 叔姬歸鄭殺梁以為善其得所合經言矣師氏乃探公羊徒歸于叔之言謂紀侯既卒叔姬無所歸歸于父母之國可也復叔不通問况可歸之乎此誤以歸為婦人初嫁之辭致後儒遂有以叔姬之失禮者不知鄭之為邑紀五廟所在姬之歸鄭以奉祀也非以歸叔也故趙氏匡受氏助皆以善歸以善歸之能全婦道誠以姬一女子耳而不以國之存亡氣其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渝其奉宗廟之志高風苦節足千古矣觀聖人于姬之生平其始末詳而不秘蓋示天下以婦道之正也而願以非人之語証之若師氏者直謂之為不識字義不為過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宋萬弑閔公于棠泮奔陳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臨之然則賊已討矣焉為不書殺而止書其出奔陳陳氏環謂歸于陳是也蓋天下之惡一也陳始不以為賊而納之繼又受其賂而後歸之實惡之失誠有不能掩者至或以緩討逸賊並罪宋人則未察於當日之情節恐無以服宋君子之心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萬勇而多力又執大樞執君殺大臣立于游而遣師圖彘勢強若此者故以五公子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攝師兩月然後殺于游而立桓公豈能禁萬之逸乎乃用賂請萬於陳得而臨之宋可謂有臣子矣何得與陳並讓乎然以視石碯討州吁之約則終為有聞故宋不書其與魯同同汪氏克寬說得之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會於北杏 北杏杜社云齊地在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境北杏之會齊桓圖伯之始也四國稱人蔡氏撤家氏鉉翁以為眾稱楊氏時呂氏大夫士以為駭駭胡氏安國則兼用兩義以勢論之東遠以後列國更相吞啖天下紛紛莫之統一自齊桓會諸侯以平宋亂遂以得諸侯則以稱人為眾望之所同者是也然齊國既興天下翕然惟霸王之是聽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長長壇壇而王命遂以不行則以稱人為謀亂始正王法者亦是也但欲有首從罪因重輕四國皆稱齊亦當從公穀經文書人於義始協若桓以坐徵諸國得齊襄晉文楚莊秦穆四國奔命不遠轉以推戴致是殺人中從觀者皆正典刑而操刀之人朝受上賞其何以服天下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齊侯授梁作齊人據手氏原始伯之辭例以曹南城濶則當作齊侯為是四國稱人何氏休謂為徵者劉氏敬謂為大夫皆非也春秋之時諸侯列於會而位乃定左氏謂平宋亂則齊人為宋公無疑餘可知矣或以稱人為駭駭或以為眾稱天子錫命之法也以為眾者諸侯推戴之情也二說相兼始為得之○御纂春秋直解齊制伯也諸侯而王天下會盟自北杏始宋有弑君之難齊桓欲修伯勳故會北杏以平之齊書對而列於魯四國稱人而序於下蓋眾望在齊也桓非受命之霸眾以私尊之假仁義以攝大權使天下知有伯而不知有王罪大矣凡合諸侯一匡天下功亦著焉明其罪以立大義之際錄其功以若小補之德春秋固功罪之權衡也

齊人滅衛 逆杜社註在濟北蛇邱縣東北今兗州府甯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逆鄉與濟南府肥城縣接界左傳夏齊人滅衛而戍之胡傳取國而書滿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來其宗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執其亦不幸焉語有之曰典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大矣○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殺梁云不日微國也非也經書滅而不書日者多矣亦有書時而不書月者矣蓋皆因舊史文也案國雖微亦是周天子所封豈以其微也遂以為無妨滅而不詳其日子且曰滅已足見齊王無桓之罪又何必更詳其日也

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杜社註云濟北東柯齊之柯也奈柯之與阿以聲相近相似猶說柯亦作說阿也東阿今屬山東兗州府柯之盟公羊載曹沫劫桓公於是齊反魯汶陽之田諸儒以其不見于經多疑之者張氏洽則以為各文有之李氏康亦以為不可謂無蓋經以公會為文則此會乃齊桓之志桓欲親魯以圖伯不得不捐小利以收之夫是以屢戰之怨一旦而平也聖聖不與隱二年盟莒莊八年盟既同殺梁以彼之不日為渝盟此又以不日為信前後矛盾○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謂豈莫與說

卷之十一 經部 春秋 二十五

俱不可信而柯獨不渝乎盟柯之後耶再會而魯不悅則亦未可以為信也况危與蔡雖相盟亦有書日者則違就其說或以為危之或以為美之何前後之互異未于謂以日月為據既穿繁無義理者比類是也

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胡傳以稱人為將卑師少於之經天所書亦不甚合至謂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則非也夫不遣大夫為將則以何人為將耶此說之不可通者矣然相沿已久姑存其說 ○御纂春秋直解宋背北杏之會也齊自夷吾得成後伐皆書人蓋有天子之二守高國而夷吾陪臣也故名不登於簡冊者不書師不用眾也內政作而軍命成賦於民者寡取於師者約矣節制也

單伯會伐宋 單伯左氏以為周謂齊請師於周故單伯會之杜註單伯說內諸侯孫氏復張氏洽俞氏集諸家皆以為魯大夫即元年逆王姬者謂周有單子非單伯若此單伯為周卿及說內諸侯則經當言曰天王使單伯會伐宋矣今先書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則主兵者齊也繼書夏單伯會伐則知魯臣會伐也蓋魯自盟柯已平于齊而未從其後故因齊討宋命上卿往會示從伯之意也不曰齊人陳人曹人而曰會伐單伯後至也以隱四年四國伐鄭宋主兵而魯使單伯會伐之故諸家謂單伯為魯臣確乎其可信也或曰春秋事據左氏然則左傳不足據也曰左氏此傳恐是因舊史有齊請師于周之交而下單伯會伐交通與之相接故以單伯為周卿但單伯果屬周卿于莊元平文十五年之經文皆相抵牾與其歷經以從傳為若疑傳而信經者之為愈也

荆入蔡 楚之稱荆說見十年荆敗蔡于草條此所以入蔡者據左傳蔡哀侯以羊之德總息媯以語楚楚為楚滅息以息媯歸生者故及成王猶不喜楚于於是伐蔡以悅之是蔡哀侯之兩被楚師皆 已之輕薄故置不可謂非自取蔡哀侯從齊為北杏之會者也今喇入蔡而齊桓乃坐視而不之救何哉趙氏鵬飛曰先治內而後治外霸之序也齊威桓伯三年得魯而失宋諸侯蓋未協也故荆之入蔡非不知思患之而未有以制之也其後凡十二年諸侯是從中國無釁而後伐之此可見楚之強非可傲而服而齊威之持重有謀不為不屬之計以敗中國也由此說觀之桓之以蔡委楚也非以蔡為不必救也知已之力未足以勝楚故不欲輕舉以自挫其銳耶但霸國伊始而楚氣益熾聖人重有憂焉書荆入蔡見獲夷之無人也 ○御纂春秋直解蔡侯在州而蔡人會齊侯于北杏則所以入蔡也敗其師執其君入其國則強甚矣齊不能救則是以蔡予荆也荆擊陵蔡遂漸及于鄭而滑夏之禍成矣案此則荆之入蔡以蔡會北杏不惟以息媯故也蔡侯總息媯事不便執言當日執言必以會北杏單伯會齊侯宋公街侯鄭伯于鄭 鄭釋文音錫杜註街地也今山東濮州東二十里葛城蔡即故鄭城也左傳謂宋服故也劉氏鵬飛曰左氏見周有單子逆誤以單伯亦為周大夫凡王人出會皆無不序公侯之上春軍周公劉子之類是也既序公侯之上則是主會之人矣何必赴以單伯會諸侯乃成主會乎左氏誤以單伯為大夫杜氏因為之飾說欲證單伯使必為周人而委曲求合非解經之體也李氏本曰先儒以此為衣裳之會一也其說本於論語凡合諸侯之言故以凡足會數又計桓公會數不止於九則又以衣裳之會凡兵車之會四足之此由不知凡當作糾之通心未于辨之詳矣卓氏周康侯朔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過惡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皆不敢不至宋服故也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鄭 鄭之會齊先於宋左傳謂齊始霸也劉氏鵬飛非之以為齊之伯當自十六年盟幽始此取未的案張氏洽云傳所謂始仰指諸侯始定而

下今書於街侯上卷 ○御纂春秋直解云齊桓固陳介齊楚而為三恪故道之而先街馬三會而不盟諸侯信未固也信不固不輕盟猶近古焉據此左傳始霸之說益可見其當如張洽所云矣

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鄭公羊作兕古今字也石氏謂鄭有一鄭黎宋為小邾國三國所伐之鄭乃宋之附庸此蓋因伐鄭而後經不書邾惟言小邾故云然城或周之役經書小邾而宋仲幾曰鄭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鄭申杜註申小邾鄭公子此必有所撓則鄭即小邾非有二國也鄭之伐宋序齊上者以鄭為宋之附庸而叛宋故齊桓為宋伐之主兵者宋也范氏甯曰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胡氏安國乃謂齊桓至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伯故此宋德熙三十二年梁邱之遇宋亦先齊齊至是亦不成伯耶此可見其未足據也其及邾人何也趙氏鵬飛謂邾非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于邾也故同邾人伐之此雖無以見其必然而

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鄭公羊作兕古今字也石氏謂鄭有一鄭黎宋為小邾國三國所伐之鄭乃宋之附庸此蓋因伐鄭而後經不書邾惟言小邾故云然城或周之役經書小邾而宋仲幾曰鄭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鄭申杜註申小邾鄭公子此必有所撓則鄭即小邾非有二國也鄭之伐宋序齊上者以鄭為宋之附庸而叛宋故齊桓為宋伐之主兵者宋也范氏甯曰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胡氏安國乃謂齊桓至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伯故此宋德熙三十二年梁邱之遇宋亦先齊齊至是亦不成伯耶此可見其未足據也其及邾人何也趙氏鵬飛謂邾非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于邾也故同邾人伐之此雖無以見其必然而

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鄭公羊作兕古今字也石氏謂鄭有一鄭黎宋為小邾國三國所伐之鄭乃宋之附庸此蓋因伐鄭而後經不書邾惟言小邾故云然城或周之役經書小邾而宋仲幾曰鄭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鄭申杜註申小邾鄭公子此必有所撓則鄭即小邾非有二國也鄭之伐宋序齊上者以鄭為宋之附庸而叛宋故齊桓為宋伐之主兵者宋也范氏甯曰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胡氏安國乃謂齊桓至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伯故此宋德熙三十二年梁邱之遇宋亦先齊齊至是亦不成伯耶此可見其未足據也其及邾人何也趙氏鵬飛謂邾非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于邾也故同邾人伐之此雖無以見其必然而

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鄭公羊作兕古今字也石氏謂鄭有一鄭黎宋為小邾國三國所伐之鄭乃宋之附庸此蓋因伐鄭而後經不書邾惟言小邾故云然城或周之役經書小邾而宋仲幾曰鄭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鄭申杜註申小邾鄭公子此必有所撓則鄭即小邾非有二國也鄭之伐宋序齊上者以鄭為宋之附庸而叛宋故齊桓為宋伐之主兵者宋也范氏甯曰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胡氏安國乃謂齊桓至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伯故此宋德熙三十二年梁邱之遇宋亦先齊齊至是亦不成伯耶此可見其未足據也其及邾人何也趙氏鵬飛謂邾非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于邾也故同邾人伐之此雖無以見其必然而

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鄭公羊作兕古今字也石氏謂鄭有一鄭黎宋為小邾國三國所伐之鄭乃宋之附庸此蓋因伐鄭而後經不書邾惟言小邾故云然城或周之役經書小邾而宋仲幾曰鄭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鄭申杜註申小邾鄭公子此必有所撓則鄭即小邾非有二國也鄭之伐宋序齊上者以鄭為宋之附庸而叛宋故齊桓為宋伐之主兵者宋也范氏甯曰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胡氏安國乃謂齊桓至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伯故此宋德熙三十二年梁邱之遇宋亦先齊齊至是亦不成伯耶此可見其未足據也其及邾人何也趙氏鵬飛謂邾非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于邾也故同邾人伐之此雖無以見其必然而

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鄭公羊作兕古今字也石氏謂鄭有一鄭黎宋為小邾國三國所伐之鄭乃宋之附庸此蓋因伐鄭而後經不書邾惟言小邾故云然城或周之役經書小邾而宋仲幾曰鄭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鄭申杜註申小邾鄭公子此必有所撓則鄭即小邾非有二國也鄭之伐宋序齊上者以鄭為宋之附庸而叛宋故齊桓為宋伐之主兵者宋也范氏甯曰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胡氏安國乃謂齊桓至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伯故此宋德熙三十二年梁邱之遇宋亦先齊齊至是亦不成伯耶此可見其未足據也其及邾人何也趙氏鵬飛謂邾非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于邾也故同邾人伐之此雖無以見其必然而

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鄭公羊作兕古今字也石氏謂鄭有一鄭黎宋為小邾國三國所伐之鄭乃宋之附庸此蓋因伐鄭而後經不書邾惟言小邾故云然城或周之役經書小邾而宋仲幾曰鄭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鄭申杜註申小邾鄭公子此必有所撓則鄭即小邾非有二國也鄭之伐宋序齊上者以鄭為宋之附庸而叛宋故齊桓為宋伐之主兵者宋也范氏甯曰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胡氏安國乃謂齊桓至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伯故此宋德熙三十二年梁邱之遇宋亦先齊齊至是亦不成伯耶此可見其未足據也其及邾人何也趙氏鵬飛謂邾非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于邾也故同邾人伐之此雖無以見其必然而

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鄭公羊作兕古今字也石氏謂鄭有一鄭黎宋為小邾國三國所伐之鄭乃宋之附庸此蓋因伐鄭而後經不書邾惟言小邾故云然城或周之役經書小邾而宋仲幾曰鄭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鄭申杜註申小邾鄭公子此必有所撓則鄭即小邾非有二國也鄭之伐宋序齊上者以鄭為宋之附庸而叛宋故齊桓為宋伐之主兵者宋也范氏甯曰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胡氏安國乃謂齊桓至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伯故此宋德熙三十二年梁邱之遇宋亦先齊齊至是亦不成伯耶此可見其未足據也其及邾人何也趙氏鵬飛謂邾非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于邾也故同邾人伐之此雖無以見其必然而

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鄭公羊作兕古今字也石氏謂鄭有一鄭黎宋為小邾國三國所伐之鄭乃宋之附庸此蓋因伐鄭而後經不書邾惟言小邾故云然城或周之役經書小邾而宋仲幾曰鄭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鄭申杜註申小邾鄭公子此必有所撓則鄭即小邾非有二國也鄭之伐宋序齊上者以鄭為宋之附庸而叛宋故齊桓為宋伐之主兵者宋也范氏甯曰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胡氏安國乃謂齊桓至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伯故此宋德熙三十二年梁邱之遇宋亦先齊齊至是亦不成伯耶此可見其未足據也其及邾人何也趙氏鵬飛謂邾非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于邾也故同邾人伐之此雖無以見其必然而

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鄭公羊作兕古今字也石氏謂鄭有一鄭黎宋為小邾國三國所伐之鄭乃宋之附庸此蓋因伐鄭而後經不書邾惟言小邾故云然城或周之役經書小邾而宋仲幾曰鄭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鄭申杜註申小邾鄭公子此必有所撓則鄭即小邾非有二國也鄭之伐宋序齊上者以鄭為宋之附庸而叛宋故齊桓為宋伐之主兵者宋也范氏甯曰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胡氏安國乃謂齊桓至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伯故此宋德熙三十二年梁邱之遇宋亦先齊齊至是亦不成伯耶此可見其未足據也其及邾人何也趙氏鵬飛謂邾非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于邾也故同邾人伐之此雖無以見其必然而

於情事相近當存之以備一美○○○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鄭之役宋實李兵攻齊序宋下伐鄭伐徐亦同胡傳謂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伯則三十二年梁邱之過宋亦

先齊亦行疑齊未成伯耶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 滑杜註滑國河南維氏縣今河南開封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維氏故城古滑國也幽杜註宋地當在今河南歸德

府考城縣境同盟於幽三傳及胡傳互異而其要領不外於公羊同欲之一言蓋春秋以來列國文學天下若於無所統一也久矣齊桓創霸始以安內攘外為汲汲然會

北杏會鄭猶未翁然從之也幽之盟不衛既固而後不持勝邪會滑近齊者至即陳鄭許之近楚者亦無不至是能同不同以為同也夫合八國之侯右提左舉以推戴

一人于邦統之下而其為會也又祇以玉帛而不以干戈何氏休所謂同心為善善必成者此也若劉原父引殷見曰同盟謂殷方明和方岳之禮故書師以他處同名例之

說不可通殆不足據至會不書公先儒以為諱與仇盟顯柯之盟不諱而於此乃諱之也或又謂齊桓執義而魯首叛盟故諱不攜公恐失道也夫叛盟於後而乃預探其

惡而諱之恐非春秋之意○○○御纂春秋直解齊桓成也書會公來會也當從公羊為是若云因叛盟諱公不諱於叛而預諱於此失其義矣荆與齊爭鄭伯在會

從齊也鄭陳者宋近楚許皆至宋街既固魯鄭先服滑器新盟近齊者皆從安內攘外不以干戈而以玉帛彬彬乎講信修睦矣盟書同同故也刺入於伐鄭中國諸侯咸

倚禮為重故兩幽皆書同盟猶未純乎主盟也若英邱踐土則桓文之盛也而主盟矣桓首率諸侯使同盟於已則無王矣先陳於衛滑許男於滑伯執逆逆諸侯之權

亦得矣功首罪魁不誣也案公羊作公會

同盟列 汪克寬曰同盟之義論者不同然皆不出於公羊之說杜預言服其蓋以左氏於幽之盟一則曰鄭成一則曰陳鄭服于新成曰從于楚者服于五年于戲曰鄭服

也于馬疏曰且言服故也于難澤曰晉為鄭服故合諸侯於重邱平邱曰齊成曰齊服也推是論之則滑邱斷道之討氣於海以諸侯之眾皆所以服吳于威則鄭伯聽

而鄭已服打被毛北伐鄭而同盟則鄭服可知虛打則韓公初而而諸侯新服也是則因服吳而言同盟也殺梁於二幽之盟皆曰同盟周于新成斷道難澤平邱皆曰同

外楚齊桓初霸直取同尊周而已晉伯十有四盟皆為外楚新成發傳著其始平邱發傳著其終斷道難澤舉上下以包其餘也文定以諸侯同欲而書同又以惡其反覆

而書同二幽新成清邱斷道皆云同欲馬疏云同病楚柯殺難澤平邱云同懼楚皆同欲也以例推之于我同欲討曹曹打同欲殺宋也于蒲罪其失信而魯擊毫北惡其

既同而又叛皆惡其反覆而書同也以例推之于我亦既同而又叛也蓋字惡其既同重耳惡其受賂而不討賂何氏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殺梁云尊周外楚即

所謂同心為善善必成者也惡其反覆而書同謂其既同而復其也杜預言服其善其善異而合同也惡故謂論者不同皆不出於公羊同欲之說也

齊人執鄭 鄭魯鄭大夫倍七年傳所稱執者是也齊人執魯三傳之說不同而皆未可信據左氏則是為其不朝大同盟未逾月乃違者其不朝齊不應如此苛虐此

左氏未可信也公羊云魯鄭之微者也書其佞也考春秋一書未有微者而得書於經且魯之為何休難以魯傳信其詐取齊淫女丹楨刻楮平為復患證之然未知所

據恐不免於臆說殺梁謂人者眾能以人執與之也顧不明與之之何因而使即人之一字測之彼宋人執鄭於仲邾人執鄭于亦可謂以人執而與之乎此公羊殺梁說

均未可信也今就諸家之論較之意杜氏預意皆見執之言差為近之蓋鄭突復國之時適宋亂初平之臣齊而會于鄭使宋鄭連盟欲其修好而息民也乃自魯桓執

鄭復有侵宋之役故會三國以伐之伐之而鄭猶未服也而魯之使忍至魯鄭之捕政者也意其必為謀主執之所以伐其謀也此雖亦想當然而案之於經情節尚合故

較諸家宜為近之也

齊人職于遂 職左殺作職蓋殺之也公羊作激何氏休以為積死非一徐氏彥謂相激汚而死皆言其死之多也夫職齊人者遂之餘民也經不曰遂人職齊戍而曰齊

人職于遂先儒謂所以譏齊人而不罪遂人也蓋齊之子遂也絕滅其社稷以及其君乃慮其民之思舊主而強以兵戍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心稍息必有出于意料之外

者故聖人于此不言遂人職齊戍而書其自職若曰桓之不仁至於自職其罪云爾乃有泥于殺梁抑敵之說以為機齊人之滅遂遂遂遂未審然殺梁不云乎無遂而

不義以至自戮其罪也胡安國曰亡國餘民能戰強齊之戍則中者一身可以存楚楚難三戶可以亡秦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以存身而自立矣
鄭詹自許逃來 胡傳逃者匹夫之事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陳氏傳良曰外逃不書逃來則書之書逃來則書之書逃來則書之書逃來則書之
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則不書其逃之吳介葛處來傳公在會饋之獨未則書張氏洽曰執列國大夫踰歷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防閑弛慢國亡逸齊之罪也獨身
逃竄同于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節辱國辱之罪也為逃逆主以取伐于伯玉魯之罪也

冬多虞 虞說文云虞屬从虎米聲猶雅表疏虞似鹿青黑邑肉蹄目下有兩孔俗說謂能夜視或以鹿為虞之大者非也虞澤獸鹿山獸虞屬陰故其角以冬至解虞屬陽
故其角以夏至解二物相似而實不同五行志云虞之言遠也白虎通義指侯射虞侯示遠遠感也冬書多虞公羊云記吳也何休言言多者以多為異也孫氏覺謂以有
為災則書有安是也以無為異則書無冰是也虞者書有之物唯其多故書之公羊云記吳也何休言言多者以多為異也孫氏覺謂以有為
恐不保乎多少也虞則常也今以多為災故書之劉氏故兼取二說案京房為傳云嚴正作注為火不明則國多虞陸氏伯亦以多虞為陰感所感惡氣之應則當以記災
之說為正也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廢家推驗積者不過得二十六唐一得行二十七宋術獲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步算皆不入食際近
黃氏南宮以西法求之食在周之四月謂是年二月有間故術積算得三十五而此獨不得也范氏景福云據西法問當在夏之三月于周為五月以授時較之入服亦當
在夏三月黃謂二月有間蓋偶誤然數固不訛也為疑某公時再失問當莊公之世似已失一問故月數不符迨襄二十七年頃置兩閏以應天正後始符乎歷數是以
昭二十四年五月日食閏百詩以授時推之遂合不然豈授時不合於莊公之時而獨合于昭公之時乎且上推有先天後天之失亦不過數日數時如此平日食較誤傳
以為夜食帶食加時宜在卯西法推之在壬子戌初中法推之在壬子酉初於終又後七時此僅求平朔交泛毫釐差積古今之勢也若高後一月中西皆同非天閏之說
無以通之至黃南宮推得在癸丑未初蓋密求定朔實交周尚有實距時加減分故于平朔差十餘小時而于支為癸丑與社民長曆四月朔合蓋長曆閏在上年歲終故
也案古法置閏皆在歲終故文元年閏三月左氏以為非樓樓餘十終義言也閏既不同日食之月自不能無差異非通中西兩家以參考古制不得也

公追戎于濟西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氏以為諱之蓋諱其無備也意與胡傳同若公殺大之之說劉氏故駁之甚明案劉說云公羊以為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非
也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乎此不待攻而自破者殺梁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通于我也非也戎若不來公則無追今以戎來故得追之先言戎伐
後言追戎何言乎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亦非也既不言戎之來又不言濟西則當但云公追戎矣未知追之于何所耶 ○御纂春秋直解戎不書侵伐不覺其來去而
而追之也書追無備也書公追輕也濟西曹地書于濟西遠也戎來不能禦去乃追之輕身而事速略失本計矣

秋有蜚 秋有蜚或左傳云為災也杜杜或短狐也舍沙射影本單謂之射工服虔注中其毒者傷身腹腹或或為災也公羊則以為記異何休注或之猶或也其毒言傷
人形體不可見矣魯為鄰國所惑言有者以有為異也殺梁或射人者也范甯注京房易傳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蠹孔穎達年表引洪範五行傳或如蠶三足南越
淫女感亂之氣所生及陸機詩或一各射影之說理之案漢五行志或劉子政說以為時嚴公將娶齊之淫女故或至陸氏佃則以為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
能派其邪陽淑清而陰惡長故有此惡氣之應與范何二註所推事應又各不同然以或為射工則一也蓋屋或或皆陰類虞者送也或者或也時文姜為亂于閨門其餘
毒遺惡至長姜再成黨秋之禍故微先見于物類者如此春秋謹而書之欲人主之知所鑒也或謂或字以古隸較之作蠹或即蠹也食苗葉者然春秋書蠹蠹皆不言
有此言有可知其為異而非婚矣且古貨或字通蟻當為騰躍即蠹恐不確又京氏易傳君不試師古註試用也范氏作不識亦誤

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家公盟 公子結魯大夫勝送也鄆杜杜云鄆地今山東濮州東二十里舊城是也陳人公羊殺梁所註皆以為陳侯孔注亦云陳侯
衛女公子結送女于鄆至鄆傳女會盟程子則以為鄆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往勝之說不同按公殺及孔氏不推于文姜不順且勝本常事無故而人陳侯
恐無是情况凡言勝者皆送女至所嫁國使之從婿而行總不書至鄆而書于鄆于鄆者勝于鄆也程說雖亦想當然而于為長至鄆之為禮周制未聞三傳所言皆指

諸侯而多故指恐不足據姜之勝之得矣非經意所重經之意蓋為下運事而書也為運事而書則所以勝之故既無他左驗關其疑可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公叔啓以為魯女展障侯之婦胡傳以為微者程子則謂鄆之巨室嫁女子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據孔疏謂為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焉而祚今經書于鄆則程子之說信矣○御纂春秋直解陳人之媵蓋陳侯為其世子娶婦也鄆衛地程子曰鄆之巨室嫁女子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是也媵小事結私行不宜書以逆事書也遂有二諸侯之遂繼事之辭大夫之遂生事之辭諸侯之初事繼一也是非為功罪也大夫則初事出於君命其功罪不繫于已至于遂則生事邀功亦罪矣而結于鄆齊侯宋公在馬不遣使歸報媵命而與盟雖意在安國大非禮矣以卿而媵微者之如以拒而抗大國之君以欺而啟疆場之禍故深罪之

齊大災 范氏甯曰外災不志其謂災及人也杜氏預曰宋吉以知故書天火曰災楊氏士勛曰固曰災色曰災侯氏助曰公羊曰大災者何大齊也若以大災為大齊新宮災亦是新宮齊乎災天火也大之者其災大也張氏洽曰齊人來告而魯往中之故書

齊人伐我 戎殺梁作我汪氏克寬謂當從二傳作戎為是以經書外伐我者十有九皆書四鄙惟長四年戎兵至城下十一年與齊師戰于鄆兩書伐我今經書人則將年師少可知安能深入殺梁謀也張氏洽亦謂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桓先治之於是卓氏爾康張氏傳諸家或以伐戎為桓之自因或以伐戎為桓之親魯皆予之之辭惟家氏銓謂是時周有子頹之亂惠王出居于鄭之櫟齊桓身為盟主坐視而不救去年伐魯今年伐戎大率皆運利以自私持論較為嚴正若程氏瑞學書其不告于玉而擅興兵以征伐則過矣春秋之世諸侯專任伐者非一人亦非一事何獨于齊桓而責之乎○御纂春秋直解或律戎也近魯與魯而為魯齊伯六年諸侯略定於是始伐戎

肆大者 肆者何故也書者何罪也肆大者何以書譏何譏僞肆言也肆大者非常也故書之蓋故過者墨圍聖王捨恤之仁然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吾罰之疑有赦是疑者乃赦之不疑則亦有不赦也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書宥曰不懲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是三赦三宥之外亦未嘗盡宥之而赦之也若大者皆肆則不惟廢天討廢國法且使有罪得以幸免良善何以安生乎况大者之肆說殺梁者以為文姜有罪故于其將葬假赦以說其民若然則持之實以彰之于蓋愆之道尤無害矣春秋據事實之莊之亂法易官不待駭絕而可見也一說大者者大災也凶荒札虐之謂肆大者謂程繁存長幼恤貧窮使之復其居非大赦之謂也然肆大災究屬強辭故從之者鮮至公羊謂為譏始居者則先儒已斥其不遜不足置議矣○御纂春秋直解肆猶赦也書過也肆大者不難有似于宥過無大乎非也張洽曰取大罪極焉而例之於書災以救之蓋用虞書夏書肆赦之俗而不察其實也是也大者皆肆則廢天討廢國典惡人得志而善人冤矣劉故云公羊以為譏始居者非也經云肆大害而傳謂之忌者其文與其理不可割解蓋不足難也殺梁曰為嫌天子之葬也非也文姜之存猶莫之討也今死矣反待天子而葬乎此皆不然者趙巨云殺梁曰為嫌天子不許之葬其葬時天子微猶魯君畏之乎若魯君畏之則自赦以除母罪豈為得禮且魯莊未嘗有惡齊之心葬母肯有所忌哉自葬自葬蓋以下即書於且葬我小君文姜故傳云然而諸家辨之如此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公羊殺梁作禦此書專殺之始孫氏復曰春秋之紀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言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者譏專殺也孫氏覺曰御寇以公子之妻而見殺于國人御寇有罪矣陳之君使公子而見殺焉亦未克乎有罪也張氏洽曰不攝世子未嘗于天子也未嘗則稱公子重王命也御寇乃君之嬖驕為一國之儲貳而眾人得以殺之則其所以自處必有失其道者矣故劉氏敵讎御寇之為人子足以投其罪而春秋略殺者之罪也

夏五月 莊二十二年夏無事不書夏四月而書夏五月孫氏復曰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言夏五月者蓋五月之下有脫事備劉氏欽曰此其以五月首時傳春秋故史也也有所不筆杜氏預曰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麻黻莊公獨稱夏五月及經有四時不具者即明經文皆闕也何氏休曰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備國女不可事先桓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經書夏五序諸家所見不同觀孫氏復劉氏敵之說則杜氏以為闕錄春於義為長也或者謂周之四月乃夏之二月周官是月會男女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其禮之宜接則是月者昏姻之月也莊公居喪而納幣娶人如則昏姻之禮廢經不書四月殆以是歟故杜存何氏註以俟參考

經部 春秋 二十七

及齊高侯盟于防 公羊謂不言公羊謂與大夫盟也。穀梁謂不言公高侯仇也。程子曰：高侯上卿，魯無使使者與盟之理。蓋諱公豈始與雖為昏惡之大也。李氏廉曰：公出國而盟，雖高侯向成，蓋公不敢坐盟之。此正與晉悼出長檮盟公相似。然晉悼與公敵體則出而盟公，可以為讓魯公屈體而從大夫。莫莫其注氏克寬曰：防民出公意，故高侯不去氏。

公如齊納幣納幣納幣也。納幣當事，此何以書公羊穀梁以為說親往范氏甯以為說與魯呂氏本中則兼言其娶魯女三說不同。而意可互足。蓋納幣但遺卿或大夫而公新如齊非禮也。喪婚不並行，母喪未再期而遽行聘幣亦非禮也。况殺桓者齊某也，今娶其女以配是忘讎也。忘讎元非禮，若直書納幣而某皆言于言外得之。若張氏洽謂公生三十五年，制于文姜過期而始娶，豈始以莊之遠娶。因文姜必欲其娶魯公女，而某公女尚少，故踰時以至今。印以經考之，齊某見載在莊八年，其女即八年而始生。至此時亦二十許矣。古天子諸侯十五而娶，女十四而嫁。明見諸書。若某文姜欲欲娶某公女，何不于姜未卒時早為聘，而娶乎。又傳公莊公子為閔公庶兄，而傳之母曰成風，傳亦稱公從孟任生公子般。成風孟任娶之先後傳雖無明文，然公之有室，要已久矣。魯之納幣特以畏齊故，而欲結數于齊，故置前配再而娶耳。非制于文姜也。夫兩耦匹敵于三失之中，又增一失焉。其後哀姜淫快慶父篡殺皆公為之厲階。春秋所為書之詳而不殺也。

祭叔來聘 ○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祭叔為王朝大夫，假聘禮私行，故不稱使。此正義也。杜氏預本徐氏遵之說，謂祭叔為祭公來聘，蘇氏亦謂祭叔為祭公之屬，劉氏故則謂祭叔自使人來聘，其臣不達於春秋，故不稱使。皆無確據。故不錄。案數說劉氏說更非。祭叔既使人來聘，即其人名不能達春秋，亦宜曰祭叔使人來聘，何其書法竟異。祭叔親來聘乎。春秋不至如是其欠通也。 ○ ○ 御纂春秋左傳解詁祭本魯內采地，有稱伯者，其爵也。有稱公者，則以伯而為王三公也。祭叔益其秩也。而書字則大夫也。

公如齊觀社 公如齊觀社，左氏以為非禮，據其事也。穀梁以為為尸，如原其心也。社者，古人祭地之通稱，禮却特牲為唯為社，事軍出墨唯為社，田園人畢作唯社，印乘供菜。所以報本返始，非直為觀矣也。東遷以後，王制漸泯，故齊于是時假社，莒使賓客觀之，而莊公亦託此為名，以如齊。然諸侯非王事不出，竟且諸侯各有其社，今舍己之所有，而觀社于他國，其義何居。以事論之，非禮也。甚矣第公之未始于齊也。始與其大夫高侯盟，既又躬行納幣矣。而齊猶難之者，蓋自莊之生至是三十六歲，齊人始有疑于年，故如齊以誇示之。不然公並不知觀社為非禮。何曾鄙之諫，如彼其功而卒莫之聽也。此穀梁尸女云云，為有以窺其心，謀其隱矣。尸者，家氏鉉謂成其車華其服，以炫惑婦人而盡其心。要其從己之謂，以後丹盛刻棺，及使大夫宗婦親之類，觀之無非取悅齊女者。家氏說雖想當然，而亦不得謂非事之所必然者。夫無故而行，是謂踰有為而往，是為淫。異日哀姜淫眼之禍，兆于此矣。

刑人來聘 刑人來聘，書人公羊云：始龍聘也。穀梁云：善罪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杜氏預謂不書刑于使某來聘，楚之始，迄未成其禮也。此亦公羊之意。楊氏士勳謂氏復諸家則主殺罪道之說，考刑之聘，魯書三，始書刑人，雖書雙子使極，又書繼使，遂龍則進之之說，為之然。刑聘魯而後有伐鄭之師，與介期宿而遂有侵蕭之役，秦人歸徒來聘，而意在何由之戰。二事正同，蓋用遠交近攻術也。故陳氏傳良以進之為慶之。家氏鉉亦以魯書鉉為著其漸盛，似尤得聖人意。各一說人之者，微之也。謂是年為楚元年，頭時年甫十歲，其試君兄公子元主之。楚之大臣以若少難齊，方創窺而魯親于魯，故聘魯以規中夏之強弱為國圍之謀耳。非其君意，故不言使而從微者之例。微之案楚始方強，固圍之說，或未必然。然以為非其君意，則足以補先儒之所未及。嘗存之。 ○ ○ 御纂春秋左傳解詁刑人來聘，為中國惡矣。今而聘魯，魯宜有德以懷之，且自刑至魯幾二千里，而假聘以交宗國，意蓋有在矣。春秋書此以謹其始，適繼書楚子則者，其漸盛，其謂書聘以進之者，末矣。案前書刑人來聘，如此若書刑人來聘，則似無國俱來聘，故必書人，人，州之也。

蕭叔朝公 蕭叔朝公，蕭杜注云：朱邑在沛國蕭縣，屬江南徐州府。正義蕭本宋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焉。宋人封以為附庸，不言來朝而言朝公，甚時公方在朝，蕭叔就報朝公，故公羊云：公在外也。胡傳為禮，必當其物，報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親用幣，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報，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去之于野也。禮深其所，君子不受，反之正，正而復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叔左氏穀梁皆以為為各別氏，敵誅之謂，制蕭同是附庸，報與魯豈得獲稱乎。蕭來朝公，猶不免各是盟者。

蕭叔朝公 蕭叔朝公，蕭杜注云：朱邑在沛國蕭縣，屬江南徐州府。正義蕭本宋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焉。宋人封以為附庸，不言來朝而言朝公，甚時公方在朝，蕭叔就報朝公，故公羊云：公在外也。胡傳為禮，必當其物，報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親用幣，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報，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去之于野也。禮深其所，君子不受，反之正，正而復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叔左氏穀梁皆以為為各別氏，敵誅之謂，制蕭同是附庸，報與魯豈得獲稱乎。蕭來朝公，猶不免各是盟者。

蕭叔朝公 蕭叔朝公，蕭杜注云：朱邑在沛國蕭縣，屬江南徐州府。正義蕭本宋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焉。宋人封以為附庸，不言來朝而言朝公，甚時公方在朝，蕭叔就報朝公，故公羊云：公在外也。胡傳為禮，必當其物，報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親用幣，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報，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去之于野也。禮深其所，君子不受，反之正，正而復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叔左氏穀梁皆以為為各別氏，敵誅之謂，制蕭同是附庸，報與魯豈得獲稱乎。蕭來朝公，猶不免各是盟者。

蕭叔朝公 蕭叔朝公，蕭杜注云：朱邑在沛國蕭縣，屬江南徐州府。正義蕭本宋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焉。宋人封以為附庸，不言來朝而言朝公，甚時公方在朝，蕭叔就報朝公，故公羊云：公在外也。胡傳為禮，必當其物，報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親用幣，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報，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去之于野也。禮深其所，君子不受，反之正，正而復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叔左氏穀梁皆以為為各別氏，敵誅之謂，制蕭同是附庸，報與魯豈得獲稱乎。蕭來朝公，猶不免各是盟者。

曹殺其大夫 曹殺其大夫左氏亦無傳蓋必信史有辭故從而略之也為公殺之說者乃謂曹伯為其所殺大夫不使即凡義故嗣者即備情狀詳之書曰曹殺其大夫專殺也曹經於莊二十三年曹伯射姑年卒次年而戎始侵曹則曹伯之不見殺于戎可知其所謂嗣者誰也以高赤邦則者或安妥言以不死戎難之人為聖之理故陳氏傳長凡殺大夫恒名之此不名焉者也莊公年有戎難而出奔陳赤於不見殺于戎可知其所謂嗣者誰也以高赤邦則者或安妥言以不死戎難之人為聖之家氏錢翁亦謂曹亦殺戎援以暴凡之圖又執戎威以去凡之害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魯史不得其名是以闕之以郭又入郭殺原案傳之書此之大疑為出赤歸之際必有不附於赤者而是年魯之伐戎說者謂為言而伐為曹而伐則戎亦必有辭於曹曹故殺其大夫以說之尚于情事為遠殺其大夫以不名為無命大夫大夫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禮有明徵周禮既東雖不能如古制亦安見曹之為國必無命大夫乎凡此之類皆臆說不足辨也

公會宋齊伐徐 徐杜注在下即位無東南括地志徐城縣西十里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今江南鳳陽府泗州八十里有余城相傳為徐偃王所築杜氏預曰宋王兵故序齊上注氏克實曰宋先子潛而公會則宋王兵明矣蓋桓公弱宋亦若伐鄭伐鄭之先不也毛氏春秋傳徐即戎也春公伐戎而不服故此會兩國大夫伐之曹無

淮夷徐戎並與書序稱徐夷並與以夷即是淮戎即是徐也前凡會成盟戎俱是以戎故徐胡氏謂戎與徐必合兵表裡是公會祀伯姬于洸 洸杜註魯地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南五十里有洸城亦作洸城水經注云洸城亦曰洸城固洸城而得名也孫氏覺曰伯姬前年歸祀會公子洸三傳皆無淫惡之迹春秋書之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楛文同而無異者蓋婦人無專行之道傳母不至不下堂伯姬無事而會公子洸其祀禮之迹無異也陳氏傳曰內女為大人七見于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曰伯姬始由是求朝其子由是求求婦伯姬之為皆未知前附也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謂同盟于幽陳鄭服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載梁謂社會不致但盟不日者非也杜邱于淮皆書致矣致邱于卷皆書日矣何得為安之信之耶○御蒙春秋互解齊桓刺伯自北杏以來宋魯之疑信未定鄭之叛服不常前雖同盟于幽猶未固也今皆服矣故魯盟以甲伯令也使美草周安內據外諸侯同欲而從之視他盟為愈矣故復書同盟以許之

衣裳兵車會及九合說 李廉曰衣裳兵車之說止見穀梁范氏曰自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鄆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盟幽傳元年會經二年會經三年會陽谷五年首戴七年甯母九年葵邱此衣裳之會十有一也傳八年會洸十三年會鹹十五年莊邱十六年會洸此兵車之會四也其兵車四會穀梁皆得因元此獨衣裳十有一而論語則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於是去諸儒之異說矣范氏以為貴與得執本非管仲之意故去貴與與長為九合集或以為此否經文非諸侯故曰自柯之明年葵邱以前去貴與陽穀固已九合矣于是或分葵邱會盟為二或又不分而增入公子結之盟或又解與字作教字以為去貴而數陽穀以足并合之數二三之說皆無據但衣裳兵車本只殺梁一家之說陸氏深所不取而論語九合米子亦用長春之言訓九為糾則諸家紛紛可不必辨矣

公子友如陳莒原仲 原仲陳大夫左傳云季友之舊也禮大夫既卒不召故稱原仲季友起國會葬公羊以為通私行殺梁以為謀出奔蓋以是時慶父叔牙皆通乎夫人以齊公季友治之不能坐視又不可故避之于陳然以異時執叔牙立執孫氏事觀之則友非不得與國此者避難私行非其賢也安定胡氏謂友之趨境而不去公子以王朝大夫亦曾外聘故諸國大夫無譏如其言將列國執君亦可獲幽厲以避免乎宜毛氏以免免煩難諶之心惟劉氏據謂原仲與莊公交而季友從公命往會葬張氏洽洽注以克寬諸家更會過劉氏及左氏舊文之說以友之會年為請命而行○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謂其得當日情事蓋大夫與大夫交于理為近而非奉君命而出境則不書于策即書亦不如此也

祀伯姬來 祀伯姬來左傳云歸甯也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出曰來歸據此則伯姬之歸禮得歸也趙氏匡胡氏安國諸家皆以為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祀伯姬來明伯姬之不當來也蓋以伯姬春方與公會洸而冬又歸魯往來大數非歲一歸甯之義故以為不當來也高氏閔則以此為伯姬之不安于祀蓋有祀儀為不能割其妻毛氏春秋傳獨謂禮三月致女伯姬自二十五年六月歸祀至此已三年矣未有三年之久而尚不可以歸者春秋伯姬來洸洸是魯地而猶不入致公位會之則

其妻毛氏春秋傳獨謂禮三月致女伯姬自二十五年六月歸祀至此已三年矣未有三年之久而尚不可以歸者春秋伯姬來洸洸是魯地而猶不入致公位會之則

其妻毛氏春秋傳獨謂禮三月致女伯姬自二十五年六月歸祀至此已三年矣未有三年之久而尚不可以歸者春秋伯姬來洸洸是魯地而猶不入致公位會之則

其妻毛氏春秋傳獨謂禮三月致女伯姬自二十五年六月歸祀至此已三年矣未有三年之久而尚不可以歸者春秋伯姬來洸洸是魯地而猶不入致公位會之則

其妻毛氏春秋傳獨謂禮三月致女伯姬自二十五年六月歸祀至此已三年矣未有三年之久而尚不可以歸者春秋伯姬來洸洸是魯地而猶不入致公位會之則

其妻毛氏春秋傳獨謂禮三月致女伯姬自二十五年六月歸祀至此已三年矣未有三年之久而尚不可以歸者春秋伯姬來洸洸是魯地而猶不入致公位會之則

其妻毛氏春秋傳獨謂禮三月致女伯姬自二十五年六月歸祀至此已三年矣未有三年之久而尚不可以歸者春秋伯姬來洸洸是魯地而猶不入致公位會之則

必拘于禮而不敢至是始采乃謂以為非禮則歸質之禮絕矣當禮不審此隨例不可為訓崇古禮父母在女得歸者毛氏之賦諸家不為無見但春秋二百四十年中魯女之嫁他國諸侯者不少矣而惟此年書紀伯姬嫁宋其子二十八年秋復書紀伯姬來宋並紀女皆不歸者能歸者者獨一伯姬乎况得二十八年在公成風俱卒又歸者者誰乎是伯姬之來必有出于常禮之外者故春秋不憚言之重而辭之復也諸家舊說謂未可厚非

莒慶父逐叔姬 莒慶父大夫公羊謂大夫越境逐女非禮也胡傳謂伯姬嫁于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孫氏學曰莒子為君不能割其臣而使之外交諸侯則不若魯莒莒慶父大夫公羊謂大夫越境逐女非禮也胡傳謂伯姬嫁于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孫氏學曰莒子為君不能割其臣而使之外交諸侯則不若魯莒

女子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其不書大夫者此是略文其例與十一年王姬歸于齊不書莊公為主正同而較崇胡氏又以無大夫主之則王姬歸齊豈莊公未嘗為主而得以書之魯之史策乎禮是以非常禮故書一例必求一非禮之事以誣之春秋五經史矣至不稱逆也但稱叔姬者杜氏云卿為君逐女自逆稱女子亦非禮也

紀伯來朝 范氏甯曰紀稱伯蓋時王所黜孔氏類達曰桓二年紀侯來朝十二年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自爾以來不見紀侯故稱伯終于春秋故云為時王所黜於時周王當極莊信意不知何王黜之程氏端學曰紀伯不朝王而朝魯已矣禮矣况為伯姬之來而來朝夫既不能聞有室而復以身殉之宜其夫禮之中又大禮也李氏廉曰紀叔姓公為夏禹之裔武克殺求為後得東穆公而封之九世至成公見春秋自桓以來本稱侯爵後為時王所黜故莊二十七年來朝稱伯信二十三年來朝稱紀子卒二十七年來朝稱紀子至文十二年成四年十八年來朝復稱伯襄二十九年來朝復稱子此左氏杜氏之言也舊嘗考之周封三恪宋以微子之廢于周去陳以武王之賴其利器內妻以女故宋葬公而陳葬後紀之為侯本無所據但胡氏略而不書注公羊者拘于王者之復稱公註左氏者泥于桓公編紀侯之証為是禮終耳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預曰賜齊侯命為侯伯會于城濮將討衛也張氏洽曰城濮衛地齊欲討衛而會魯于此言其交而後加兵于人也所以見其謀之善也注氏克寬曰相會于衛地而復伐衛則為謀伐衛明矣黑魯兵不與伐衛者亦猶魯魯謀伐齊而魯不與伐齊也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伐衛之役三傳皆載桓公公羊以為去年同盟衛懿以未終伐之故不能與禦則衛未有罪也較善以為齊方受伯方之命不宜復有征伐左氏雖有王命之說然取賂之罪不可掩矣獨胡傳以為于齊軍衛與三傳殊案李氏廉曰春秋書伐而戰者三齊伐衛而戰宋伐齊而戰其事同此戰以宋及齊此不以齊主之則非也齊可知矣春秋戰書人而敗書師者三紀戰之燕人旅諸拍梁之楚人敗皆稱師此獨書衛人敗勝則戰衛可知矣又伐之戰日在伐下紀之戰日在戰上而此以日加于伐上則齊師方至而衛即戰亦可如此胡氏所以為考據之精也然去年同盟于幽衛懿不至桓公母亦本有怨衛之心因致王命以伐之戰當十九年衛燕立于顯之際桓公方圖伯事固當策致討以明尊王之義乃選然不顧今討之又以取賂而還故春秋書齊人而不書魯無楚師伐之城下則序高子來盟不稱使同一書法則三傳蓋齊之說似實來之義始備

○御魯春秋直解案左氏衛常伐周立于顯至是王使召伯來魯齊侯與且請伐衛則是奉命伐衛也乃書齊人伐衛者桓桓以衛不與幽盟盟名致討受國而還是不能以王命討衛也故繫伐于齊是齊也據左氏伐衛者齊侯人之者貶之也甲寅者伐衛之日也齊以是日王衛則以是日戰逆王命而抑方伯以志乎此戰也故書衛及萊衛也不地略之也以伐日戰方至其境軍故志日而不志地也蓋此蓋從先儒說也

剋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程子曰齊桓伯主魯魯宋王者之從此救鄭制楚之端蓋天下人勞所由來予曰齊桓魯文所以有功于王室者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桓桓文有以過之則周室為其所併矣黃氏正憲曰莊公十六年楚文王伐鄭是時齊桓伯固執人心未予故未敢輕赴至是幽盟再同伯掌已定而楚復伐鄭於是約魯宋二大國救之不惟得救矣恤禍之救而崇獎王室齊桓此舉故穀梁云善救鄭也

築鄆 鄆公羊投梁作微社註書下邑公殺管仲微京相璠曰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鄆魯邑也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西有微鄆城左氏謂非鄆也鄆曰城邑曰鄆則傳謂邑也大曰城小曰鄆陳氏從而費之曰言城者城舊城也言魯有無新邑也蓋魯國無舊新為之者必皆曰築則鄆者鄆城鄆而為邑

也不曰新無舊也不曰城無所因也春秋之法新作皆書所以重民力謹天時也先書築鄆而下書大無麥未則公之興作不重民力可知矣
大無麥未 公羊云先言築鄆而後書無麥和說以凶年造邑也穀梁云大者有諱之辭也啖氏助俱非之謂築鄆之初也無麥未歲終乃書依充後記言即何謂諱乎大者其言甚也稱有諱如何為哉也案孔疏麥熟于夏未成在秋而書于冬者計食不克而後總書之胡傳亦謂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而後慶調度不克有司計會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據此則書大無麥未非天時之災也所以著費出之無經蓄積之不素耳一說麥未猶麥苗來苗者來之諱則麥未者亦即來之亦非二物也麥種子秋故無麥苗于秋書之麥苗于冬故無麥未于冬書之義亦近是但方無麥之和則年歲未至感謀反何邊書權于禘至或以為買秋水傷稼諱之不言夫城書魯書大水亦屢書不一書不應于此年而獨諱之此事以觀其失自可見矣
感謀辰告糶于齊 糶者買穀之各感謀辰告糶于齊左傳以為糶公羊以不稱使為感謀辰之私行穀梁以不言知為內諱左之意蓋以穀有饑饉出告糶古之制也故于國語詳載入齊始末以補內傳之所未備公羊穀梁則以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蓄雖遇凶年民不知病今一歲不登遂告糶于鄰見國之素無儲蓄故舉感謀辰若其私行為國諱也後儒盧氏全張氏洽實寶諸家多主公穀以經觀之魯之失不在于告糶而在于不仰其民故冬書祭饎而蠲之曰大無麥未明麥未之穀田土功不怠度支不充故麥未之在倉廩者皆竭也麥未皆竭雖欲不告糶而不能也夫以麥未皆竭而告糶謂實墜其已往舉其將來也乃于春而又新延廩以重困民力而奪民時此豈郵民者所宜出乎合前後文觀之聖人書善禮之旨可得之言外矣

新延廩 延廩者何穀梁云法廩也范註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廩一閑法廩者六閑之舊制也新延廩何以書識也何譏乎簡左氏云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惠氏謂傳言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之後馬在野詩所謂駟駒壯馬在廄之野是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之後馬在廄詩所謂乘馬在廄摧之林之是也周官趣馬辨四時之居謂春仲居壯夏居房秋仲居廄故牧師孟春焚牧馬將出而先焚之所以除陳而生新第園師則于仲春始壯之時除長鬣廢落者為海馬出而後除之既除而脩脩成而擊擊之者新新之也據此則延廩之郵當在夏之仲春周春三月皆非其時故書以譏之也啖氏助謂馬雖出入有時廄何妨備于農隙不知馬有四時之居故擊廄不于農隙而于馬出之時周之春馬猶在廄可以焚牧而未可以除辱也况禮凶年馬不食殺馳道不除去冬方大無麥未而今春重新延廩既有肥馬民有饑已矣春秋據實直書見莊之屬民而與不急之務也

秋有蜚 秋有蜚左傳以為為災公羊以為紀異漢志劉向云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越等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為蟲復惡公取齊淫女故蜚至天戒以為將生異惡聞於四方也何休公羊傳范甯穀梁註皆本此說向子欲謂蜚者負蟊也負蟊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雖願爾雅云負蟊今之蜚蟊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又其氣臭惡龍早稻使不蕃田家早以早作根拾置他所日出則散去此以蜚為中國本有之物與于政說異考爾雅釋蟲蟊蟊屬蝻蝻負蟊也本草蟊蟊注云蟊蟊而吳漢中人食之一名盧蜚一名負蟊是蜚蟊即負蟊也而許氏說又蜚列蟲部但言盧蜚不言蜚蟊則出部乃云負蟊屬也則然二物是爾雅所謂蟊蟊蓋本草之蟊蟊此所云負蟊者殆非本草之負蟊也至劉氏做謂蜚之為物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虬尾行水則竭行旱則死見則其國大疫則又以為獸名說本山海經張氏洽王氏撰皆以負蟊者有當知書蜚蟊不當書有疑從山海經為是劉氏云云義亦可並存也

紀叔姬來 叔姬伯姬之姊也春秋內女嫁于大夫卒不書為媵亦如之此獨卒叔姬者杜氏預謂紀國避洸叔姬能執節守義故繫之紀實而錄之此定論也吳氏淑謂莊公以為姑而為之服大功之服義雖非經意所重尚可考過若胡傳以為卒叔姬者見紀侯之異於太玉則失聖人之旨矣○○御覽春秋直解云媵不卒特卒叔姬崇獎節義為後世勸也惡難微而必德吾無德而不錄玉道也紀止矣而叔姬之卒歸皆繫之紀見叔姬之全乎為紀婦也紀季以歸入齊矣曰葬紀叔姬見紀季之不失為紀臣也夫古節之貞婦閉亡國之孤臣春秋之勸善周矣魯之會葬雖變而得禮也觀此則胡傳之夫可知矣
城諸及防 劉氏敵曰言及先諸而後防也吳氏激曰凡書上功雖時非善之也愈于非時者爾其間亟與土功而亟書之不繫乎時與不時皆貶也前年入築鄆大饑而告糶此年春新延廩於是又城諸防豈不為亟而譏之子汪氏克寬曰左氏以為書時穀梁以為可城特拘于常例農隙之時而不知莊公之城非其時也

不雨則書不以爲災也異之大者不可不記也或疑周之冬酉戌亥月也此三月不雨不害禾稼春秋曷爲書之程氏謂學曰見聖人災理陰陽無所不至不但書禾稼者乃書也斯言得之矣

城小殺 小殺之城公羊無傳故梁及胡氏張氏皆以爲魯邑故書法比于內城惟左傳爲管仲也杜氏因以爲齊地而魯惟管仲城之纂例亦從其說以楚師下陽等不保

係國之例例之杜說亦有可通但考之全經僖七年大入會殺二十六年公以楚伐齊取柁真公子于羅于殺二十八年使申叔去殺展十九年士臼侵齊至殺後又有齊師

連殺之文經傳皆止書殺未有書小殺者左氏云云殆固昭十一年申無宇齊桓公城鞍而管仲仲遂殺此小殺之城爲即其事耳而不思殺與小殺明係兩地何可混

而一之也案春秋發微謂魯西北有小殺城莊三十二年所書指此泰山孫氏說亦同之夫孫爲魯人終身治春秋者而亦以小殺爲在曲阜則齊地之說之誤明甚矣

城小殺何以書去年三築臺冬不雨今又城小殺惡其忽天災而輕用民力故書以垂戒也

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左傳齊侯爲楚伐宋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齊侯故遇于梁邱張氏洽謂齊侯不以霸自居以梁邱近宋而先之趙氏鵬飛以爲春秋之世諸

侯強大者齊晉宋也善怙其強終齊威之霸宋宮一同其盟會宋于晉亞也故威公賴宋爲多此否之會宋人一叛則諸侯首從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鄆

以堅其心又爲之伐鄆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也推之以爲主所以爲諸侯之倡而說窮功也幽之再盟于是五年矣再得侯懼諸侯之難故還宋公子

梁邱梁邱宋地去齊八百餘里齊侯不遠八百里而遇者蓋求宋以下諸侯之從違宋無貳心則不必會諸侯也案此說詳黃氏日抄中甚得當日情事惟梁邱杜預云在

高平昌邑穀梁以爲在曹邾之間而趙以爲宋邑三說不同今曹州府武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梁邱山山南三十里有梁邱城而齊有大夫梁邱據蓋以邑爲氏者意當從

杜注爲是

公子牙卒 李氏廉曰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謹信叔又曰慶父莊公庶兄又曰公子友莊公之母弟是慶父與牙同母而莊公與友同母也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

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二家不同要之杜氏得之蓋慶父伐於餘邱時莊公年方十五不得有弟能主兵且慶父以孟爲氏是長庶之明證也傳稱季友文姜

之愛子與公同生是友爲莊公母弟之證也但慶父本孟氏而經皆書仲孫者仲其字也共仲其謚也其後子孫以爲家氏而時人欲以其長房而稱孟氏也此三家之始

故詳具於此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如齊杜氏預謂慶父殺子孫懼而逃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以行劉氏猷非之謂傳云成季奔陳立閔公則立閔公者必慶父也慶父雖殺

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馬如齊者真若立君又何假矣若慶父自見無君假赴告而行春秋當徵著其不當何賊子之意書如齊矣胡氏安國又以書如齊爲

見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毛氏大可非也謂春秋時出兵田賦散而後用何書有南此軍使外戚諸王掌之者况殺叔牙使賊季一人醜之殺慶父止莫斯一人促之共仲

出心未嘗弄兵季友行謀亦未嘗袒一士也案儒者解經嘗據是實杜胡二訓誠有未安則與七駁之是也但經書如齊則慶父實罪齊極益極以方伯自任則討賊乃其

其要務况與魯鄰且親拒不知慶父之爲執逆也春願答其來使使之復歸以道魯之援橋此而謂桓無取魯之私心誰其信之張氏洽謂書慶父如齊者著莊公之不君

義成其惡並以若齊桓失方伯連師之職也得其旨矣

閔公 魯世家閔公名開莊公之子惠三十六年即位臨法在國遘難曰閔世本作故交遊漢景帝諱故爲閔也在位二年

齊人殺邢 左傳狄伐邢魯仲言于桓公謂戎狄不可敬請夏不可棄燕安不可懷請殺邢以從爾書桓公從之而孫氏復謂桓未能帥諸侯以往故猶稱人王氏孫謂邢

伐踰承齊方往殺罪顯也二者之論皆于經旨未協胡傳春秋書殺未有不善者也惟殺而不速殺者則書至以罪其慢叔孫約次于雞輪是也此而不能殺者則書所至

以罪其怯公殺成至逼是也今經書齊人殺邢不善次亦不書至則聖人固不以慢與怯之罪罪之矣况狄之伐邢在去年冬桓則於今年春正月殺之何得爲疑其不帥

諸侯者當時量敵強弱只須道人殺之即足了事則稱人者將單師少之當例耳又何疑焉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之盟殺禁止曰盟納季子而左氏以為請復季子者是時慶父當國閉公方幼慶父則有所不欲請閉公又有所不能然則孰為此圖計者故陳氏傳良請是國人為之吳氏澄謂魯世臣必有不當權而忠于謀國能如衛之石碯深謀秘計告于伯主者故桓公以方伯之令召閉公至齊地而與之盟若使復季友之意不出于魯而出于齊者季友故得以伯主之重而慶父不敢去之卓氏爾康則謂陳方為齊所厚季友曾一再如齊其出奔陳蓋有所託也然則落姑之盟亦季友援陳以請于齊桓卑三說不同於情事皆合而卓之論煙有明機較陳氏吳氏之想當然者尤切實有可據也落姑社註云齊地今泰安府之平陰是也○○御筆春秋直解何以盟定公位且復季友也齊桓公為伯不討慶父之惡有使齊侯無能順魯人之心而復季友故先為此盟使公安乎季友安乎公而慶父亦不敢害季友季友歸而魯有所恃亂庶可弭乎則此盟之繫于魯也重矣顧夫人慶父猶在而禍本尚未去也其書公及者別內外之辭非公之能主是盟也案書公及既只是別內外之辭則非國人世臣與季友不能主是盟而國人不能請于魯世臣不敢違季友仍必季友之為之但其時閉公亦親出耶

季子來歸 季子者魯公子友也季子來歸自三傳及諸家無不以為賢季子者謂慶父之暴不成莊公之統不絕者以有季子在也不稱公子則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嫁親親之故也國內之人不言來今言來明季子不欲違去同他國之人欲幸其復來也惟惠早履春秋說以求歸為婦人之詞謂季友以死奉報之對義形于色儼然丈夫也及慶父執季子躬乃不討賊不死難而出奔陳丈夫之所為顧如是者春秋故以婦人目之譏其食言而縱賊也或曰慶父掌兵權季友為能謀之不知古者兵散于野將歸于朝有事則行無事則罷本無權也魯慶父唯莊二年一帥帥代于餘邱非後世久典兵柄者比季友不難于謀叔牙而獨難于謀慶父季友蓋成風私事季友以其子傳公屬之故季友欲立信公其不去慶父也謂去之不若留之使自斃迨再試問公然後縊而殺之以說于國季友之心可見矣此論甚妙然以語氣成風聞季子之歸而事必自是大惡春秋反慶父之而書季子或以聖人因魯史舊文其實一季子來歸而權去公室之新皆由此起云云觀之則季子之來亦疑之矣

齊仲孫來 仲孫左傳以為齊大夫仲孫湫公羊穀梁以為公子慶父謂孫之故言齊仲孫此說非也孫以王父為氏慶父公子也木鹿稱孫且經明係之齊而以魯公子當之不近人情之尤者故諸家皆從左氏然袒左者謂湫來者難故書仲孫以嘉之其說亦未是蓋仲孫之來非有難也魯齊相識欲正魯則鄰有執也焉為不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以討之况慶父冬去年如齊齊子是時執之一武士之力有餘乃既縱其歸歸而又使智計之臣來規圖之虛實齊桓之志乎取魯可見矣其不果取者因仲孫猶來周禮魯未可動之言而止肆經不書齊使使而直書曰來照其執規圖之心以昭魯也然則仲孫何以不名張氏洽謂仲孫雖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固猶有異于傾險乘營者之可謀也此春秋之權衡也○○御筆春秋直解齊魯鄰封婚姻之國使來者難姻媾之道也仲孫知慶父之為難而不為請討桓公知魯亂之未艾而遂以取國為問是其臣不明大義而其君欲乘之以為神三王之罪人職是故也春秋不書者難蓋不使得居去各直書曰來以紀實罪業公殺云是公子慶父疏之故言齊仲孫嘆助曰齊之仲孫謂是魯多公子謬亦甚矣劉氏故曰孫以王父字為氏此乃慶父之身也未可以稱仲孫且經實係之齊若之何謂魯仲孫哉此不近人情之尤者

齊人違陽 陽社註國名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有陽都城有陽國也何氏休曰不為桓公謀者功未足以覆比人之惡也家氏鉉曰齊桓遠邢義也違陽言不見於傳則以書法而觀亦宋人違陽之類蓋違小國以為附庸并兼之異名春秋所惡書以敗之卓氏爾康曰唐孔氏以與宋人違猶文罔然猶界于宋魯魯侵宋宋疑陷魯故違之今齊閭魯不假疆場之事違人附庸以自封殖異於宋之自違附庸者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社 吉禘者喪畢即吉所以致斯主祀遠主合食于太祖廟而審禘昭穆之祭也以諸書考之禘有三一大禘大傳所謂不王不禘與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者是也此祭至大惟天子得以行之一時禘王制春杓夏禘祭統春曰均夏曰禘是也郊特牲與祭義皆云春禘而秋嘗說者謂禘陽之政也夏之始可以承春故或于夏或于春也一吉禘即此年所書是也吉禘之祭凡毀廟主及未毀廟主皆升而合食于太祖廟東向率昭而向穆北向祭畢然後將新祀一主隨取統主以違而新附之主乃得入于禘廟本謂之禘為有審禘昭穆之義故不名禘而名禘也此二禘諸侯亦得行之但謂之吉禘者以其祭在二十五日即吉之後故云吉也今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故左氏以為違而公羊穀梁以為未可以吉而吉也自胡傳謂以五年之禘為喪畢之禘又謂四時之

祿為禮文錯失則又誤以拘稀之稀亂吉稀之稀子是說經者咸謂魯不宜稀祿又不予太廟而于莊公為失禮中之重失也。試思襄十六年傳稱魯人答穆叔云以家君之未權謂善初亮時尚未吉稀也是魯亦有稀何當時未聞有以非禮譏之然則吉稀于莊公當以三傳之言為正不得以書大寧書及聞而謂為罪其得天子也。夫人姜氏孫子糾。夫人稱孫與開乎秋也哀姜齊出也孫不于齊而于孫為淫二叔殺二嗣子身與二惡內懷子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哀姜之害胡氏安國以為莊公忌親釋怨之執汪氏克寬以為公不知防微謹始有以致之皆探本窮源之論觀莊公之娶哀姜也納幣親視社稷巡庫往以致其勤丹楹刻桷用幣禮禮以示其侈其忌親以釋怨也甚矣而哀姜不與公偕至是其驕悍之態已見于薦舍時也迨其歸魯也是有大水明年又大水陰陰制陽天戒甚顯而莊公顧不為之防範則于公乎何有是通其叔而無羞惡之心賦其子而無惻隱之心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其所由來者漸也然文姜之孫去氏而哀姜不去氏者何也文姜之所執者天也魯之臣子所宜絕不為親者也哀姜之所殺者子也雖天子所宜謀方伯所宜戰而為僖公春固不得而絕之也况文姜之孫在宗國不去姜氏不足以正其罪哀姜孫于郭雖不去姜氏而其惡已著矣此其所以異也。

慶父奔莒 陸氏淳曰殺梁元其曰出絕之也案例大夫奔莒皆由不可別為孫孫氏復曰公子慶父夫人姜氏同惡之人也夫人孫于郭故慶父出奔莒。○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李友內執書疏問公被殺既不能殺又視慶父之奔而不能許明傳以為幾失職者是也若以難易遲遲之說為季子僻則失封賦之義矣思非經旨。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高儀也何以不名賢乎高子胡氏安國曰莊公薨于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于內魯于是曠年無君齊桓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傳公魯人賴馬聖人美其明人臣之執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不曰齊侯使之魯權在高子也或疑仲孫高子經皆不稱各說經家局有子奪之莫不知經于仲孫但書來則見其使來境國之虛審高子書來盟則見不貪魯之上地况仲孫來使而魯雖尚未有已高子盟後而魯國遂以無事比事觀之予奪之旨自見矣。

狄入衛 左傳衛懿公好鶴而不帥其民狄伐衛衛受甲者皆不戰因取績狄滅之經書入不書滅范氏宿以為桓公不能援狄故為之諱陳氏傳良則以為美桓公能存之故不書滅不以累桓公汪氏克寬採兩家之說而折其中以為為桓公雖不能卻敵于衛未滅之前而猶能存衛于敵既滅之後其于興滅繼絕亦庶幾焉然此乃言外意也此書觀之春秋凡滅而書入者或不有其地或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祭祀狄入衛秦人入滑楚子入陳吳入郢皆不有其地也公及齊鄭入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祠也宋滅曹而書入則曷曹陽之自取滅亡而不予以亡國之善辭又春秋之變例也據此則經皆其實且考美桓公桓桓均非書入之本旨矣。

鄭棄其師 高克帥師為禦狄也不言禦狄者左氏謂鄭之君臣以禦敵使克而實無卻敵之志也胡氏安國曰人君擅一國之各罷殺生于卒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甚棄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而達之可也愛惜其本以禮駁之亦可也為有假以兵禮委諸境上坐視其失而莫之帥乎張氏洽曰君與一國之人蓋一體也今以達所惡之人而舉一國之取付之度外當此之時如楚如狄方有狡焉欲逞之心一旦乘隙持虛鄭必束手就亡矣觀此二說則陸氏淳所謂聖人異其文以譏鄭伯之失君道豈不諒哉然答鄭伯也其以國稱又何也蓋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于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僖公

僖公 魯世家僖公名甲莊公之子閔公庶兄以惠王十八年即位諡法小心畏忌曰僖在位三十三年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救邢書次范氏宿說氏助以下皆用公毅意以救者急辭次者緩辭謂急事而得緩詞識其救難之不速也張氏洽家氏鉉翁皆為持平之論謂書次雖所以譏其緩而書救亦不沒其存邢之功也毛氏春秋傳則謂是時狄尚在邢必畧視動靜然後邢人知所向而立散其眾而奔諸侯之師於是上石可分得以併力逐狄是先次後救正見其救之之速也或又以比事之法求之謂襄七年普侯合八國之師救陳而不得書惜其不能救也惟齊桓于三年之內得兩書救邢晉景於二年之中得兩次救鄭是皆有救之功故書救以與之案春秋書救固未有不善者然或書次或不書次其中有輕重之權衡焉狄自莊三十二年為邢患桓于閔元

當若屏在右而相搏不幾于免哉乎高氏問胡氏女國諸家頗多從叔梁以為貴李友何也以經中書復如鄭穆公于變宋華元吳陳履夏留齊國書皆未有以之為善者故以此書收書獲為責在李友也其定經之意以李友立僖劫靖難之名而專魯國之柄今又與兵而敗敵其有功也可嘉而尾大不掉之形已兆于此則可憂王氏錫爵以此為僖公慮之不遠得其旨矣

城楚邱 楚邱杜注云衛邑朱子詩注謂在滑州今河南滑縣東六十里隋衛南廢縣即其地也楚邱之城諸儒皆以為僖齊桓之檀王命而專封西河毛氏有辨之云此舉前城刑例同彼言城刑此不言城衛者以邢速勇儀而齊所城者即其所遣之地是速而後城者也其所城即邢也今衛速于滑而齊所城者乃在別邑則城而後遣者也其所城時非衛也胡氏不解遂與未遣之故妄謂邢未滅故速衛已滅故未遣未滅可封滅即不可封因以此定封邢封衛之褒貶殊屬夢夢按邢與衛同被狄伐同一從都又同一復立國諸家乃于城刑則美其救患于城楚邱則責其扶權毛氏駁之是為分曉然以為毀之固未是以為褒之亦未安何也齊桓厲方伯之任救災得惠不無之于未潰未速之際而城子已潰已速之餘勞則城多矣而樹德市恩之私不可問矣經所以沒齊儀而以魯人往城之詞書之也○御纂春秋直解邢速勇儀儀儀固邢都矣故直曰城邢邢母力自城而齊城之使足以守故再序三師以著其憂益與之也其于師之次邢之遠不相掩也城緣陵承職之會諸侯即會職之諸侯魯而不序者諸侯城之而齊不與也城楚邱雖與禮之會相次然會以謀鄭非謀衛也况鄭逼楚自顧不暇何能為衛執使宋曹既同城邢而齊宋又將會江黃惟魯國內難民役不與故齊命魯獨往楚邱之投觀與城內邑同文可見矣案注氏謂不書諸侯善之也使若魯自城豈知本魯城之而與諸侯無涉乎其論城刑則得之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公穀作夏陽杜注云穀邑也在河東大陽縣今大陽廢縣在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十五里又三十里有下陽故城下陽書滅或謂罪號之不能守險或謂罪齊之不能救亡二說難義亦應所存然不若罪虞之為正也何也下陽虞號之塞邑也猶秦之有潼關晉之有制關也借使虞不假道則下陽不舉下陽不舉則狄不亡乃虞公以中智以下之姿貪璧馬之賂而忘輔車之依且與兵以助晉之強暴是號之見伐晉為之而實虞致之故聖人以為罪晉若其主兵者然卒之唇亡齒寒底不犯而虞亦不贖矣書滅下陽見號之滅由此虞之滅亦由此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戰國策魏謂趙王曰晉人欲亡虞而先伐魏荀息以馬與璧假道于虞晉人伐魏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然則聖經罪虞之意其說已見於當時矣○御纂春秋直解下陽號邑而言滅河也虞恃號號恃下陽下陽虞號之塞邑也毋下陽則毋二國矣故言滅也首謀在晉何以使虞主兵虞貪賂假道以伐彼且請先伐彼故序晉上疾之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盟於貫 貫公羊作貫澤杜注法宋地也在汝南安陽縣括地志安陽故城在新息縣西南八十里新息今宛州息縣是也江人黃人盟殺昏以為遠國之詞謂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見其餘之莫敢不至也汪氏克寬曰春秋會盟未有諸侯在會而經不書者蓋列國諸侯之大者莫大於齊宋齊則伯也而宋則上也也與國之遠者莫遠于江黃皆刑楚之羽翼也齊宋會盟而江黃與焉則天下諸侯之母不從者可知矣二傳皆推言其勢之若是非諸侯之果皆與盟也實之豈諸家皆以為齊桓伐楚之規模蓋江黃在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也得江黃則楚失其右臂而齊師毋左顧之虞矣胡文定以比之樂毅破齊亦結韓趙孔明伐魏申江江東兵法所謂捕角之勢者是也然則桓公此豈獲楚之謀洵周矣

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僖公之世自二年冬十月不雨至三年六月乃雨春秋歷一時不雨必書之穀梁曰閏也閏而春謂有志于民者也張氏洽曰三時不雨則飢饉薦臻民命危殆此雲漢所以編以詩而去冬至今平雖記楊亢時災然書法異于文公亦因以者君尚修民之愛也汪氏克寬曰何休謂僖公飭追求已備省百官放後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格天不雲而得澍雨其事雖不可考然以經意觀之則僖公必能悔過修政以銷天災矣此二說皆主殺梁頌或猶以僖公之經聞無異事文公之總自有異事故書法不同為言今考僖公冬不雨之下書是人侵鄭夏不雨之下書徐人取舒非無異事文十三年春正月以首時書而亦不書春正月不雨可知穀梁之言必有所受矣

徐人取舒 徐舒皆國名杜注徐國之下即塗縣東南括地志徐城縣西四十里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今隸江南泗州舒國杜注云在廣江舒縣廬江今隸江南廬州府春秋外滅國不書取今書徐人取舒左氏公羊皆以取為易詞趙氏以為不絕其祀李氏廉曰用兵雖有難易而滅人之罪無重輕何得以易而滅其罪乎以為不絕其祀則書

徐人取舒 徐舒皆國名杜注徐國之下即塗縣東南括地志徐城縣西四十里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今隸江南泗州舒國杜注云在廣江舒縣廬江今隸江南廬州府春秋外滅國不書取今書徐人取舒左氏公羊皆以取為易詞趙氏以為不絕其祀李氏廉曰用兵雖有難易而滅人之罪無重輕何得以易而滅其罪乎以為不絕其祀則書

殺申生國諸侯之國廢姬之子不得而有也故下軍之將金決之佩危涼之衣無非示其欲殺之意申生之不詞不行蓋檢知志之必不可回無所逃其死故也春秋秋探其志而書之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曰晉侯所以責其不吞曰殺其世子所責不父胡謂謂使復世不欲棄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而不知所戒焉得言外之微旨矣顧或疑申生之死為愛父以姑息而以臨親於不義誓之不知申生死而晉猶猶以見殺之故來告冀以捕其惡于諸侯則申生之不逃不得以杖受大杖避之過而抵其處死之不審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米朝其子謂與其子俱來朝也書伯姬來朝其子公羊以為內詞殺梁以為非也何休氏謂禮外甥初冠有朝外祖之道孔穎達謂伯姬雖未必成風所生但長妾既死成風為夫人非其母亦得歸甯也諸侯之子有攝君之禮行朝之義但此子幼弱而卒不成朝故係于母而曰朝其子也此主公羊內詞之義以朝其子為禮之所許也孫氏復則謂諸侯來朝猶曰不祀伯姬來朝其子非禮可知蘇氏輒亦謂諸侯之子代父而朝禮之變也弱而從其母以朝非禮也此皆主殺梁非正之說以伯姬可以歸甯而不可以其子來朝也吳氏散入後曹伯有疾違其世子姑射朝魯之例謂是時祀惠公疑有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攝父行朝禮蓋欲託其子于魯也說近情事而于文義亦協然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使謂之童子使童子侯不朝謂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以莊二十五年歸杞自今才十三年有子必尚幼穉可知夫即位未冠尚不朝况未即位之祥子在而使行朝禮又使婦人參之杞伯姬魯侯皆不免于失造殺梁參譏之說是也

公孫莒如平 孔氏穎達曰平是附庸之國惟桓十五年邾人年人萬人來朝自爾以來更不朝聘于魯魯不應使卿聘此小國當是叔孫聘長已定但卿非君命不能越境故莒公請使奉君命以聘因自為逆婦故得稱娶焉明其因娶而聘趙氏鵬飛曰公孫莒前年代陳已再兵矣今又如年其再曰臧孫孫叔孫之勝基于此故聖人詳記之公及齊侯來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首止公羊般梁作首戴氏甯曰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矣氏助曰齊不敢為會主故不言會齊侯俞氏臯曰及諸侯以會齊會也殊會之義有二會王世子尊之而不與抗也會吳抑之而不使其抗也

諸侯盟于首止 閔無其事復舉諸侯殺梁云尊世子而不敢與盟也諸侯何以不斥公羊云一事而再見者前日而後凡也首止之盟范氏甯以下皆以為盟之最盛者蓋王世子天下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搖矣時忠王將以愛易世子齊桓以為事之不誅之不能于是會王世子于首止使天下曉然知世子之為難而共尊之則雖有患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而世子可不易矣而又會世子而不盟世子墮地之地尊卑秩然是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者故盟之義有威于此也惟蘇氏輒以盟首止為哀世之意而或遂以挾天子議桓不知春秋之例會盟同一地者止書盟而不書會舉重也會盟並舉者其中必有太義焉首止舉皆王之事美之大者故書之重詞之禮以示與之之意也世子母弟帶有寵于后王欲立帶而廢世子然王有其意而未有其事也故齊侯有定世子之意亦不顯其事姑請于王而以及諸侯而珠王世子尊之也尊之春定之也世子母弟帶有寵于后王欲立帶而廢世子然王有其意而未有其事也故齊侯有定世子之意亦不顯其事姑請于王而會會心于是師諸侯會世子示共戴之而不可易則后之謀塞而世子定矣齊侯之定世子義也惜其難以權衡錢于妻君也春秋書會王世子嘉其尊世子之意然以諸侯而會世子于外亦以見要君之實功罪不相掩王世子不名別于諸侯之世子也世子母弟者世子也或謂世子無王命而會諸侯夫世子出入一制于王况失愛而恐懼之時乎若抗父出會則大惡矣何得無恥齊桓公之威也曰尊周室尊周者莫大夫會王世子故公及而列序諸侯詞煩而不殺也書諸侯盟世子不與也諸侯不敢盟世子故自盟也諸侯不序者一事再見前日而後凡也既會以定世子又盟以固諸侯之心會以示親盟以立信尊周之義于斯為焉矣

鄭伯逃歸不盟 何休氏曰諸侯以義相約而鄭伯不肯盟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德中眾人之善故云爾孔氏穎達曰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卿則會盟必有師旅鄭伯棄其師取輕身逃歸趙氏匡曰凡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劉氏啟曰其言逃歸何去其眾也國君去其眾猶曰匹夫之行也公羊謂逃歸不盟不可使盟也公羊嫌鄭伯逃歸者常在盟首戴之術故云爾不知鄭伯本自當盟及盟之日更自逃去但書逃歸則嫌已盟而逃故書不盟者在盟前逃也

楚人滅弦子奔黃 弦國名杜氏謂在弋陽縣東南今河南光州西南有弦城是其地也弦之見滅據左傳是時江黃道宿方睦于齊而皆弦也弦子恃之不事楚又不設備故為楚滅而奔于黃先儒說春秋家皆以為罪齊桓之不能救孟召陵之役楚外受盟而內懷負固之志至此因王圖鄭師滅弦所以威黃而侮齊也桓于此時

設備故為楚滅而奔于黃先儒說春秋家皆以為罪齊桓之不能救孟召陵之役楚外受盟而內懷負固之志至此因王圖鄭師滅弦所以威黃而侮齊也桓于此時

此時不能帥諸侯救弦以立國滅而制楚橫黃之見滅亦于是夫此春秋詳書之見桓之夫此禮會也惟黃氏震謂齊處北海楚處南海桓積二十年間之力僅能盟楚于召陵近楚是滅之旦夕之事豈齊救之所能及書生以口代兵言之甚易便為齊而處此未必不重禍生民一敗塗地也此說甚切時事然穆以方伯連帥而謀之不預底之母術實有不能辭其責者則罪桓之意不得為非經之所有矣

晉人執虞公 此滅虞也乃書執而不書滅左傳以為罪虞且言易也公殺而下諸家多謂著虞之自取蓋以下陽者二國之門戶所恃而不可失者也今虞公會豈為之近貨而忘社稷之遠圖自撤藩籬以資敵國故書滅下陽于前書晉人執虞公于後見下陽既舉則身為獨夫執之而已矣左氏所以謂之易也然虞公天子三公也其或有罪為方伯者當請于天子命之執乃可執之不命之執則不得專執也今晉以詭計餌其惑一舉而亡二國焉無道甚矣故孫氏復家氏後翁以稱人為取豈徒似棠棠之為是然猶有未盡者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虞公之滅晉人蓋修其祀而不以滅告也不告滅因以書滅然其定已滅矣故下陽被邑不應書滅而書滅虞公書執以比于執君之例則兩國之亡具見焉 ○御纂春秋互解此書滅虞而執虞公也不言滅何處滅久矣蓋自下陽滅而滅因以滅虞亦隨之矣晉雖或肯度虞公以自滅也且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同力也虞自滅不足書滅也虞稱公天子之三公也稱人以執討晉也虞公不名明其為公義不繫于名也下書以歸若執之晉也虞公昧于貨賄貪以自亡晉人取之如執一夫見虞公之愚而不能有其國也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鄭 諸侯伐鄭圍新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齊桓尊崇王室綏合諸侯以翼戴天子盟之美者莫盛于此而鄭伯避義逃歸不顧事理之順逆新鄭之圍寔鄭伯有以召之矣故左氏殺梁氏胡氏皆以為子桓公惟公羊以為惡桓之無義李氏廉謂此拘于不得意致伐之例而云爾不可從此跋甚矣又公羊謂邑不言圍此其言圍強也亦非蓋謂圍者為強則桓公伐鄭合六國以圍一邑久而不舉其不特力亦明矣而以強目之可乎 ○御纂春秋互解齊之伐鄭所以固中國諸侯之心而折強楚憊陵之氣也伐以服鄭伐而不服斯圍之以六國之力圍一邑而不舉蓋志不在為暴也而鄭罪者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楚君將桓稱人也諸侯即伐鄭之諸侯先日後凡故不煩再叙也圍許之後張氏治曰攻其所必救以解新鄭之圍是也夫新鄭之圍諸侯借以服鄭而非欲取夫新鄭也今楚圍許許非楚敵不疾救之許必不支將折而入于楚矣故釋鄭救許義之所不得不然也而或以遂事致疑考桓公之繕書救者五救鄭救邢將卑師少為表木力也于匡于聶北為義不勇也猶此年之救不反兵而救李氏廉謂得被髮纓冠之意蓋救之最善者則則經之書遂與之也固不以生事為貶亦不以生事為嫌也

小邾子來朝 公羊作小邾婁杜注邾之別封故曰小邾宋忠曰邾顏則封小邾于邾為小邾子今山東兗州府滕縣嶧縣並有邾城孫氏復曰小邾子邾之別封也故曰小邾子以別之季本曰齊常輸采邾邾今進邾為小邾子而使附魯故來朝

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杜注魯地高平方輿縣有泥母亭音如甯今山東兗州府魚台縣東之敕城鎮是也甯母之盟齊魯言諸侯官受方物又不納鄭世子華內臣之請可謂樂從諫知自免者矣故李氏廉以拒世子為首止相殺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諸侯官受方物為與邢邾相似蓋此明王室之重而邢邾亦改命朝聘之數也然則書爵以予之者當在斯與至甯母之會凡五國而陳鄭皆遣世子諸家皆喜而未言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二國新被侵伐陳欲渝盟而未敢渝始勉強以聽鄭欲與盟而未得與猶起不前故君皆不至而止遣世子也 ○御纂春秋互解左云謀鄭也鄭世子華與盟鄭將復而使來聽命也鄭伯不自來慮見執也華謀借齊以去其父之臣而以鄭附齊是背父而為好也齊拒之義也而猶許華與盟終以懷鄭也是以鄭伯畏懷德卒至至乞盟也陳侯盟首止從伐鄭亦使世子來者陳侯在位四十年矣益老而疾耳

曹伯班卒 班公羊作般 ○欽定傳說彙纂季本以不日為不訃而張氏溥因之蓋謂嗣子有爭故不服赴也非也曹與魯屬同會盟無不訃之理若其不訃則亦不書矣書卒不書中闕文也

公子友如齊 李氏廉曰公子友如齊齊此年及十三年吾大夫正聘于齊始此汪氏克寬曰甯盟甯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伯國之好也年三年夏會鹹之季友復聘

與此同

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於洮

洮杜注云曹地今山東濮州西南五十里之洮城是也洮之盟據在傳云裏王定位而後發喪是以惠王為已崩矣

高氏闕氏汲冢王氏無諸家皆疑之以天王之崩天下所在共聞豈有一年秘不發喪至冬十二月乃赴告之理必是惠王有疾裏王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篡立因使人求

援於齊齊桓於是合諸侯以謀之耳此不信傳而信經當為正論乃或以比事屬詞求之謂莊王崩皆不赴去冬惠王之不赴前猶夫莊楚也然莊楚不赴經不當解

今經明於八年舊冬十有二月丁丑天王崩不得以莊楚為比或曰時惠王方與齊除若王未崩而世子乃使私人外結強援不戕于桓桓其若父乎然其止之後惠王固

在而世子出會春秋不以叔特罪之父病危而使人求援于諸侯情事尤為可掙何獨疑其桓桓也若又或曰鄭在盟內王之崩石鄭必知也若王是未崩則可依王以自

託於楚何至乞盟乞盟者以王崩不敢特違楚抗中國而得罪于新王也然首止之逃鄭蓋陳受王命後必以不與盟為悔今見諸侯交益固而王人又出盟于乞盟

冀以改前愆而好後禍耳此皆不足為王是已崩的証惟九年夏四月盟于葵邱傳稱天子有事于文武賜齊侯昨時距經書王崩不五月身木應差而家宰出盟且華大祭

斯乃真可疑者然周衰禮廢不率由典常者不止一端况叔帶之始方欲王非汲汲于外援亦難以定其位是即以比事屬詞之法求之洮之盟當不從經而從傳也明矣

然則傳異為與經異也曰經之所據者魯史也傳之所據則列國之史傳聞異詞故不能無差且左之為傳先儒謂中多劉歆等所改是亦未可盡信當得之實

錄也○御纂春秋直解按左氏七年閏月惠王崩夏王怒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魯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定位而後發喪考之經文于冬十二月丁

未天王崩則八年春天王尚在也秘不發喪或取權于旬月者有之矣不可以經年且叔帶母弟更難以秘喪欺也然以王人受命與諸侯盟諸侯盟王人而均無識則王

室之有難諸侯之同與王室可知矣王人下士也序于方伯諸侯之上尊王命也

鄭伯乞盟穀梁謂以向之逃歸乞之也胡傳謂乞者卑遜自屈之詞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孔氏穎達曰止言乞盟不知與盟以否傳稱鄭伯乞盟請服也既言請

服義無不受當是既盟之後而別與之盟諸言乞師皆乞得其師如此乞盟亦乞得其盟但盟理可見不復別言盟耳咬氏助曰公殺管言乞盟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酌

之也按乞者卑重之態辭言酌與之迂僻甚矣假如乞師又如何酌之家氏鉉翁曰前書述所以誅鄭伯今書乞所以欲鄭伯然亦以敗也借鄭伯不得列于諸侯也

禘於大廟用致夫人 大廟魯周公廟也禘夏禘也范氏甯謂三年大祭之名未詳所據言禘者喪畢即吉所以致新主禘遠主合食于大祖廟而禘禘禘之祭也或謂書

禘所以備長偕不知禘禮有三惟大禘乃天子之禮如時禘諸侯得以行之晉人各移叔云以祭君之未禘是晉亦有禘嘗不聞當時有訊之者惟言禘當在二十五月之

後今始二十二月而吉禘三傳以為未可吉而吉得之衆夫人不係氏姓左傳以為哀姜公殺以為齊勝劉向以為成風趙匡又以為齊聲孫經劉觀之夫人之氏姬魯臣

子之氏族非有疾急大雁不去也哀姜與殺二君為齊所誅此宜遠之于北域而絕之于宗廟若魯公我不勝悲願請于齊而英之至是又祭于廟而禘之皆非禮也既放

于姜之至去姜于禘之致並去姜氏見其不得享小君之祭祭也若齊勝則非正嫡以傷之賢豈有齊所禘而以先王之禮立為夫人之理况朝廟禘至當自有禮何殊

于大祭之時誰行之或曰公殺所謂勝即齊姜也漢世經師皆以公妻是女為正嫡故聲其為勝然聲美未聞失德亦不應去其氏也此孫氏復劉氏政諸家所為齊成

風第傷既為君則母以子貴成風自是夫人何必待其與祭而後可正夫人稱也且即妾母不得稱夫人要亦信公卑父之罪于成風何與馬而主去其氏姓其之姜等乎

然則此所致之夫人其為哀姜左氏說不可易也○御纂春秋直解左氏以為哀姜是也致者致其主于廟也哀姜八年矣今始致何也蓋以肅致詩雖魯之二

如禮然旋而未稍于廟今因禘而卒致之非禮也

宰周公 胡傳其曰宰周公若以宰宰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舉即係之任宰宰或決亦以三公下行焉僕之職高司空直宅曰又曰作朕

服朕耳目是以宰臣上舉師係之任也周公為師人曰位宰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按之職也杜氏預曰周公宰孔也宰官周米地天子三公不字宰氏據曰宰周公

見經者二此危宰孔也三十年采聘羊問也桓公異黃裏王之事始于首止終于洮終於葵邱

皆侯盟於葵邱 葵邱杜注陳留外王縣東有葵邱釋例曰米地也今在汝城縣東三十里屬河南開封府春秋凡書之重詞之復者其中必有大美焉也葵邱之盟天之大

者也何也史杜載書而不敵血而五命之中又于修身正家尊賢敬臣子民亦連人懷諸侯之意暑備春秋故再書以美之羅氏故陸則以為再會而得盟者處叔帶之謀之未息也故為之申王令以風示于帶初命曰誅不孝指叔帶也無易樹子無以妄為要指惠王也叔帶于秋是終桓之世無有所莫也此說亦于情事無功若公羊謂桓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非也夫桓公之威孟子以葵丘之會稱之公羊惟以日月為例蓋亂于安危如此則此對氏敵所為駭也又曰震而故之叛者九國致此會為六國會職會杜印皆七國會非八國非舊盟之國九國叛之說尤無稽或曰公羊所謂九國叛者九起云爾非數其叛之數有九國也故王氏熙燕據宰孔與晉侯云云亦謂齊桓之心至此滿其誠非經文本旨也宰孔不與盟汪氏克寬以為不敢使天子之宰受諸侯之約束說亦未是蓋是時宰孔已歸故不與盟非專王人之謂也○御筮春秋直解夏王初立惠后猶在叔帶伺釁極請王命而會諸侯王亦出重臣以臨之而斯謀戰矣然桓果能帥諸侯以朝王而聽命焉天子自專叔帶不足慮矣乃于衰經之中而講會豈非禮也致天子之宰于葵邱亦度也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名為尊王定國伯而已矣宰周公以太宰而兼三公也不殊會之者宰周公亦人臣耳非世子儲君比也宋子宋翼也喪未踰年故稱于背跌出會非禮也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為人奪其喪齊侯來于皆過矣書諸侯盟周公不與也陳傅良曰桓于泆之會厚主人于諸侯之上而同盟焉于葵邱厚宰周公于諸侯之上而不敵同盟焉于首止不敵盟世子且仲諸侯以會世子焉桓知節矣是也天自再盟幽而諸侯協治戎却狄帖楚而列國安會首止及泆而王室室至葵邱而伯業威風經于其事而以世晉書之不震其功而律以禮以王道治之也

甲子晉侯從諸侯 甲子公羊作甲戌說左氏作仇杜氏預曰未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孔氏顧道曰從赴者赴在盟後也張氏洽曰左氏作甲子不應甲子在戊辰後合從公羊作甲戌 ○欽定傳說彙纂經書甲子戊辰之後杜注孔疏皆以為赴在盟後也張氏洽從公羊作甲戌或誤為子亦未可定姑並存之

狄滅溫于斧衛 溫子左氏稱為蘇子杜氏預曰蘇子周司徒蘇公之後也國于溫故曰溫子杜氏謂曰弦江黃近楚楚侵而滅之諸侯不救以其尚遠也今溫燹天子之近國而狄滅之諸侯不能援而正之所以病齊桓也

及其大夫息也 荀息之死諸家或以為褒之或以為貶之之說者謂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于邪性蔽血猶不能固其約也荀息獨以死殉難不食其言故書及以著其節書大夫以見不失其官主殿之之說者謂荀息當獻公之盡誠宜引之當逆以志于仁使嫡庶之分明上下之義定則獻公不陷于溺愛之惡而美其節于可免殺身之禍計不出此而從君之邪乃不食其言為信則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兩說不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荀息以死踐言固勝于臨難而苟免者從君子則大非孔氏仇牧之比矣左氏引詩賤之非褒之也司馬光之言甚為有理請此可見荀息之死蓋卒死而不喜道者也

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杜注山戎薛氏季宣曰當是時患有大干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欒滅狄入衛追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溫召陵之後楚滅強圍許豈可置而不圍舍強圍獨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寇况許方患楚而敵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季氏本曰楚圍許諸侯當救之故伐北戎專以役許而諸侯少休息焉亦可

以見桓公之節制也

公及姜氏會齊侯於陽穀 家氏姓有曰齊桓始伯以哀姜為戮于是齊策術宣汚治之召為之一婦庶乎古方伯之遺烈矣及其暮年乃與僖姜為陽穀與下之會伯業其

夏矣注氏克寬曰書及以會所以別男女也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僖公猶能防制云耳魯頌稱聲姜為令姜則聲姜必無文姜之行矣張氏溥曰魯頌頌僖公曰魯侯姜壽令是詞母聲姜魯夫人之賢者也會齊侯于陽穀書者為男女遠嫌也魯亂由二姜春秋惡之深痛之疾自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文姜與焉其後雖不書公及夫人出會者五十餘年矣忽會于陽穀雖賢有懼十七年秋下之會夫人為齊僖止公出會以解有事而行猶兢兢書之是春秋之防閑也 毛氏春秋併此僖公夫

人也娶不見經其為齊桓弟與女俱不可考杜云婦人見兄弟不踰閭泛言禮文耳齊僖之死在桓十四年距僖立時已三十八年齊桓尚安有女弟乎

楚人滅黃 黃嬴姓國杜注在戈陽縣一統志古黃國在河南光州定城縣歷四十二里楚人滅黃左傳云黃人情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楚于是伐而滅之殺梁賈之

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及楚伐江滅黃桓公果不能救故君子憫之也胡傳亦以書滅為亡國之善辭所

經部 春秋

三十六

以罪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于強暴而不得其所也案二說其得經意蓋楚自去冬伐黃至是始能滅黃若黃能守死以待救也乃閏三時而魯救不至桓之伯紫于是不克終矣憫黃正所以罪齊也惟桓梁以管仲為死而胡氏因之則非史記管仲之卒在齊桓四十二年為魯傷之十五年而在傳于楚年冬稱管仲平戎于五王以上卿之禮懷仲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是此時管仲尚在也殺萊不見國史胡傳不此是正反從而據之何其疏也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案趙氏鵬飛曰鹹之會謀城也說者蓋疑其夏會而明年春始城之謂城緣陵非會鹹之諸侯不知夏會而冬城是乃所以為得時也然則諸侯止于鹹乎曰非也各近其國矣不熱秋大嘗豈公不在而寧即公子友如齊豈齊侯不在而聘耶然則先會於此何也凡上功龍見而戒事龍見夏之二月周之四月也今四月戒事適其時矣十月水昏正而戰十一月日至而畢明年正月夏之十一月於是而事畢諸侯至各書于冊也楚邱之役亦如是爾又家氏鉉翁曰諸侯為子帶所召同伐王城秦晉伐戎子帶奔齊齊平戎于王今二月矣王室夏定乃為鹹之會以致諸侯之戎是秋戎周齊仲孫湫致之則是會也所以勤王故皆齊又程端學曰次年春有諸侯城緣陵事則此會謀城緣陵也○欽之春秋傳說彙纂家氏鉉翁主謀王室趙氏鵬飛程氏端學俱主謀杞當依左傳兼用二說按齊桓以大義召諸侯淮夷病杞諸戎伐周皆義所當救不謀杞非方伯也不謀虜非人臣也○御纂春秋直解左氏傳云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然則為杞卷諸侯之本計其勤王祇兼及耳失重輕之衡矣故傳雖有致戎之事而經不書趙訪曰狄滅溫而不能救也戎犯京師而不能斥也而相與致戎方伯所以蕃王室者如斯而已手成周不書不足書也

公子友如齊張氏洽曰陽穀寡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張氏溥曰十年春正月公如齊說者曰魯始朝齊也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則大夫聘問之常矣三年公子友如齊盟自此往來者勤寡母之盟鹹之會皆公方會而季友隨聘也吾大夫正聘于齊者始于七年吾君朝齊者始于十年魯孟孫而齊孟孫矣

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諸侯城之將以違杞也不序諸侯殺梁以為桓德之衰諸家多從之而呂氏大圭謂城緣陵不如城那城楚邱不若城緣陵其說尤得春秋詳略輕重之權衡蓋君以自違為文諸侯城之得殺梁即師之遺故詳書而不殺予之也衛已為狄所滅諸侯不請于王而擅為城之故楚邱之役沒諸侯而不書諱之也若緣陵之城則以淮夷病杞之故而為之城以違之猶未至如衛之已滅而後封之也故書諸侯而不序此輕重之權衡也但呂氏謂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以諸侯封諸侯非王法也之言猶似拘于公手專封之義○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專封之說惟可施于楚邱蓋衛已滅也那以自違為文固不得言專封杞未嘗滅則不得言封矣

季姬及鄭子馮于防使鄭子來朝鄭殺梁作繒說文云鄭似姓國在東海以邑曾聲括地志故鄭城在沂州永縣遇防之曹據左傳是季姬來齊公以鄭子之不朝也怒而止姬將以立絕婚而季姬不忍故遇之于防使鄭子來朝而後公許姬還傳注本極分明即殺梁謂遇為同謀公羊以來朝為使請已亦但言夫婦善請歸已之意耳自何氏休誤會請己之說以遇防為要娶鄭子與之淫適使來聘已而胡傳復以為魯君鍾愛其如使自擇配西河毛氏辨之曰鳥獸之行莫過文姜然其將會齊魯也必使桓與襄先會于濼而後以歸母從桓歸齊豈有未嫁之女獨自適防他國人若無故至魯而與通情說諸姑合者且以衛宣晉勸尚無使子女獻身之事魯傳頗自好何至此也按聘己之說范氏富蘇氏熾卓氏爾康諸家已詆為不然毛氏申之尤為曲暢顧猶或以胡傳季姬書字而不書國明是未嫁之稱為疑請以經質之文二年子叔姬卒舊說謂是既嫁而出歸于魯者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則齊昭公夫人不惟既嫁且國母也宣五年齊向國及子叔姬來則與其夫同歸者而皆止稱字不係國之疑不足疑也然則書使鄭子來朝何也陳氏傳良曰魯魯之已沃而賤鄭為已卑也于婦人何哉

沙鹿崩左傳沙鹿崩晉卜偃曰明年當有大咎國幾亡杜注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土山在晉地災言係于所災所害故不繫國也殺梁林燭子山曰麓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范注引劉向說鹿在山下平地巨象陰位也崩者散落皆叛不事上之象公羊傳此邑也其言崩何疑也何注殺者黑陷入于地

中言崩者在河上也河崩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按正義引漢元后傳后祖翁攜自東平陵徙都魏元城委栗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水相承故有沙鹿崩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文興元城郭東有王鹿之墟即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則以為山名者近是但杜注是沙

鹿崩

鹿崩

鹿二字連文而漢志載左氏云沙山名也地震而鹿顛不書災重也單以沙為山名與穀梁合杜注疑誤也至公羊傳及何注辭義俱不而或緣其河字遂謂崩為河
德為伯道將移于普天之應尤顯與經違不足據也沙鹿之神先儒多云為天下紀異惟胡傳從全以為明年秦復晉侯之兆豈以沙鹿小故應在一國耶其實災異之興
天子諸侯當各引為己咎正不必泥于所興之地而疎于恐懼修省也

公如齊 張氏洽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汪氏克寬曰杜預謂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何休謂合古五年一朝之義皆非是周制
諸侯之邦交但曰世相朝安得以五年為合禮乎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魯伯盟于杜邱遂次于匡 杜邱杜注地名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七十里有杜邱或云即春秋會盟處匡衛地在陳
留長垣縣西南後漢志長垣縣有匡城今屬真隸大名府穀梁謂次止也有畏也陳氏傅良曰教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湛氏若水曰若救徐之不力也

公孫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公孫叔慶父之方以救主兵內辭也不序大夫承杜邱之會言故不序此亦先目後凡之通例也而先儒說經皆以為有諸侯在而使大
夫將惡諸侯之緩于救患何也師之出次仁義存焉爾伐國問罪而不次是忽兵也兵急者非所以為義赴危救患而次是疑兵也兵疑者非所以為仁夫楚之伐徐
胡為乎以其取舒也而徐胡為乎取舒而楚之師而通伐楚之徑也徐為取舒而被伐今桓舍諸侯于杜邱以謀救徐正救其所當救者乃次于匡而不進而弟命大夫帥
師以救之是畏楚者其意而救徐者其名也然則趙氏鵬飛諸家以徐莫林之敗罪諸侯非奇論也○御纂春秋直解徐近齊勢不得不掩會諸侯救之可矣夫盟之
不協也既盟而次徒張虛聲幸楚之退其救之不力可知也諸侯在會而使大夫救之不成為救也桓德氣節諸侯益離而大夫違專政也救衛無功而王命不傳救徐無
功而伯令亦不行矣公孫叔慶父之子也及帥師茲帥師救師師三家之盛所由來矣

齊師曹師伐厲 厲杜注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北四十里有厲山厲鄉在山下汪氏克寬曰此伐厲以救徐與伐楚救江正同然春秋不書以救
者厲近徐而楚遠江則齊桓之用兵猶愈於陽處父也姜氏實曰諸侯志意不欲重煩而曹共之德齊所定也故獨勞之辭

季姬歸于鄆 杜氏預曰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季氏兩康曰季姬見止于魯為鄆子不朝故爾鄆子既來朝歸而以季姬請故復以季姬歸鄆明前此非逆絕鄆而離
魯也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已卯晦公羊穀梁皆以為書異對向云即所謂夜妖也杜氏預以長恩推之已卯為九月三十日則晦乃晦朔之晦非晝冥也震說文云霹靂振物也
夷伯左氏以為展氏之祖震夷伯之廟謂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惠焉劉敞云人道所不處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惠故天加誅于其祖廟以譴告之也公羊則以夷伯為季
氏之羊謂微者也稱夷伯大之也董仲舒從之謂陪臣不當有廟書震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何氏休云借公敵于季氏季氏敵于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得立大夫廟
天意若曰敵公室者是人也當云之按如左氏則夷伯字如共仲成季之類魯有展氏公子展之後隱八年傳稱無駭卒賜氏展是展亦魯之望族然未知夷伯為何時
大夫且春秋魯史也君前臣名即死後可字亦當繫于子氏安有稱其諡而舍具族之理至公羊所謂董何二氏以陪臣之見信者當之則陪臣立廟為天所罰反字以
大之更不近于人情然則夷之為氏當如劉說而亦無他驗其疑可也

宋人伐曹 張氏洽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自伐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伯方有王事而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伯乎故永嘉辟氏以為伐厲而宋人內叛此則
桓德之衰衰志之私皆可見矣李氏廉曰自曹莊公以齊命會伐宋遂與曹人為不釋之憾夫伐宋非獨一曹而獨繼曹之深者曹在宋之宇下非他國比也鄭子產曰宋
費曹豈非壤地相接必欲吞噓而後已乎

楚人敗徐于畹林 畹林徐地杜注下邳僊縣東南有畹亭今在江南鳳陽府虹縣東北高民閭曰齊桓大舍諸侯以救徐固之餘力而師出三時無功而返故書楚人敗徐
于畹林以罪之趙氏鵬飛曰八國之大夫救徐而徐不免于敗則大夫果用命乎八國之君畏楚而次于匡君畏之高何以責其臣宜其連捷不進矣則夫楚敗徐者大夫
之罪而大夫不進者諸侯之罪也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原晉侯 秦始見經趙氏臣曰凡戰而死者書滅生禽曰獲劉氏敵曰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侯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杜注云得大夫曰獲賤
晉侯故下從眾臣之例也而不言以歸非也獲秦獲得之也大夫君元其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元皆曰獲此所以異君臣之辭也不限獲于臣也杜氏又云不書賤
晉師不大奔亦非也君獲不言師賤賤者君重于師也殺梁曰晉侯失兵矣以其氏未敗而君獲也非也凡為君而見獲苟不失氏將焉取之顧春秋所以不書師賤賤者
舉君獲為重爾黃仲史曰秦以將書無吳楚之體也○御纂春秋直解重耳夷吾同出而夷吾弟也不當立而賂以求入夏也秦利其賂而納之食也以公言之均罪
也夷吾皆秦也三施無報以秦秦師又不以禮下之而遽與之戰以私言之則秦直晉曲矣故以晉及戰深罪晉也報晉地戰不言伐戰于晉地伐不待言也經書戰而君
獲惟此賤之也不書以歸穆姬請而釋之也

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隕退飛過宋都 隕石公羊作實杜注云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殺梁所謂隕而後石也宋都宋之國都也是月杜注云
隕石之月也重言是月者隕同日也隕水鳥公羊作鷓史記宋世家及索隱引左傳俱同公羊師古注鷓五秋反說文作鷓皆古今字也六隕退飛左傳云風也周內史叔
與聘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與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服虔云鷓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
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故云君失問也按漢書五行志載劉歆說以為風發于地所至宋而高理高壘而達之則退經以見者為文故配退經傳以實應善故言風
常風之罰也宋襄公區霞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強楚爭盟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隕之數云史記集解引賈逵說與此畧同殺梁則引賈云鷓退不
成之象鷓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聞也又引鄭康成說六隕俱飛得諸侯之象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是陰行也數說小異要以為兆
宋伯之不終則一是陰陽之事正吉凶之幾之先見春而叔與云云蓋以天遠遠人為君者當親履以考祥不當置人事于不問耳服虔注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似
失叔與本旨○御纂春秋直解星隕至地為石莊七年書星隕本其上而言此書隕石據其下而言後數散辭也散隕宋境計之乃得其數故繫以五隕退飛風驅之
也先數繫辭也群飛而過宋都舉目即得其數故冠以六隕石不言星隕退飛不言風皆本其可見者而言石鷓人所共見其為星為風則非所見也謹物異以念庶微也
按劉敞云公羊謂是月者僅退是月也不日者晦也非也非晦明者天之所有春秋取朔朏何當于義乎又曰谷梁子曰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鷓微有知之物故月之非
也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五石為一日故分別之耳谷梁本以日月解總因此以誣聖人欲後世信之豈然乎

提月說 是月公羊本作提月云提月者僅退是月也何氏休注提月過也魯人語任正月之幾盡故云及是月也陸德明經義釋文是音如字一音徒矣反徒矣即提
字之音也鍾山札記謂唐時本必有以提月為是月者故釋文出此兩音然不詳審傳志及何劭公法明是為提月作訓故云僅退是月者及是月者本作為月何勞如
此辭費乎按公羊之意蓋以提月為晦日故徐堅初學記晦日條引公羊作提月陸農師注勳冠于王欽為家里用提云提來也亦引公羊為證是漢唐經師相沿皆如此
讀但以經文觀之書是月者嫌于與上隕石同日且或鷓之退飛不止一日故繫是月以包之也若果是晦日經當云某日晦如己卯晦之例矣札記所論自是公羊本義
然要非經旨也

公子季友卒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季友討逆定能功在公室經書公子而名字雙與者公殺以為賢之是也宣十八年公弟叔季友卒法與季友同蓋友有社稷之勳
於有通德之美其賢相等於以宣公尚存故稱公弟季友胡傳以為生而賜族其說亦正惟與仲並並似非其倫然季子忠賢仲子弒逆亦各分別言之矣劉氏敵引仲逆
以駁公殺不知仲逆之卒則公子而不善正其弒逆之罪也宣季友之比乎又謂仲氏殺于赤季氏出昭公皆世卿成禍者是以仲違為仲孫氏尤謬
鄭季友卒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不書葬者魯不葬不葬之會也德公怒鄆子之不朝而止季姬及來朝而始聽其歸蓋怨尚未釋故不往會也若果受其女使自擇配則季姬
葬必有過禮之舉春秋將特書之矣胡傳書卒卒葬之說不可從毛氏春秋傳大夫書卒不書葬魯女則有葬有不葬皆以大夫會葬為文皆無義例此與文十二年子叔
姬卒成八年杞叔卒皆不書葬並同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淮杜注臨淮郡左右左氏謂謀帥且東萊也殺梁謂兵車之會也高氏問曰邢侯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者此齊次之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且不若正月則并在春十一月後非土功時矣杜氏云南門本名樓門後以增大之旋改名高門

部子采朝 部子初封文王之子聃季之弟也此年采朝公羊以為失地之君何氏休據取部大鼎之充亦以為春秋前宋已滅部劉氏敬駁之曰若失地之君何得言朝

春施于有國有家之辭取况春秋以來且九十年矣部滅果在春秋前則部子失地殆三世矣猶能自歸同姓躬行朝禮乎此辨甚是按鄭氏推謂春秋有二部桓二年取

部大鼎于采北部也在單州武城部子采朝南部也今單州有二部城二部相去甚近未知孰為文王所封然部以子爵則明係有國之君當如劉說是其來朝之意三傳

亦無明文黃氏憲以為部附庸于采是時宋莫無進則楚日強部子以宋難恃而魯為同姓望國故宋朝以求依附說雖亦屬揣摩而以理揆之或亦有然者矣○御

暮春秋直解趙鵬飛曰部滅久矣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部即其地部文之昭也與魯同姓魯滅之而魯封之乎然不見于經諸姬之存者僅矣書之蓋傷之也

五月乙酉西宮災 西宮災左氏無傳公羊云西宮者何小殿也小殿則易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曾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其

也何休注西宮者楚女所居者也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膝居東宮左膝居西宮少在後時魯公為齊所魯以齊女為婦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歸悲怨之所生也

殺梁傅則以西宮為閭宮范甯注以閭公非魯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按漢志載董仲舒說西宮者小寢夫人之所居也若曰妾何為居此宮誅去之意也此為何注所本

志又載劉向云釐公立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惡宮宮即閭宮古今字也數說不同而皆有未安蓋西宮審為楚女所居則楚女無罪天何為反災以示誦若謂

為閭公廟則古人左祖右社廟不在西即或五廟分列祠廟在西曾祖廟亦在西何獨以一祠當之至以妾母不當入廟則是時成風未竟未附于禰天災閭宮于成風何

涉或據詩新廟奕奕矣斯所作毛傳新廟閭公廟也之尤謂西與新為轉音故范以新宮釋之意當之君臣不以閭公序昭穆而別為立宮故天災以譴告之說較近似然

西可轉為新將是年春新作南門亦可云西作南門手稿謂西宮之義當從公羊小寢之說為正小寢者魯公之燕寢薛氏所云戴室是也人君之過常在深宮燕處之地

鄭人入滑 王氏葆曰滑與鄭為鄰齊桓桓時常與鄭同盟于幽今列國無伯鄭首從楚遣二卿長驅而入滑無忌憚甚矣故畧而人之張氏洽曰此記天王出居于鄭之始釁

也 齊人狄人盟于邢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傳以為謀衛難殺梁以為主殺齊說若不同而其實一也衛方病邢故齊狄盟邢以謀之而衛之所以病邢者以其殺齊也

宋衛伐齊之喪邢援狄以救之是救齊之役邢主之也故曰邢為主 ○御纂春秋直解于是衛病邢蓋將為謀衛也齊桓之伯也北伐戎而南伐楚齊季之立也南

盟楚而北盟狄不子矣邢屢比狄而謀衛失計矣 楚人伐隨 李氏廉曰隨本漢東姬姓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闞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為大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我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

協以謀我故難問也想必時隨尚能率小國以拒楚而漢陽諸姬尚聽命于隨也八年而敗隨于速杞十一年而隨校州蓼又欲伐楚師卒以師師之敗而止至莊四年楚

武王則尸授師才以伐隨其年楚子卒隨人成楚文王即位不復有事于隨蓋隨已屈服于楚也然自莊以前楚加兵于江漢之間皆不見經蓋未告命也今齊桓既卒諸

侯無伯于齊之後遂為同盟之國于是假告慶之策書以為恐動諸侯之計矣 秋侵衛 張氏洽曰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秋皆因之以為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吳氏致曰秋因宋曹衛邢伐齊喪則仗義與師以救

齊又聲衛伐喪之罪而與邢協力以伐衛衛因邢之黨伐伐己而邢以報怨且憾未已則秋又援齊而盟以為邢謀至此遂為邢而侵衛前之伐以衛伐喪之惡有罪可

數故稱伐今之侵以衛有滅邢之心無事可指故稱侵者言其師之無名也伐衛盟邢與邢齊並序則稱人此獨侵衛則止稱秋 宋人齊人盟于鹿上 鹿上杜注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今江南鳳陽府潁州太和縣西有原鹿城杜氏預曰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胡氏宣曰鹿上之盟是宋公也何以

稱人齊桓據楚以安列國宋公盟楚以求諸侯吳氏激曰楚君既稱人則齊宋二君亦降而稱人若宋齊稱爵則疑楚人為大夫矣○御纂春秋直解左氏曰宋人為

是知宋襄立孝之心矣一立孝而齊楚咸居宋下不居然伯乎不知楚益姑與之而陰圖之而宋不悟何其愚也

大旱 孔氏穎達曰春秋之例旱則修雩必為旱而經或書雩或書旱者雩而得雨雩有益書雩不書旱者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此時雩不獲再故書旱也黃氏仲炎

曰春秋或言不雨或言旱或言大旱何也而雨之書比旱為輕大旱之書比旱為重也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秋宋公以伐宋 孟杜注宋公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有五亭是其處也孟公羊作晉穀梁作雩集解或作字異大云霍有說

音與孟相近故公羊假霍為孟雩與孟本同部故谷梁假雩為孟集解或為字字孟之轉聲也按霍字當是雩字之誤謂雩與孟音相近此曲說不足據孟之後執宋公

者楚子也經高不言天子執之胡氏曰分其惡于諸侯也諸侯皆在會拱手以聽莫之敢違其不勇于為義亦甚矣故特立楚子于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大也然春秋為

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提荆楚尊王意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爭尊王之義于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此用

趙匡詭較諸家為備而義尚有所未的諸侯之不違楚非但不勇于為義也陳鄭蔡許皆宋黨而曹又宋之仇也前展上之盟宋所為卒脫虎口者徒以有齊在也今齊亦

懼楚而不至則楚何所忌而復何所恃乎其見執也必諸侯惡宋之虐而與謀乎執春秋故以同執之辭書之也夫楚欲圍伯乃不惟不識楚人之誦詐且並不知五國之

不同心懷謀求欲自雁于禍張氏洽以愚而好自用識之信乎其愚而好自用者乎○御纂春秋直解虎上之盟楚欲圍伯乃不惟不識楚人之誦詐且並不知五國之

楚陽推之也諸國皆後楚名為伯宋實伯楚也宋與諸國皆稱將者荆蠻陸諸勇而執會主其變為大不得不詳之也楚書子正名也宋所恃惟齊而齊不至陳蔡鄭許皆

楚黨曹又宋仇也見執于楚宜矣不書楚執者諸侯在會拱手以聽分惡于諸侯也以伐宋甚之也非公子自夷宋不斃亡乎然則宋公之罪愈不容掩矣與僭王之楚會

盟且下求為德不足懷慮不及遠存身敗國宜哉

公伐邾 呂氏本中曰邾為不道前滅周之須句則為周之魯者安得不亟救之耶王氏保曰大旱經時不知貶食省用而用兵伐人非其道也 毛氏春秋傳邾為宋用邾

子鄆于魯塔也故公特伐之雖是時邾滅須句傳謂為須句伐邾取須句在三十三年此非其事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王氏沼曰宜申閔氏子西也不書族與椒聘同張氏洽曰來魯獻捷者傷公雖不與于孟之會而魯為列國中大都楚方求駕列國故假宋捷以威魯

也楚子稱人貶其詐以執宋公也上書諸侯執宋公而此書楚獻捷足以明楚之執矣

公會諸侯盟于薄穆宋公 薄宋地即今河南歸德府西北之亳城是也公會于薄穆宋公僞說謂楚之執宋公所以求諸侯也魯獨不至故獻捷以威之魯懼而從楚楚于

是釋宋公夫宋方主會刑人執而代之以其俘來適天下之大變也魯與諸侯不能由大義以抑其強楚而顧與敵血要盟以求其釋耳是甚于此矣故書會盟書釋皆

不言楚子亦若諸侯之釋之者然為魯諱也春秋之例諸侯見執而不失國者則于歸名之書曰某侯歸于某此不名而言釋蘇氏輟謂歸于某而名則自名

也書曰釋宋公則諸侯名之也此說非是○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諸侯不主名雖見執而歸豈有自以其名歸于同列者以諸侯而釋諸侯亦未必以被執者之名

而赴于同列也然則宋襄之釋而不名奈何曰曹襄衛執于盟主故其歸也名之宋襄執于荆楚故其釋也不名是則春秋之義也夫○御纂春秋直解此會孟之

諸侯也薄宋地諸侯從楚伐宋也踰時楚猶在宋地復從楚盟是盟主盟主故其歸也名之宋襄執于荆楚故其釋也不名是則春秋之義也夫○御纂春秋直解此會孟之

即會即盟也盟而即釋楚威已伸盟與釋惟楚意也宋公不言歸而言釋自投陷阱賴人而釋無歸道也諸侯復歸猶書名此不名者未失國也

公伐邾取須句 公羊作胸在傳須句風姓伏義後註近于濟世主大雖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不卒卒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若為取春取一邾也反其若

者取而歸其若猶云還之也趙氏鵬飛李氏廉諸義以經言取不取反疑左氏為不足信西河毛氏謂春秋經已經有因傳以見若如此但書取不書反其知反者以傳見

也亦以有因經見者如此伐邾取須句向使須句遂為魯存則此已取之何必再取觀後之取則知此日之反此因經以見者若取之為義則推夫我曰予得之彼曰取

並無書例胡氏乃以書取為擄夫取而有之尚不擄而擄夫速之者乎按胡傳以春秋書取為責不請于王而專為母家報怨謀動于天子邦內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

故毛氏駁之然胡氏云云自是正論若謂凡得之彼皆曰取並無書例則春秋與一斷爛朝報不待聖人而後能作矣毛氏傳好與胡為難此其一端也○御纂春秋

故毛氏駁之然胡氏云云自是正論若謂凡得之彼皆曰取並無書例則春秋與一斷爛朝報不待聖人而後能作矣毛氏傳好與胡為難此其一端也○御纂春秋

直解按左氏邦人滅湏句公伐邾而反其君須句風姓大暉之裔也既反其君矣曷以滅國罪之蓋使為魯附庸也則是魯取之耶陳傅良曰春秋嚴義利之辯苟以為科雖反其君書取也

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邾 趙氏鵬飛曰邾人從楚力不支也宋不能抗楚而甘就執奪何以責邾人之弱而附楚也吳氏澂曰邾知宋伯不可成其力不可恃遂朝于楚宋公不自反以修己之德義乃遽怒邾而與師以伐之所以挑楚釁而取邾之敗也

及邾子戰于升陘 升陘杜注魯地張氏洽曰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恥也觀此則知春秋須句非有存亡繼絕之公心審矣趙氏鵬飛曰內戰不書敗書戰即敗矣蓋為內諱也內以諱為恥內不書公亦為內諱也不書敗不書公其貶可知故云內以諱為恥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泓杜注云水名今在河南歸德府柘城縣三十里泓之戰楚子稱人說經家皆以為微楚子然微楚子亦所以譏宋公也何也宋公方脫釁鼓之餘而歸不能反躬自咎內輯其國外和四鄰修德養威待時而動乃合區區三小國之師以伐邾邾不可得而楚乘其間肆其暴一戰而敗敗而不旋踵而身亡此誰之咎哉谷梁乃因其不阻隘不重傷不擒二毛以為雖文王之戰不過是夫文之為諸侯也德不加焉則不以力爭義不過焉則不以威制故四方莫不服從今宋襄

慢謀求欲挑釁強隣昧大義而徇小節雖以擬之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猶不足以當之乃謂文王不過是宜劉氏敏蘇氏斌諸家之駁其諫也○御纂春秋直解以宋及戰深責宋也不知義而妄戰殘民命以圖雪恥其致敗也宜矣注氏克寬曰宋公身傷不言宋公敗績猶為宋諱若鄢陵之戰直書楚子敗績矣楚子殺邾不書殺又稱人微之也亦惡之也

齊侯伐宋圍緡 緡穀梁作問杜注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今屬兗州府金鄉縣齊之伐宋謂其不與齊之盟也然非義也何也楚與諸侯盟齊吳氏所謂秦間以干列國者爾齊侯不悟而盟之干國都宋之不與其盟不衍義也齊反借此為名伐之干敗傷之後性禮甚矣且不持此也齊卒之得國也宋之力也今不思乃父外攘之功合諸侯以抗楚始于方張而乃忘人納己之恩乘其敗而伐其國圖其邑不幾落奔而下之石者乎故趙氏鵬飛家氏鉉負諸家皆以以怨報德非齊然則書討非與之也正以其背大惠而忍於為不善故目其人而誅之也書伐書圍亦所以基之也

楚人伐陳 吳氏微曰曹南之盟陳不從宋伐邾之役陳亦不從宋盟齊則陳從楚會孟秋宋公伐宋則陳從楚考之經惟見陳之服楚不見陳之貳宋今楚討陳之貳益以伐宋之後邾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即經以貳宋之罪伐之而取其二邑積其勢不至於滅陳不已也李氏庶曰陳頓之爭始此

杞子卒 程子曰杞二王後而伯翳疑前世繼之也中間子之後復稱伯高氏閔曰不名者史逸之又曰入春秋以來始書杞卒湛氏若水曰左氏謂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胡氏從之非也若杞從夷則其卒也無赴無赴則不書矣或子或伯史之文耳豈得謂聖人無伯而子之又升子而伯之耶

狄伐鄭 許氏翰曰鄭執王使王政狄師天下何恃不馳家氏鉉曰按左內鄭不聽王命而執其使非叛而何王怒而討之春秋不書鄭叛狄之所以伐何哉曰王問鄭人之罪齊魯宋衛豈無敵愾者乃命狄出師春秋書狄伐鄭繼書天王出居于鄭以見禍本在此可不謹哉朱氏陸樞曰鄭在王畿王所倚賴叔桃子將叛叛王故先伐鄭此蓋為叔帶謀也伐鄭果出王意是平王出居于鄭伐鄭而依鄭無是理也

天王出居于鄭 天王出居于鄭左傳云母弟之難也杜注天子無外書出者譏王蔽于匹夫之季不顧天下之重也葉氏夢得胡氏安國陳氏傅良諸家皆主公殺以書出為貶辭謂襄王以狄伐鄭富辰諫不聽又德狄納狄女為后而不厚其男女之防及子帶以狄攻王王遂出過鄭是王之致寇皆其自取故敗而書出以為後世戒也惟趙氏鵬飛引金縢王出郊康王之誥王出在廡門之內及易王出征以為王未嘗不言出之證且謂叔帶者重王陳媯之所愛也殺父母之所愛則與鄭杜何異故辟之而出于外文武之神靈未泯天下必有勤王者此襄王之心也以此為貶可乎近毛氏春秋傳力主趙氏按襄王之為人沈沈所載觀之禍亂之作王實為之厲階然春秋一經為治亂臣賊子而作者也以滅倫干紀怙惡不悛如叔帶反置而不問而專歸其獄于君臣恐無是情趙氏毛氏所云不可謂非持平之論也但其引書及易諸出字以證此出則非也蓋易書隨文見義無關褒貶與春秋子奪一係乎書法者不同故天王居于狄眾不言出以難去京師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諸侯

易諸出字以證此出則非也蓋易書隨文見義無關褒貶與春秋子奪一係乎書法者不同故天王居于狄眾不言出以難去京師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諸侯

易諸出字以證此出則非也蓋易書隨文見義無關褒貶與春秋子奪一係乎書法者不同故天王居于狄眾不言出以難去京師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諸侯

易諸出字以證此出則非也蓋易書隨文見義無關褒貶與春秋子奪一係乎書法者不同故天王居于狄眾不言出以難去京師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諸侯

易諸出字以證此出則非也蓋易書隨文見義無關褒貶與春秋子奪一係乎書法者不同故天王居于狄眾不言出以難去京師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諸侯

之國矣故書此書出者以為王之自出不與亂臣賊子之得偏其君也○御暴春秋直解避于帶之難也襄王之為世子以母后寵弟帶而廢廢及帶招我齊王猶反之帶乃携仗攻王是不能制之以養早為之所界頓叔桃予以招仗之柄而假之羽翼以及于難書世言自棄宗社也諸侯以非道出曰奔天王以非道出曰居明無外也侯國皆具存莫非王土也于朝者國于鄰也怒而後伐之怒而與鄭國之比事以觀夫自見矣

侯燬滅邢 衛侯燬邢書召三傳皆以為滅同姓劉氏敵張氏洽胡氏安國均從之蓋惡其使禮至往邢陰謀以收人國也毛氏春秋傳謂邢衛皆為狄所滅而邢遺夷儀衛遠楚師二國本宜協力同心以相援拯者乃十八年邢及狄狄以伐衛圍范圃及狄退而邢猶留師不去則邢惡甚矣趙明年衛伐邢以報范圃之役并未嘗得志于邢又明年齊孝因邢被報御盟狄于邢以謀衛而二十一年春秋即伐衛是衛有狄禍邢實為之衛文用開以滅其國蓋亦勢不俱立非得已也且春秋滅國三而若二十六年楚子滅麇杜注楚同姓而不名或以為待夷狄之禮也信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陽說也虞師晉師同姓以兩同姓滅一同姓而虞與晉不啻至晉獻滅虢并滅虞則以一同姓滅兩同姓而晉亦不名胡氏乃謂晉滅虞不名而此獨名者虛公會盟馬以易鄭與邢之扶狄以伐衛罪有輕重也夫不責虎狼之扶釐而責蠢魚之貪餌非平情也按諸侯土地受之天子非諸侯所得而滅故春秋書滅未有不以滅為罪者而惟衛獨名諸家皆援曲禮以為滅同姓之證宋子曾疑之謂當是涉下文舊衛燬卒而訛今毛氏應引經中滅同姓者以例之則此書名為傳寫之誤文當如宋子說也○御暴春秋直解春秋書滅國多矣滅同姓者亦不一矣衛侯何以名尤惡其挾詐也左氏云衛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等國不可得也我請見若仕焉乃得得仕衛伐邢二禮從國于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葉夢得曰滅國之罪不待貶而見春秋之義常致意于所難察故殺蔡侯名楚子惡誘殺人之君也滅邢名衛侯惡誘滅人之國也

宋蕩伯姬來逆婦 孔氏穎達曰紀製讀來逆女此云逆婦若姑自來逆故稱婦也宋有蕩氏者宋桓公生公子蕩蕩生公孫壽壽生蕩意諸意諸之後以蕩為氏則此人字蕩也劉氏敵曰婦人不專行姑無為逆婦者宋蕩伯姬來逆婦非禮也張氏洽曰姑自逆婦公不使大夫主之皆非禮也兩說之

宋殺其大夫 宋殺其大夫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同蓋周文也故杜注云其事未聞公羊乃以為宋三世內駁故三世無大夫行之考曰宋公三世皆娶大夫如不敗臣婦心故三世無大夫也夫君即內駁不過一卿之女何至舉國皆無大夫師尚父邑姜父也宋未聞武王不以為臣謂君不臣婦父不知義據且經曰殺其大夫矣而反以無大夫釋之非解也殺其大夫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法家云公族有罪利于甸師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父累于宋殤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稱名氏此尤不經春秋非孔子家乘當為後世示法何得據其祖名以留不白之疑况宋督殺其大夫孔心顯見於經殺孔父不諱而反諱孔父之後人乎至胡氏安國以此大夫為泓之戰不死難者而僅氏即疑是嗣君即位三年喪葬因治其罪不思宋襄為楚所賂乃其自賊安可以責群臣趙氏鵬飛又曲為之說謂襄公死公立宋將托于魯乃歸葬于其臣以滅先君之祀故殺其大夫然宋襄之祀誰不知之豈殺其大夫乃可以潔嘗者此亦因宋事而臆度之皆非闕疑之道也

楚人圍陳納頓于頓 孔氏穎達曰圍陳而納頓于頓于陳而出奔也楚人納之知其出奔楚也公羊傳曰何以不吉遂兩之也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明比圍陳納頓于正是一事陸氏滄曰殺梁云納頓于者陳也按經文楚自納之何關陳事劉氏敵曰頓子之奔由陳攻之故楚必圍陳乃得納頓于趙氏鵬飛曰楚納頓于陳之罪也陳不仁不義陵頓子之小而迫逐之楚人貪財反假仁仗義而納之此推致之也故陳之罪重于楚也

公會衛于營盟于洮 洮魯地即莊二十七年公會祀伯桓之處也洮之盟左傳云衛人平莒于洮十二月盟于洮脩文公之姪且及莒平也後儒趙氏鵬飛以此為獲之之辭戴氏溪則以為貶之之辭以春秋大例觀之平怨之章非重之甚不得已者衛子以父喪未踰年而出會營慶以小國大夫而盟諸侯皆禮之夫者則謂為貶之是也而莒自僖元年季友獲擊之後未嘗過魯衛文欲平之而卒卒成繼立承父之志為會于洮以平之其為心蓋有比小國大夫之義也周禮有調人調和萬民合方代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平怨于人固聖人之所許也此謂為獲之亦是也一說營慶莒大夫之娶莊公女者于魯為親莒魯之平衛為之實亦營慶破之故洮之盟莒于不至而莒慶先至此于當日情事亦切據左傳似亦以經之意為無莒于洮之盟也

公會莒于衡南盟于向 速公羊作向杜注莒地震字記曰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今屬山東青州府吳氏洩曰衛本欲平莒莒之怨洮盟莒于不親至信公必欲與莒

公會莒于衡南盟于向 速公羊作向杜注莒地震字記曰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今屬山東青州府吳氏洩曰衛本欲平莒莒之怨洮盟莒于不親至信公必欲與莒

公會莒于衡南盟于向 速公羊作向杜注莒地震字記曰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今屬山東青州府吳氏洩曰衛本欲平莒莒之怨洮盟莒于不親至信公必欲與莒

子盟故復為此會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建齊師至鄆弗及 侵書人追書師公羊殺梁管以弗及為仕故一則曰侈也一則曰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孔疏則以為變文以美公之能逐齊師胡傳又以為著齊之德謂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後書齊師是伏其眾以要魯說不同以經考之齊之所以侵我西鄙者因齊桓卒時宋納孝公而孝公之弟公子潘後為昭公者本聚魯如魯欲立之與師以拒孝公十八年經書師伐齊為此也至是孝公修怨而公遣之至鄆鄆者齊地實有所未及故直書之曰弗及也諸家昧於見侵之由泥于少稱大衆稱師之例噫噫置辯不思春秋書法人師並見者甚多如前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後二十八年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皆先人後師此豈戰時人少敗時人反多耶抑宜戰時以少誘之敗時以多要之耶然則稱人者殆以罪齊之修怨稱師者明所遣之為齊師固非變文以美公之能逐齊師亦非諱其怯而故張大半齊也

衛人伐齊 張氏洽曰二盟乃衛人平莒于我故為魯伐之吳氏澂曰衛平莒魯齊何與馬洮向之二盟雖遠其過在魯非齊人之所當問也齊孝公乃連與侵伐之師非義甚矣其致伐之術與魯之伐自取之也 毛氏春秋傳齊衛無惡事以洮向之盟為我伐齊故傳曰洮之盟故也胡氏不讀春秋謂衛人報德以怨齊齊之怨而公兩盟之是實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是既不解魯齊之惡又不識齊衛之怨茫然立言夫衛未嘗伐齊長也前十七年齊桓卒十八年宋人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此非伐喪也齊桓之卒五公子爭立而宋襄連齊桓舊約合曹衛以納孝公此一伐齊正所謂定齊難正齊位孝公所宜感德不暇者特顧之敗齊則諸國師進而宋必取勝故齊卿宋則有也然于曹衛並無與耳且齊果怨衛則直宜伐衛今經書衛伐齊是衛實非魯實衛也衛怨齊非魯怨齊也且衛以黨魯而後伐齊非齊為黨衛而後伐魯也事有始和時有前後經文具在何可使顛倒牽亂至于如此

公子遼知楚乞師 書乞師始此孔氏諷達曰凡乞者有求過理之辭執諫以逼成其討兵凶器戰危事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躡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為名趙氏匡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

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藝公羊作隗杜注楚同姓國湖廣荊州府歸州志云州西南三里有夔子城地名夔沈氏報曰夔楚同姓而不名楚子以為人楚子甚于名楚子也陳氏傳良曰滅同姓名此楚子顯也楚自武王始見于傳文王始見于經猶以州舉也至成王而後書楚人孟之會嘗書楚子矣而復人之顯之名非遇試未登于春秋則滅夔固不名也滅夔名之則疑于衛侯燬家氏該翁曰夔子不名專罪楚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楚滅同姓經不書名者蓋欲削其體故不得而名之也殺梁以為不日微國也非也赴告閩爾○御纂春秋直解祀不過祖變祀能變楚乃以不祀祝融能嘗變乎變以正對而楚終滅之貪其地耳滅國為大惡況同姓乎况無罪乎抑魯上游之國也楚滅則通于巴蜀楚益富強春秋所懼也變于不名史失之

楚人伐宋圍緡 何氏休曰時以師與魯未至又迫用之于是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稱人者楚未有大夫未聞稱師楚自迫用之故從楚文吳氏澂曰前年宋成公忘父之讎與楚平而往朝之令而即魯可謂能速于徒義者矣楚伐其國而圍其邑書以著其橫也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左氏謂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殺梁謂以者不以者也胡傳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張氏洽曰楚師而魯君以之楚以其眾付魯使自用之以伐齊也吳氏澂曰公不用魯師而用楚師雖能取齊之邑而辱國莫大焉將以刷西鄙北部之恥而適所以甚其恥也何氏休曰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魯文行伯卒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宜同之生也幸而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

杞子來朝 杞夏之後宋朝稱于左傳以為用夷禮杜氏預因以為孔子熟之范氏滂則以為時王所黜二說相持後儒但左者謂桓莊以來小國因于大國之誅求每自貶其辭如滕子薛伯之類坐此為當時所賤至于中葉雖內地如莒子邾子諸夏亦以夷稱之今杞自貶以此東夷之朝實魯史書于春秋故亦即以于許魯杜氏誤會傳意謂為孔子所黜大孔子作春秋方是諸侯之僭天子乃以熟陟之權自不殆于身為魯申范者謂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此成公也此年來朝與文十二年杞伯來朝皆桓公乃成公始則稱伯卒又稱子桓公始則稱子後又稱伯天下無父子對僭適兩相左如此者蓋書杞子卒杞子來朝必時王所黜故賤許而子即承之也杞子來朝

後又書杞伯來朝必時王所進故初黜而後陟也按用夷之說固有成公以報取須句為蠻夷稽顙及于服惠伯言報苦于叔向曰君信蠻夷之訴之文可然成之朝不用夷而卒反用夷桓初用夷後朝不用夷于何徵之且春秋不聽人之自尊而肯聽人之自貶乎故通儒多疑時王所黜者為近顧同一祀也又則前陟而後黜于則前黜而後陟其黜也不知其為何事陟其陟也不知其為何事陟憑空結撰恐亦難以考信然則宜何說之從也曰事可據春以事斷之不可據春以事斷之亦說經之一法也公子違師師入杞杜氏類曰弗地曰八月無乙乙九月六月張氏洽曰人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德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吳氏澂曰魯在春秋為次國未嘗不受強大之陵暴當推己及人所忌于無以施之于弱可也杞以小弱而朝于魯禮禮甫畢以上卿帥重師入其國其志在于取之也魯喪東禮之國而陵小弱如此他又何貴焉

楚人陳侯秦侯鄭伯許男圍宋孔氏穎達曰春秋之例會同以國大小為序征伐則以主兵在前此序諸侯之上由楚主兵故也陸氏澂曰晉閔于師曰若書楚子則四國之惡不若故書曰楚人則從楚之罪昭然可見矣劉氏敞曰公羊曰其稱人為宋公貶也非也宋襄公冗久矣春秋前貶之明矣又終僖之篇貶何為乎程子曰楚稱人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高氏閔曰魯南之盟諸侯稱人而宋獨稱爵圍宋之役諸侯稱爵而楚獨稱人聖人之嚴如此毛氏春秋傳前年楚自伐宋此則合諸國伐之總以其貶于魯也時楚成王親在軍而稱人者以子玉為將也

公會諸侯盟于宋○致定春秋傳說彙纂齊之盟不書公而盟于宋則書公家氏鉉翁以為不為公諱其責公深矣然經滅楚于不書亦所以為公諱也與諸之盟同○御纂春秋直解圍宋而盟約久圍也圍宋則宋公不與者矣何以書盟于宋蓋盟之國外不可別言地也公初不與圍以受楚惠且畏其威故往會滅楚于而書會諸侯諱公惡也是時諸侯從楚者幾半天下伐齊圍宋終蓋定為微城濮之戰天下尚問乎春秋是以不沒桓文之功也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侵曹伐衛胡傳以為為讎報怨據左傳晉文出亡不為曹衛所禮云爾其實晉之取威定霸皆出于此非但為報怨計也何也從楚圍宋者雖陳蔡鄭許曹衛不與然楚之所以敢于橫行者實以得曹而斬婚于衛也則二國之罪固不在陳蔡下矣使楚方圍宋晉乃逸攻陳蔡鄭許不惟無以解宋之圍而亦無及于楚安有城濮之戰惟不救其所已攻而攻其所必救則宋圍自釋而我可以逸待勞此宋人告急之初子犯所為即定侵曹伐衛之謀也故人而以論論古文或有不得辭若徒以報讎怨交恐于當日情勢尚未之熟審也然則春秋不問事而兩舉晉侯家氏鉉翁以為言之不足又重言之幸其先天下之所難以慰諸侯之望春或信然歟請不諱之問志于外攘者姑恕焉可也○御纂春秋直解晉侯者重耳也楚伐齊而圍宋宋告急于晉狐偃曰楚得曹衛衛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其侵與伐皆以致楚也兩書晉侯者侵曹既反而後伐衛蓋兩事也不書枚宋者據事書之謀隱而重著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魯大夫左傳作子義公羊作子致未審孰是買之戍衛據左氏為楚而戍也因楚救衛不克公懼晉殺子買以說于晉而又以不卒戍告楚為兩解之辭蓋是時晉楚之強弱未判楚勝則從楚晉勝則從晉殺一子買以從于晉楚間而觀勝負魯之本謀也故書刺而不去公子明買之殺不以其罪也公羊云不卒戍者內辭也意亦同左故張氏洽趙氏鵬飛諸家皆主左氏惟毛氏春秋傳用殺梁先名後刺殺有罪也之文謂買之戍衛報衛之為魯平晉非為楚戍也其曰不卒戍者不成乎戍也謂不遇晉軍不從君出奔而後修無成公實憾焉故正其罪以刺之刺者訊也如周禮三刺之刺謂訊而殺之不枉濫也兩說不同以經文觀之上書晉侯伐衛總即書公子買戍衛後乃書楚人殺衛是買之戍衛在楚師未至之先左稱楚救不克顯與經處似從殺梁者為是但刺字之義說文云直傷也與周禮司刑之訓審察者不同家鉉翁辨之已悉毛據以詰經又言買不從君出奔本國大夫亦無從他國之君出奔之理此則皆有所未當也

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與也晉侯侵曹不報曹故入曹執曹伯以畀宋人說經家或以書入書畀為賤辭謂曹于是時未報晉攻莫知所報晉文不修辭令入其國又分其田以畀宋人暴矣雖一戰勝楚遂至夏盟道不足尚也或以為賤之辭謂曹共公無道遠君子而近小人至于亦帝者三百人且入背申夏而實言侯國伯執得其罪故稱曹張氏洽吳氏澂則以經自晉侯侵曹至此皆著晉致楚與戰之由此不主復楚言而尤得當日情事蓋晉之用師于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友也故先假道致衛之聲衛不許遂自南河濟遂復曹境而即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獨不聽致其君出奔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入曹

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伯昇受圍之家人則楚不得不與晉戰矣夫致其殺又致其戰是皆晉之君臣計之深慮之熱而後出于此此所為一戰而成伯業也然而諸侯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衛地今不詳所在左傳楚子使子玉去菴子玉不從晉退三舍以避之子玉進戰陳蔡之助楚師者先澤遂敗績
春秋晉侯書葬三國稱師于晉侯之能用眾以成此戰勝之功也蓋楚自入蔡以來勢日強橫晉桓伐之僅敢屈先於召陵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莒救鄭而莫之能制已
而國行滅莒敗徐孟之盟遂至伯主且為所執向諸侯之從齊者半折而服于楚矣幸晉侯君臣慮遠計深能以逸待勞一戰而挫其威南風于是不競是城濮之績烈
於召陵實甚故張氏通氏鴨飛諸家皆主與之說惟胡傳以書之眾為非子晉不思經於晉桓用兵桓稱人惟伐楚救鄭一書晉文則侵伐執戰皆以許書其子之
意灼然可見且書復曹書伐衛書執曹伯昇宋人無非為城濮之戰作緣起何謂書之眾乎黃氏日抄以抑晉侯者不樂成人之美若文定云云殆於不樂成人之美者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始書大夫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得臣有木而剛慎自用治其罪而廢之誨其不及而復用之斯為善矣先儒因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為罪累
上違偏書楚子似未盡得經傳之意罪累上者謂臣之罪累及上爾非謂臣不當罪也胡傳舉再服再敗之說先儒多從之者獨郝氏仲與以為謀人軍師敗則死之城濮
敗而誅子玉泝水退而誅子上駭敗而誅子反屬國叛而誅子卒是乃楚所以振其說似亦有理
衛侯出奔楚 禮諸侯失地則名衛侯出奔楚其不名何也陸氏澹以下諸家皆謂衛侯之出也以懼故使元咺奉叔武以與盟則國因衛侯之國與失地者有開矣其歸
國也疑叔武為夏已而殺之是自等于失國也故歸則名出奔則不名胡傳乃謂晉文修怨因不名衛公以著其罪此殆為公羊晉文逐衛侯之言所誤 ○ 欽定春秋
傳說彙纂晉文君臣之謀特致致楚戰而敗之以為取滅定霸之計故致師于曹衛耳未嘗一言及於修怨也是故未與楚戰則衛侯不可許盟而曹伯不得不執其說
敗楚師則執者可釋而出者可反矣以此觀之晉文之不為修怨也亦明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于莒于盟於踐土 踐土鄭地括地志榮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王宮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榮澤今屬河南開封府諸侯盟于踐土同聲
王室也以晉序齊宋之上陳氏傅良謂于晉以霸也齊先宋汪氏克寬謂霸者以勢之強弱為上下齊強于宋故也魯衛附楚者也蔡鄭曾從楚圍宋者也莒則與魯為好
者也晉一戰勝楚而五國皆至晉於是遂伯諸侯矣襄王在是而不甚孫氏復曰不予晉文之致天子也王于虎狼盟亦不書杜氏預曰不敵也衛子叔武也攝位受盟
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也是盟也王實命晉為侯伯或以不告故不書陸氏澹曰公在會豈容不知所以不書蓋有微旨也據左傳晉侯實納玉而亦不書
又何也以晉侯欲求諸侯乃納玉以為國霸之計而又恃功請隨圍譏內之邑而取之故春秋削之也 ○ 御纂春秋直解同聲王室也晉侯序齊侯宋公之上伯業定
也齊先宋以強弱為次也魯衛附楚蔡鄭從楚圍宋莒則與魯衛為好者也一勝楚而皆至矣衛子叔武也武奉命攝位宜書弟武書字今稱子且序莒上是晉文立之也
武不敢以成君自居降而稱子者世子嗣位而未成君之稱非其名矣莊二十七年王命齊桓為伯此亦命晉文為伯皆不書者二公非實能尊王以盡伯職故削之也
公朝于王所 王所居之處曰王所猶後世車駕所在曰行在所也時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公羊傳為為不言天子在是不于致天子也意以天子之榮為晉文所召
也據左注是襄王聞戰勝將往勞之故晉侯為作宮于踐土而諸侯因而朝玉非晉召之也且時王本在鄭而踐土鄭地也其往勞亦非遠出也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
非其所也意以踐土為非天王所當居也然朝者親君之總所虞周之書凡諸侯見天子于外于京皆曰朝是朝于踐土亦禮之所宜然也其所以兩書王所之朝者趙氏
鵬飛謂以著諸侯之不常朝得聖人之微旨矣蓋春秋初之朝王者三此年二或十三年如京師一皆因伯事以行可見匪伯之故則未必朝也至此在外而得著朝後至
京師而反書如者李氏廉謂此若書如無以見天王就朝之費注若書朝則無以見諸侯之不成人禮義各有在也是也諸侯皆朝而經獨曰公朝春秋魯史也故但以
公朝言之而諸侯之朝自見非是魯一國朝而諸侯皆不朝也

衛侯鄭自楚復歸衛元咺出奔晉 杜氏預曰元咺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劉氏敞曰衛侯鄭何以名貶殺叔武也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叔武在內也
高氏闕曰叔武雖不能避嫌然亦請復衛侯衛侯不之信先期而入因故故春秋不書叔武之事是責衛侯也李氏廉曰胡氏所引叔武之事本公羊與所載小異由左
氏言之則衛侯為誤殺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為忌殺然衛侯之內忌信讒始於殺角之時今之殺叔武乃其本心特誣罪於前驅以告諸侯此公羊所以為實錄也

杞伯姬來 杜氏預曰莊公女歸甯曰來家氏鉉翁曰伯姬來甯戚風許氏曰書此志入杞之怨釋也天下有霸諸侯他兵於是族姻之恩始錄鄰國之好交修以是為普侯之澤也季氏本曰伯姬莊二十五年歸杞至是三十八年亦老矣而荀圃來魯豈得已哉國小為魯所陵也 毛氏春秋傳去年杞桓公來朝公以他事遂伐之故此來解免伯姬者莊公女杞桓公母也三傳皆不能解而杜曰歸甯夫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甯莊公也前五年杞伯姬來甯母成風也此歸甯誰乎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秦與諸侯會始此吳氏澂曰諸侯服楚而同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楚既敗蔡鄭即從晉陳雖後盟亦來如會獨許最小弱而猶不改國故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救之復國矣猶欲討衛者元咺訴之於晉故晉聽其訴而又欲討衛也陳共稱于班鄭下與衛叔武稱于班鄭下同踐土無邾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聞風皆至可見晉霸之威矣湛氏若水曰穀梁曰諱會天王非也夫溫會將以朝王討罪而天王亦會有何義乎若以此會為諱王會則下不當又有天王狩河陽之文矣

天王狩于河陽 河陽晉地杜注河內有河陽縣今懷慶府孟縣西三十里有河陽故城即其地也左傳晉侯召王以見諸侯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啖氏助謂以常禮論之普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胡傳引之謂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普罪也故為王諱足矣溫之會普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普解之語與程子晉文欲率諸侯以朝王而懼其不能故請以行之之意相發西河毛氏則以召者諸名與呼召義異謂普文之意欲假冬狩之禮請王狩于河陽以誇耀諸侯天子修經時去一召字以示尊王之義非普本不請狩而改之曰狩也說於事實亦近若史記稱晉侯召襄王王會之河陽踐土不知襄王非特未嘗與普侯會且河陽踐土非一地踐土勞師在夏河陽之狩在各亦非一時合以為大具說誤甚善解又謂九國之師並入王城恐驚天子故召之來然使師次河陽而諸侯入見何驚之有或曰諸侯遠道令其至溫不便又令至洛故須召王夫溫之與洛相去幾何惜諸侯跣步而勞萬乘之駕孰得孰失可不辨而自明此皆所謂求其故而不得又從而為之解者也 ○御纂春秋直解是普侯召王以諸侯見也變文書狩若王之時巡焉尊之也溫在河陽書河陽大之也說就諸侯于溫也春秋尊王而全其名所以明王道也果其省德修政安見東周不可為乎聖人尊周而欲興之無所不致意焉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氏稱衛侯出居濮閭楚敗而後出奔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公羊謂普逐衛侯而立叔武二說不同然衛侯懼普而出奔則亦普逐之也叔武與踐土之盟則亦普立之也故可並存 ○御纂春秋直解元咺訴故也君臣無微乃為臣執若乎歸之于京師者緩辭也自治其微獄定而歸之專擅甚矣且衛禍成于晉逐衛侯立叔武使兄弟相疑彼元咺亦竊普逐衛侯而訴君耳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劉氏澂曰其言復歸何夫夫無復復者位已絕也已絕而復惡也惡則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以文公為主也陳氏傅良曰大夫言復者仇也是故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樂盈復入皆仇解也張氏洽曰叔武雖死而非成公實殺之元咺豈得以此訟其君而致之縲紲元咺歸衛異於蔡李華元之歸特書復者著其假伯主之力遂其無君之心也

諸侯遂圍許 杜氏預曰會溫諸侯也許氏翰曰許能從齊而不能從晉何也齊桓自北杏之會十有七年而後侵許服之又九年而後從於伐楚又二年許生受圍救而後定自桓公之後諸侯從楚築矣許在鄭之南密通于楚久服楚之威令是以難變也吳氏澂曰會溫本欲許許然既會之後朝天王執衛侯歸元咺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為繼事也

曹伯襄復歸魯 孫氏復曰三月晉侯入魯執曹伯界宋人此言曹伯襄復歸于魯者晉文救之也晉文執之易為晉文教之春秋亂世強侯執弱小國之君無復天子命執之命之自我而已劉氏澂曰曹伯襄復歸於魯衛侯以殺叔武曹伯以賂得國名其惡不同其賂一也此正性命之理也杜氏預曰遂者得復而行不歸國 毛氏春秋傳晉文有疾曹公用堅侯孺之言賂晉並使並疾時以還曹伯為解遂復歸曹襄伯名史凡出奔歸國例當稱名此與桓十五年鄭公子忽復歸於鄭葉二十六平衛侯復歸于衛例同胡氏謂伯賂筮史故賂稱名夫夫王因筮里亦以賂免乃不賂受辛而貶文王可乎

介葛盧來 介杜注在城陽黔陬縣今山東萊州府膠州西南七十里有黔州城古介國也杜氏預曰葛盧介君不稱朝不能行朝禮陳氏傅良曰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

介葛盧來 介杜注在城陽黔陬縣今山東萊州府膠州西南七十里有黔州城古介國也杜氏預曰葛盧介君不稱朝不能行朝禮陳氏傅良曰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

在爭故亟書之介人侵蕭讎有以來之也 毛氏春秋德義無相朝之禮故祇書來言來而已此與襄十八年白狄來例同蓋謂其用夷禮故不稱朝非是

會王人晉人齊人陳人秦人盟于翟泉 翟泉杜注云洛陽城內天倉西南池水也左傳公會王子虎晉孤偃宋公孫圉齊國歸父陳轅濤秦太子熒盟于翟泉

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胡傳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下替諸侯大夫天子之禮雖貴曰士而于此上盟王子

虎是謂上陵而無君之心者矣故以為大惡也以後諸備或以為大夫之交攻于是乎始或以為者晉文之慢王然大意皆不甚異惟程氏謂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

側而此盟復進王城又與王人盟強逼甚矣故諱諸侯稱人惡之大也以大夫為諸侯不知何據疑行文之偶誤也又按公穀經文俱書公會惟左氏經文無公字黃

氏震以為闕文謂會者既非諸侯則書人乃其實事未必陰為譏詆如諸家說也論亦近是當存以備考○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先儒皆依左傳謂列國大夫貶而稱

人程子獨謂諸侯貶而稱人不知何據疑是文誤○御纂春秋直解謂謀伐鄭也晉文召王而朝受訴執衛因病復會諸侯其境之矣故許不服而鄭亦不自反而謀

伐之晉志驕矣諸侯同盟王官位之不與盟也洮之盟王人始與焉然猶諸侯也則大夫敬之矣胡安國曰翟泉近在王城之內而王子虎下與國卿盟是謂上替國

卿上盟王子是謂下陵故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端其本之義是也公與盟而不能正其失故諱不書公

秋大雨雹 左傳凡物不為災不書書大言為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胡傳以為是時即位日久公子遼專權政在大夫之兆按漢志戴劉向說云盛陽雨水溫

煖而湯熱陰氣骨之不相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則散而為霖滂湯之在開氣而湛于寒泉則為冰及雪之滂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雹

者陰陽也震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霜猶不書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遼遼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陽之家見釐公不悟遼後殺子赤立宣公胡傳云云蓋

本於此考春秋全經或紀災或誌異而皆不著事應者以天道遠遠不可執一說以求之故也其實學不虛生各有自致故政治則陰陽和政亂則陰陽感感之機捷於

桴鼓或有有其兆而無其應者則人君恐懼修省以消其禍於未萌耳以童子天之愛人君至無已也惟告之而不改而殃敗乃至之說觀之可以得其故矣

狄侵齊 高氏閔曰齊桓召陵之後書狄侵晉晉文城濮之後書狄侵齊秋之輒敢陵侮如此而二伯不攘斥之吳氏激曰秋敢于乘間而侵齊晉文自城濮踐土而下伯業

浸浸以長至此亦可以自反矣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胡傳謂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殺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衛侯

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季氏本曰當甯俞始盟既使居者無懼又可失信以殺咺乎故不去大夫謂宜待以不死也杜氏預曰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

衛侯鄭歸於衛 衛侯歸國書召說者謂執不言歸執而言歸足不得歸也是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此非也衛侯之見執於晉而歸京師也與成十年執曹伯歸京師同

乃經於曹伯之歸第書曰曹伯歸自京師不名曹伯無罪也衛侯之歸獨名之且不自京師春衛侯有罪也衛侯之有罪奈何衛以王室懿親甘背晉即楚及見伐於晉

又棄宗祐而奔楚幸而得歸乃殺無罪之叔或為元咺所訟普侯執之宜諸宗師之深室頓魯人為之納賂以請晉始釋之夫亦可以自反矣比歸而又殺元咺及公子瑕

非所謂怙惡不悛者乎故初之自楚歸經書曰復以其時叔武尚在鄭雖失國猶其國也今之歸則國已非其國是不當復而復者也故不以復書之又况曹伯之歸天

王釋之故可曰歸自京師衛侯之歸雖亦天子釋之而其權實操于普侯且納賂焉非天子所以命諸侯之道故不言歸自京師也此春秋之權衡也

晉人秦人圍鄭 圍鄭之役孫氏復胡氏瓊俱據經文以為責鄭不與盟也而或者因左氏有無禮於晉之旨遂以貶而稱人為晉不應復修舊怨家氏鉉翁曰晉文始入

可曰舊怨未忘今幾年矣豈猶以舊怨加兵益翟泉之盟而鄭不至是以疑其貳于楚耶汪氏克齋亦謂鄭貳于楚而數加兵非專為私忿已也然諸侯不見德而惟虐是

介人侵蕭 徐氏彥曰宋朝稱名令稱人春違之也張氏洽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違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之聘同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如京師此聘周之始如魯此聘晉之始陳氏傳良曰公子遂如京師遂如魯以其如京師不敢不如魯是夷周於魯也黃氏仲炎曰凡書大夫如京師若見諸侯不朝而聘也

取濟西田 濟西田左氏穀梁皆以為晉所界之曹田公羊以為曹所侵魯之故田趙氏匡及劉氏啟以下皆從公羊蓋淮濟皆魯境而濟水出齊魯之間故有魯濟有魯濟今日濟西是自濟以西之田其為魯故田也明矣毛氏春秋傳則主曹田而以為魯乘曹之志而力取之非晉人所分按經書田者十桓元年假許田宣元年齊取濟西田十年齊歸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八年韓穿來言汶陽之田襄十九年取曹田定十年齊歸鄆龜陰田哀二年取鄆東田沂西田及此年取濟西田也或繫國或不繫魯李氏廉曰不繫國者吾故田也繫國者非吾田也鄆東沂西亦不繫國承上伐曹言也以此觀之濟西之不繫國則其為魯田斷不可易矣毛之意不過以反侵地當書歸不當書取取不取汶陽田亦魯田經於汶陽書取不與鄆龜陰同呂氏大圭謂言取者非彼所欲也非彼所欲而我取之故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強之而彼自歸故曰歸然則此之書取亦以為非魯人之所欲云爾不得以鄆東沂西為比也或曰果復魯舊地而書法何亦與取非其有者同也張氏洽曰無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况晉奪之曹以與魯本以其私憾而非有至公之義乎

公子遂如晉 趙氏鵬飛曰前日公子遂以如周之故遂如魯則事晉為不舉而繼得侵魯焉子是復以遂如魯謝不敬也然軍用公之聘在遂末如周之節而濟田之歸在既如魯之後則周之忌為厚於魯不再如周而再如魯僖公于輕重厚薄之別抑亦左矣
四卜郊 郊者祭天之名以其祭於郊故謂之郊但郊有二一是報反之祭郊特牲所云大報本反始者是也此惟天子得行也一是祈穀之祭孟獻子所云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是也此則天子諸侯皆得用之報反之祭在于月郊特牲迎長日之至月禮大司樂冬至祭于圜邱皆于月也祈穀之祭在寅月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桓六年傳啟整而郊漢太初以前感故整在正月月中皆寅月也魯之郊本祈谷之郊初未嘗備天子說經窺因明堂位有孟春乘大輅載弧璣十有二機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之志遂成謂春秋書郊為魯之僭禮不知孟獻子所云郊祀后稷是言祈農之祭與孝經所稱郊祀后稷以配天者不詳且春秋書郊皆在四月與冬至之郊亦截然不祭諸家信明堂位無稽之說概肆詆斥其亦未之考而已矣然則四卜郊何以書卜且不過三卜不從而四卜以是為濫濫則非禮耳孟祈谷之祭自啟整以後春分以前皆得卜之所謂不過乎分春言不得過春分也郊之用羊報本與祈穀皆然然或上辛不吉則卜其次次又不吉則卜其三以三辛皆在本月內也有本月中祇却在後月春古謂之下限魯之四卜或因下限而然然三卜不從則神之不響可知矣而必四卜而後免挂持書之所以者其潰也

猶三望 望祭名望而祭之故曰望也三望之訓諸家不同公羊以為泰山也河也海也賈逵服虔以為一是分野之望一是山川杜氏預左傳注取之考古望祭無有言及于星者且祭法星為六宗之一與日月皆祭於壇不闢望祭望祭專指山川而言尚書望於山川榮望於山川其明微也故孫氏復張氏洽胡氏安國諸家皆主公羊鄭康成則去河增海趙木訥又去海增濟說雖小異然以望為望祀境內山川則不異也戴氏澐獨謂魯備用天子禮國居東方親祭泰山濟水而望祭西南北三方之山川黃氏震甚是其說以境內山川諸侯所當祭者常事不書其所書必非常祭也義亦可通而要非經意經之意以望祭山川原因郊祀而及卜郊既不從則望祭亦可

以已可以已而不已故書猶以著其失與書猶正同一例非以其祭西南北三方而後為非禮也
杞伯姬來求婦 陸氏滂曰經文直書之以志其非禮取公羊云兄弟之辭有何義乎劉氏啟曰其言婦嫁姑言之之辭也婦人不專行祀伯姬來求婦非禮也姑無自求婦者也李氏本曰杞弱為魯所陵故伯姬二十八年來魯今又來求婦求于魯也

衛還于帝邱 帝邱杜注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墟故曰帝邱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有顓頊城是也黃氏仲炎曰傳曰諸侯有違守在四夷夫何違之存不知出此而惟這是畏惟地利是據備者無已則遺者亦將無已是以徒動民而已非善為謀也家氏鉉翁曰瘡桓晚年不能教養猶曰黃遠而力不逮也衛近於魯非其力之不及而休戚不相關尚何以為盟主哉

是畏惟地利是據備者無已則遺者亦將無已是以徒動民而已非善為謀也家氏鉉翁曰瘡桓晚年不能教養猶曰黃遠而力不逮也衛近於魯非其力之不及而休戚不相關尚何以為盟主哉

秦人入滑 胡氏曰秦人滅滑而書入者不能有其地非宋滅之也而肆其悻心無故滅人之罪著矣汪氏克寬曰滑國伯冏莊十六年同盟于燕信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冠師嘗入滑矣蓋國近於鄭故秦難滅之而不有其地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般 般之戰秦不稱師與心曲在秦也故陸氏富譽謂為許晉襄之以權變德胡傳因程子忘親背惠之言以墨衰即戎為惡之甚其言與秦等非絕意也夫秦背晉成鄭自絕前好使晉文不念舊德已經從于犯所請而擊之矧乃晉文卒秦不惟不弔反乘其喪而伐其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先於之言非過激也至墨經與戎古人有行之者矣淮徐並與晉君山服命師夫豈不義而會晉二偏聖人肯取而列於書乎而或謂魯拒門庭之寇也晉邀鄰國之利也不可以並與曾未思滑今河南偃師縣今般河南府陝州滑國近晉而般則晉境也晉為盟主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雖在遠地猶當救之況密邇郊圻與東鄰不敵者何異而得晏然已也且秦之襲鄭也不假道而過周之北門免責起乘其目中豈惟無諸侯抑且無天子非般之戰匹馬隻輪無反有以德文之則滑必入秦滑入秦而秦或扼函谷以成建瓶之勢京室危於累卵矣是晉之敗秦正所以繼先君之志而功烈同于城濮者此猶責其忘親可乎然則晉何以書人為晉子諱也高為為晉子諱釋廣而戰於義究有未安譯而稱人若其未嘗親行者然蓋責在秦自不得不怨在晉也○○御暴春秋直稱晉人者晉子也在殯行師宜為罪矣乃變文書人若晉人同殯而不以晉子尸其事者全晉子也及者殊之也不使戎與晉為序也夫秦罪宜誅然當請命于玉且非明正其罪遂以敗之而先君受秦之極頓棄不錄乃全晉子何也曰滑同姓而近 滑又晉地是門庭之寇也昔晉約今蔑嘗執過不在晉矣

晉人敗狄于箕 箕杜注太原陽邑縣南有其城今在大谷縣東南三十五里杜氏預曰詳缺稱人未為卿許氏翰曰自三十年狄始侵晉未暇討自是歲有狄患至敗於此而後惡艾不復犯焉

隕霜不殺草 李梅賈 孔氏穎達曰此云隕霜不殺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穀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意言殺重草輕也劉氏敞曰九月其卦為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隕霜不能殺草此君諫不行舒致之應也許氏翰曰傷公寬仁過厚其失也疎而文公以聞弱繼之三桓之威自傷公始卒以尊魯尊微者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止稱晉陳鄭伐許而已是君與卿未親行也稱人自是將單師不必別立議論是時與晉抗者秦楚狄也襄既敗秦狄故圍許以震楚家氏謂非急務亦不審於事勢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止稱晉陳鄭伐許而已是君與卿未親行也稱人自是將單師不必別立議論是時與晉抗者秦楚狄也襄既敗秦狄故圍許以震楚家氏謂非急務亦不審於事勢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止稱晉陳鄭伐許而已是君與卿未親行也稱人自是將單師不必別立議論是時與晉抗者秦楚狄也襄既敗秦狄故圍許以震楚家氏謂非急務亦不審於事勢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止稱晉陳鄭伐許而已是君與卿未親行也稱人自是將單師不必別立議論是時與晉抗者秦楚狄也襄既敗秦狄故圍許以震楚家氏謂非急務亦不審於事勢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止稱晉陳鄭伐許而已是君與卿未親行也稱人自是將單師不必別立議論是時與晉抗者秦楚狄也襄既敗秦狄故圍許以震楚家氏謂非急務亦不審於事勢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止稱晉陳鄭伐許而已是君與卿未親行也稱人自是將單師不必別立議論是時與晉抗者秦楚狄也襄既敗秦狄故圍許以震楚家氏謂非急務亦不審於事勢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止稱晉陳鄭伐許而已是君與卿未親行也稱人自是將單師不必別立議論是時與晉抗者秦楚狄也襄既敗秦狄故圍許以震楚家氏謂非急務亦不審於事勢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止稱晉陳鄭伐許而已是君與卿未親行也稱人自是將單師不必別立議論是時與晉抗者秦楚狄也襄既敗秦狄故圍許以震楚家氏謂非急務亦不審於事勢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止稱晉陳鄭伐許而已是君與卿未親行也稱人自是將單師不必別立議論是時與晉抗者秦楚狄也襄既敗秦狄故圍許以震楚家氏謂非急務亦不審於事勢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止稱晉陳鄭伐許而已是君與卿未親行也稱人自是將單師不必別立議論是時與晉抗者秦楚狄也襄既敗秦狄故圍許以震楚家氏謂非急務亦不審於事勢矣